

薇尔莉特·伊弗加登_小说_外传

第1章【公主与自动手记人偶】

我的灵魂与身体是相称的。

一小勺任性和眼泪再加上白椿。

两大勺寂寞和焦虑以及阿尔伯塔。

还有一小撮作为“工具”来使用的悲伤。

就算只是稍微实现了一点的，对于未来的不安和希望。

这样，造就了我这个人。

一小勺无机质和孤高再加上冷漠。

两大勺翡翠绿色的胸针和无暇以及献身。

再加上蓝色的眼睛里隐藏着过去和秘密。

稍微实现了一些的，对未知事物的探索和无所畏惧的精神、行动力。

这样，造就了薇尔莉特·伊弗加登。

爱，了解爱，接受爱也使我发生了改变。

在森林中向外眺望的我在想，那个与众不同的自动手记人偶，如今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传统的仪式。”

阿尔伯塔走在以国花白椿为主题的走廊的绒毯上，对身后跟随的少女开口说道。

阿尔伯塔是德罗赛尔王国中，居于宫廷女官首位的女仆长，这就是她所负责的工作。身穿纽扣系到颈部的黑色连衣裙，身前还围着看起来显得非常保守的带褶皱白色围裙，头顶夹杂着白发的阿尔伯塔穿着合身服饰的姿态，和其它年轻的宫廷女仆们带给人的印象完全不同。因为始终保持着威严，所以即使对于擦肩而过的人她也会保持礼节，对他们行点头礼，这就不难想象她在宫廷中的地位为什么那么高了。

“我们的国家，德罗赛尔，自古以来都是和邻近诸国的王室结下婚姻，以此来解决政治问题以及避免战争的爆发。所以国家里不存在‘未婚’的公主殿下。她们全部都嫁去其它国。但是那可能是没有很好地考虑国民的感情。从形式上来说，出嫁的公主和对方国家的王子，的确是以前恋慕的名义为基础的。这对于国家之后保持独立性也是非常必要的环节。”

阿尔伯塔一边说着这些话，一边注意到了跟在自己后面的这位少女不发出一点声响的走路方式。虽然是走在柔软的绒毯上，但阿尔伯塔感觉不到身后有人跟随的气息。这就像阿尔伯塔在宫廷里工作这么长时间以来，仅有几次机会接触到的“隐密骑士”的走路方式一样。“隐密骑士”是和其它骑士存在的意义完全不同的单位。“隐密骑士”是国王御用的，专门执行谍报任务的机关。“隐密骑士”之所以在站立和走路时隐蔽他们自己的气息和声音，是为了不让别人注意到他们自己的存在，从而窃取情报。

阿尔伯塔不安地回过头，在华丽的宫廷装潢背景下，面无表情的少女依旧谦逊地跟在自己身后。

“那就是‘公开情书’的事吧？”

从蔷薇色的嘴唇里说出的话语，就像鸟儿的鸣叫一般婉转动听。

沐浴在从宫殿窗户中射入的璀璨阳光中的金色头发，在与金色头发颜色相同的金色睫毛下，有着仿佛天蓝色宝石的眼睛。上身普鲁士蓝外套中露出的是带有雪白蝴蝶结的连衣裙。在蝴蝶结的正中央，戴着一个引人注目的翡翠绿色的胸针。被黑色手套包裹着的手中，提着一个带有滚轮的旅行箱。脚穿可可棕色的系带高筒靴。虽然靴子着实的踩在绒毯上，但是没有发出任何声响的步伐，可能是这个女性的特长。

“嗯，是的。正是因为那件事请您过来。薇尔莉特·伊弗加登。”

从阿尔伯塔沙哑嗓音中念出的少女的名字是那么美。

阿尔伯塔越是看着面前这位有着少见美貌的自动手记人偶，就越是觉得一种不寻常的滋味涌

上心头。阿尔伯塔重振精神，引导少女向着想要把她当做依靠者的第三公主的卧室。

德罗赛尔王国是位于河川边的一个小国，以洋溢着艺术气息的建筑物而闻名。主要以观光旅游业作为国民的收入来源。因为城市各处都布置着经过仔细修建的花坛，所以该国又被冠以花之都的美称。虽然有着皇宫和王族的存在，但是他们却把实权交给了议会。而王族自身对于国民来说则是一种象征历史的存在。德罗赛尔的王室里出生的如果是男性，那么他会以参加各种各样的国家仪式作为主要工作。出生的如果是女性，就像女仆长阿尔伯塔所讲述的那样，强制作为和其它国家进行联姻的政治道具来使用。

“C·H邮局，薇尔莉特·伊弗加登，前来觐见夏洛特·艾贝尔弗雷亚·德罗赛尔公主殿下。”

然后一国的公主的现状是……

“你来了，代笔者。”

在最里面谒见的房间里，下人们恭恭敬敬地摆放整齐的王室沙发上，搂抱着玩偶，横卧着的德罗赛尔的第三公主。

茶色中略带浅桃色的玫瑰般的长发如同瀑布般垂了下来，原本应戴在头上的王冠却和废纸屑一起被丢在了床上。看到这些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她本人正摆着那副哭肿的脸颊了。如果没有擦红的鼻子和哭红的眼睛，那么可以说公主还是一个十分可爱的少女，然而现在只能看到一个穿着奢华的宝蓝色裙子，发出咕嘶咕嘶吸鼻子声音的小女孩。阿尔伯塔看到公主的姿态后，用手扶了下额头，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初次见面。如果客人希望，无论是哪里都可以前往。我是自动手记人偶服务员，薇尔莉特·伊弗加登。”

被召见的这位少女，薇尔莉特，从向公主行礼到起身的整个过程中，就像是一个带着动能的人偶一样，展现出了面无表情的优雅姿态。至于德罗赛尔公主，即使被人看到了自己这如此杂乱无章的打扮，也没有丝毫想要改变的意思。

“我是夏洛特·艾贝尔弗雷亚·德罗赛尔。作为德罗赛尔王国的第三公主，我和邻国的弗里格尔王子，达米安·巴德尔·弗里格尔有婚约。你的工作就是给我代笔，负责我和达米安殿下的公开情书。”

是那么天真可爱的声音。

“……公主，您用词的格调虽然高雅，但是您这样的打扮实在有失体统。”

听到阿尔伯塔的苦言相劝，夏洛特公主顿时就鼓起了腮帮子。

“结婚前的女性的情绪很不稳定。结过两次婚的阿尔伯塔应该很清楚吧！两次啊！好啊！下等人人都已经离过婚了！”

“……先把我的事放在一边……公主，不管怎么说，这里还有从其它国家雇佣而来的人在，您这样的话就起不到表率作用了，请您在沙发上坐端正。你们仆人也是，先别管公主了，把散落的纸屑收拾一下吧。”

阿尔伯塔拍了拍手，接到命令的女仆们开始将公主打扮的漂亮起来。

在数分钟的忙碌后，拜浓妆淡抹和端正的坐姿所赐，夏洛特公主恢复了让人能直视的装扮。夏洛特公主手握镶嵌着宝石的权杖，用那种“与生俱来”的威严看向薇尔莉特。

“公开情书是本地区王室所特有的传统仪式。无论用多么优美的文章来撰写爱情，最重要的都是让民众意识到两人婚姻的美好。而这一切，都要看你的本事了，代笔者。”

“在下明白，一定不辜负殿下期待。”

“……感觉不像是在和人类说话呐。你看起来像个人偶……说起来，代笔人，你可否告诉我你的年龄？”

听到这样的问题后，薇尔莉特抽搐了一下，露出了来到这里的第一个表情，一副像是在思考的表情。

“我说，你是不愿意透露你自己的年龄吗？快点回答我啊。”

“.....非常抱歉，事实上在下不知道自己的年龄。”

听到这句话之后，夏洛特公主眨了眨眼睛。

“你在说谎。不可能有人不知道自己的年龄吧。”

“因为在下是孤儿。”

薇尔莉特回答完，整个房间顿时被寂静所包围。

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年龄，这是理所当然的常识。夏洛特公主以前是那么认为的。但是她现在知道了，并不是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年龄。

意识到这是自己的过失的夏洛特公主目瞪口呆，羞愧地垂下了眼睛。

“抱歉。虽然我知道在我身边也有像你这样有不幸身世的下等人，但是实际上如果没有亲自遇到过，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样的感觉。你能原谅我的无礼吗？”

“殿下请不要在意。对您的话在下不胜惶恐。其实在下对于这种‘不幸’并没有什么感觉。回到您刚才说的话，在下的年龄有什么问题吗？”

虽然对于薇尔莉特那完全感受不到悲伤的回答稍微有点惊讶，但公主还是开口说道。

“.....因为我想了解身为年轻庶民的你的感受.....那个.....你.....能接受和你相差几岁的年长男性？”

“.....能接受？”

——就是当成恋爱对象。阿尔伯塔悄悄地补充道。

面对这个问题，薇尔莉特又摆出了和之前一样的思考表情。

“恋爱.....是什么意思？”

听到她的这句话之后，房间里所有人的脑袋上都冒出问号。

“我说，你没听清我的问题吗？”

“在下.....对于恋爱的事.....不怎么了解。”

说着，薇尔莉特将她自己的手放在了翡翠绿色的胸针上，轻轻抚摸着那闪闪发亮的表面。

“非常抱歉，关于恋爱方面的事，在下目前正在学习中，不过对于您的问题我也可以稍微发表拙见.....有很多妇人和对方的年龄相差悬殊。也许普遍来看，年龄的隔阂并不是问题... ..”

“即使相差十年，也没问题吗？”

“在下认为没有问题。”

“即使没有爱？”

“.....”

“你又怎么了？”

“关于爱的问题.....在下正在思考中.....”

“爱”这个字，再次把薇尔莉特推向思考的漩涡中。她陷入了沉默。

“你在搞什么啊？！到目前为止你表现的是什么态度？！没有一次对话能正常进行下去！比起我来说，你的将来才更令人担心吧！你这种状态能写好情书吗？！我是听到别人对你评价很高，才请你过来的，别让我失望啊！”

面对愤慨到手舞足蹈的夏洛特公主，薇尔莉特冷静地回答道：“请您放心。”

“你在说话的时候表情就不能丰富一点吗？你那面无表情的样子总让我觉得你在生气！”

“在下并没有在生气。”

“我讨厌你这种态度！我不想再看到你面无表情了！”

听闻公主此言，薇尔莉特把双手放在脸颊上轻轻向外拉动，之后又像是觉得那里不对一样一动不动地保持着。

“.....请您稍等，在下再努力一下。”

接着薇尔莉特轻轻向上挤压脸颊，想用物理的方式来改变冷漠的面孔。

实在忍受不了的夏洛特公主从王座上跳下来，冲到阿尔伯塔面前喊道。

“阿尔伯塔！我对这个代笔者失望透顶了！”

阿尔伯塔看着眼前气得跺脚的公主，劝道。

“薇尔莉特大人是代笔界首屈一指的年轻人才，虽然她的为人处世、生活方式与众不同。”

“连恋爱都不知道的人是不可能写得出优雅的情书的！”

夏洛特公主绝望的喊叫声回荡在宫殿里。不过数日后，她的愤慨就消失得一干二净了。

“致达米安·巴德尔·弗里格尔殿下。”

每当我说出这个名字，哪怕是写成文字，我的心都会为此悸动。您如果知道此事，会作何感想呢？

我伫立在这花之都，朝暮思君，日夜哀叹，夜色暗淡，新月高悬，哪怕只是看到那如同散落的花瓣一样的弯月，我都会转念一想，您如果看到了相同的景色，会作何感想呢？

猫的爪子抑或闪耀的弯刀，也许月牙就是月牙吧。一想到您可能告诉我意料之外的答案，我的脸上就浮现出惬意的微笑。

繁星点缀在漆黑的夜空中，在那月光下的宫殿里，您是否会想起我？

不，即使不在那月光下也完全没有问题。

闪耀着朝露光芒的天空下，清澈碧蓝的河流边，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您是否会像我无比思念您一样思念我呢？

达米安·巴德尔·弗里格尔殿下，对于您来说，您会在怎样的时候想起我呢？

我就像喜爱着这白椿花一样思念着您。”

在宫殿门口熙攘的人群前，盛装打扮的年轻宫女正在大声朗诵着羊皮纸卷上公主的情书。将情书内容全部听完的民众，无不被公主那“天真烂漫的少女之心”所打动，为情书内容喝彩的声音络绎不绝地回响着。

“公主殿下真是太可爱了！”

“是啊！我也产生共鸣了，因为我也经常在夜里想着自己喜欢的人是怎么想我的。”

“好想看看达米安殿下是怎么回复的啊！”

公开情书的第一次是以宫女郎诵的方式发表的，第二次则是以贴在城镇中的公告为形式发表的。

“这次的自动手记人偶看来很擅长写多愁善感的文章啊。”

“看弗里格尔殿下雇佣的自动手记人偶怎么应对了。”

实际上这只是有礼貌的“一问一答”。

对于国民们来说，公开情书已经成为几十年一度的“传统仪式”了。

“.....虽然你说你自己不懂恋爱.....但是你还是挺会写情书的嘛。”

发表情书后的德罗赛尔的皇家花园中。

夏洛特公主和薇尔莉特正面对面坐在雕刻着天使与女神的圆顶亭子内喝着红茶。

万里无云，阳光璀璨，庭院内国花白椿正随风摇摆。

“即使在下对恋爱的意思不怎么了解，但是在下从接受这份工作开始就阅读了很多相关的书籍，其中也包括恋爱小说。把所有能用到的词语、句子、语法加以组合就可以了。”

“什么啊？那不就和数学一样了吗？算了，国民对此很满意就可以了。话说情书里也有捏造的成分啊。”

“古今内外的恋爱中的少女，一天中总是会思念着对方，想知道对方的心情。这是在下从恋爱小说中得到的结论。”

听到这话后夏洛特公主向着正优雅地喝着红茶的薇尔莉特撒起了娇，不过目前为止她还没有找到让这个像人偶般的少女表情崩坏的办法。

“从对方那里来的回信，你如果输了，我是不会原谅你的哟。”

“要分出胜负吗？”

从弗里格尔王子那里的回信，很快就送到了夏洛特公主手里。

“献给那白椿之城中被无数人称赞其美丽的夏洛特·艾贝尔弗雷亚·德罗赛尔殿下。

在月光下我是作何感想的，您的这个问题，可能不是那么好解答的。

关于您和我的未来，我经常 would 做各种设想。

当我和您相互凝视时，我的心将会怎样跳动呢？

当我和您接吻时，是不是会看到您因为害羞而露出的微笑呢？

我抱起您的时候，我是否会表现出像触碰易碎艺术品那样的温柔呢？

您是我的恋情，是我心仪的对象，我对您的感情溢于言表。

您是我人生中最值得关注的人。我的眼睛早已无法从您身上移开，我的脑海中已经无法抹去您的身影。

您对于我来说，既是我的公主殿下，也是让我这艘大木船为之倾覆的妖精精灵。

对于我深深地爱着您这件事，难以用语言表达。

只有一个是清楚的。

我想早日触碰到‘属于我的你’。”

从弗里格尔王子那里派来的传令兵响亮地读完情书后，在场的少女中甚至有面色潮红几近晕倒之人。

而情书倾诉对象的夏洛特公主听后，先是脸色变得通红，接着身体不断地发抖，最后眼眶中涌出了泪水，跑进了自己的房间里。

一同听完情书的薇尔莉特和阿尔伯塔站在紧闭的大门前相互对视了一眼。

“公主是害羞了吗？”

“.....那种哭泣方式不是这个意思，那是不顺心的时候露出的哭脸。”

“您真了解公主啊。”

“自打公主在王后胎里，我就对她的情况了如指掌，出生后，自从离开了母亲，也就是王后身边，我就一直看着她长大。虽然我们身份不同，而且也不能对王室和宫殿里的人说这种话，但是她就像我的女儿一样，所以我能了解她真实的情绪。”

“那么这次的哭脸是对那热情回信的厌恶吗？”

听到薇尔莉特的问题后，阿尔伯塔陷入了短暂的沉默。

“公主殿下和将要娶她为妻的达米安王子只见过一面。除了相互寒暄之外，两人也说了一些只有他们两人才知道的话。但在提出婚约的相关事宜之前，公主也一直在哭泣。虽然她后来没有告诉我原因，但我大致能猜到.....也许是这里有什么她所留恋的吧.....”

“原来如此。”

对于这个一脸冷淡地说出这句话的自动手记人偶，阿尔伯塔笑了笑接着说。

“公主还是孩子啊.....但她也有成熟的一面。而我们也正是在这种‘模棱两可’的状态下培养她的。也许是因为‘儿童时代’过于短暂的原因，她总是会摆出小孩子的作风，哭鼻子也好，发脾气也好。薇尔莉特大人，公主作为德罗赛尔的代表，可能有很多缺点，但是还请您多多包涵。”

“我是客人雇佣的人偶，这样的顾虑完全没有必要的。话说回来，我还没有觐见过国王和王后，不用和他们打声招呼吗？”

听到这个问题后阿尔伯塔摇了摇头。

“国王陛下目前正勤于政务，王后.....已经离宫生活数年了.....可能只有在婚姻调解会上她才会出席吧.....十分抱歉，我们去看看公主什么状况吧。”

薇尔莉特行了个礼后跟着阿尔伯塔前往了公主的卧室。阿尔伯塔从围裙口袋里掏出一串钥匙，将其中一把经过精心打磨的放进钥匙孔里。

“公主……无论您藏在哪儿我都能找到的。”

公主的卧室内挤满了白色的高档家具，阿尔伯塔穿过足以躲藏一个人的梳妆台以及宽大的床后，来到了有着明显人形凸起的落地窗帘前。卷起其中一张后，正哭哭啼啼的公主显露出来。

“我实在搞不懂您这种一眼就能识破的躲藏方式……”

“阿尔伯塔欺负人！”

“我如果是您的婆婆，这种行为是会成为扣分项的。您一旦感情用事，就会忘记自己的立场，这让我很担心啊。如果嫁到弗里格尔那边去，就没有我阿尔伯塔了。”

听到这话的公主一瞬间停止了抽泣，楞了一下。

但紧接着眼泪又涌了出来。夏洛特看着阿尔伯塔。

“为什么那样说？”

尽管公主也明白这其中的道理，但她这么说是因为不想听到阿尔伯塔亲口说出这个事实。

“从德罗赛尔出嫁的公主们都会有女孩陪同的，但是我是德罗赛尔王宫的宫廷女官，不能与之同行。我的主要工作是照顾之后出生的公主殿下们，使她们长大成人。”

“你只照顾我就足够了！是不是这样就能把你叫到我身边？阿尔伯塔也是很想看到我长大的吧？我们两个的话，在弗里格尔一定会生活得很开心的，这样好吗？”

阿尔伯塔盯着公主的那双大眼睛，摇了摇头，冷冷地回答道。

“国王陛下不会这么容易就同意的，我是属于德罗赛尔王国的，不是属于您的，公主殿下。”

公主听到这番话后嘴唇发白，微微颤抖着，紧接着用小拳头无力地捶打着阿尔伯塔地胸口。

“是你，是你把我从母后的腹中接生出来的，是你，是你将我抚养长大的。你难道忘记了母后那时候的表情吗？你是属于我的！至少，我是属于你的啊！我从出生到现在都是你一直在我身边啊！我可以说是你生命的一部分吧？为什么？为什么？你能如此从容地接受分别啊？”

“这都是为了您好。”

“如果真的是为我好，就应该在我身边啊！我受够了！情书也好，你也好，我都受够了！”

“公主……”

“出去！给我出去啊！”

夏洛特公主蹲了下来，用手捂着自己的脸。

“不，我会待在您身边的。”

即使被公主下令出去，阿尔伯塔依然没有离开房间，而是双手紧握在胸前，一言不发地看着公主。

对于这样的温柔是该高兴呢，还是该生气呢？抑或是为即将失去这份温柔感到害怕？

谁也不知道夏洛特公主此时什么心情。

“……如果以后不能生活在一起，就不要这么温柔了。”

公主强忍着心痛回答道。

“正是因为以后不能生活在一起了，我才想尽可能温柔地对待您。至少在这最后的日子。”

阿尔伯塔用让公主悲伤的口吻说道。

“阿尔伯塔，结婚之后，‘那样’就不行了吗？”

“‘那样’是什么？”

阿尔伯塔像往常一样，用对小孩子般的温柔口吻问道。

“我再也不能回到这里来了吗？”

“……因为您是嫁到那边的公主，当然不能随随便便就回来。”

“那么，我在那边能依靠谁，我遇到困难的时候，谁能来帮我？”

“那个……”

“是为了弗里格尔也好，为了达米安殿下也罢，我正是为此而生的，正因为有着这样的使命，我才作为公主活着。我知道这些全都是为了国民，但是……”

在阿尔伯塔开口之前，夏洛特公主继续“咄咄逼人”地说道。

“但是，虽然我是公主，但我也是个爱哭鬼啊。”

大滴大滴的泪珠从公主的眼眶中涌出来，顺着白皙的脸颊滑下。

“不仅是个爱哭鬼，还是个胆小鬼。”

阿尔伯塔放在胸前的手紧握在一起。

“不能做的事，还有很多。”

公主那娇小的身躯里，承载着太多的使命。她的心满是不安。

“至今为止都是你在我身边……正是因为你在身边我才会努力地去做每一件事……就算你……就算你会为我送行……但是……真的只有我会被送出去吗？”

看到回头注视着自己的夏洛特公主，阿尔伯塔倒吸了一口凉气。

夏洛特面色苍白，泪如雨下，露出了一副害怕的面孔。

“我的身体不允许我作出逃跑这件事。”

夏洛特公主的眼眸中倒映出阿尔伯塔疑惑的脸。

夏洛特公主的一言一行都表现出无可替代的任性。虽然这就是她真实的一面，但是这任性此时只能带来与传达痛苦。

而阿尔伯塔此时正与她一起承受着这份痛苦。

“达米安殿下一定会帮助你的。”

“我们两个不是政治婚姻吗？”

“……那个……”

“他会把他自己并不喜欢的女性看得很重要吗？”

“如果相处得久，就能培养出深厚的感情……”

“阿尔伯塔，就算我努力，这也是徒劳的吧，就算竭尽全力……但是，达米安殿下会怎么做呢？”

阿尔伯塔并没有回答。寄情书的人也好，收情书的人也好，实际上就算互赠情书的主人公们对此一无所知，公开情书也是会继续下去的。

“致达米安·巴德尔·弗里格尔殿下。

您知道我们国家‘将金色的丝带送给深爱的对方，这份恋情就立刻会实现’的传说吗？金色是星星的颜色，无论白天黑夜，无论我们是否能看到，它们永远在我们头顶熠熠生辉。

无论相距多远，我们都在那片光辉下生活着。

金色的丝带是星星派来的使者的道具。就算对方不在身边，也能传达彼此的思念。

所以请您将我的思念一直带在身旁吧。”

“致夏洛特·艾贝尔弗雷亚·德罗赛尔殿下。

我已经收到了金色的丝带。我的手腕此时正散射出如金星般闪耀的光芒。在听过您讲述的德罗赛尔的爱情传说后，我也想给您讲一讲流传在弗里格尔的爱情传说。也许这个看似真实的传说会成为我们爱情的符咒。

弗里格尔的骑士们奔赴前线前，他的恋人会把象征弗里格尔的蔷薇花绣在手帕上送给他。

弗里格尔的蔷薇就像是恋人之间火热的爱情之间绽放出火热的红色。这种经过我国特殊改良的蔷薇是最好的选择。

蔷薇的花语是‘你永远是属于我的’。

我想这可能就是我对您的美丽表现出的最高称赞吧。我想尽快了解您的想法。至于您的思

念，我觉得会把它放到谁也看不到的地方好好收藏起来的。”

“致达米安·巴德尔·弗里格尔殿下。

因为前几天观赏了您的肖像画的原因，现在稍微有一点‘风吹草动’我就在想是不是您来看我了。真的很奇怪，我和您之间明明隔着巨大的河川，您明明居住在绿意盎然的深林中。

您或许不会过来的，我如此想到。

但我以后也会想起许多关于您的事吧。

每次思念您的时候，胸口就会颤抖着发痛，也许只有一直想着您才能让这份痛楚消失吧。”

“致夏洛特·艾贝尔弗雷亚·德罗赛尔殿下。

您的这份痛楚我也能切实地感受到。

我想我们两人心跳的节奏是交相呼应的。

离我们见面的日子已经越来越近了，这是你不在我身边时对我最好的慰藉。

为了迎接您的到来，皇宫中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各种准备工作。

未与你相见的日子里，我的内心无比喧嚣，这或许就是为了拥抱您而对我的试炼吧。

我想您不会‘孤身一人’前往陌生的国家。

所以，在这个国家里等待您的，是您爱的奴仆，是您忠实的守护者。

您拜托我的所有事，我都会完美完成的。”

公开情书中传递的内容渐渐深入，婚礼的准备工作也在不断进行中。

薇尔莉特已经在德罗赛尔待了一个月的时间。在此期间，德罗赛尔的宫中也渐渐忙碌起来，一国的公主正要嫁往异乡。嫁妆清单从走廊的这头一直连接到另一头，这样的比喻一点也不过分。而公主与庶民的不同之处，那就在于这些本来应该亲自完成的事都有人代劳。虽然夏洛特公主是整个事件的核心，但她却远离这些喧嚣，和思考着情书内容的薇尔莉特喝着茶。

“薇尔莉特，加点牛奶吧。”

“我知道了。”

“这个点心挺好吃的，你再多吃点吧。”

“谢谢您。”

两人已经习惯了这种当面交谈的方式。

远离宫廷的两位女性，正在圆顶亭子里喝着红茶。柔和的风温柔得吹拂着两位少女的秀发。

这是个非常安静的茶会，如此静谧的氛围应该是受薇尔莉特的影响吧，又或者是因为结婚前情绪不稳定，声音动作都非常温和的夏洛特公主。

“下一封情书……你想怎么写呢？”

面对小声嘟囔的夏洛特公主，薇尔莉特以平静的声音回答道。

“对方的情书中有着令人首肯的恋爱内容，以及‘速战速决’的态度，所以我认为应适当采取拖延的战术。”

“感觉……已经无所谓了呢……”

夏洛特公主深深地叹了口气。相较于最初互相寄送情书的那份无比激动的心情来说，她现在就像是风平浪静的大海般温和。

红茶中倒映出她无精打采的脸庞，对于桌上五颜六色的甜点，她也没有多大兴趣，只是心不在焉地用手卷弄着发梢。

“反正……对方也是雇佣了像你一样的自动手记人偶来代写情书……和我们一样……情书的内容并没有多少真情实感……和我这个作为小女儿的第三公主不同，达米安殿下是王位继承人，一定很忙的……”

“……看来公主殿下您对于对方的回复并不满意啊……”

薇尔莉特把砂糖倒入杯中，慢慢地搅动着。

这样的动作在安静的环境中发出很大的声音，咔啦咔啦，咔啦咔啦，一如夏洛特公主乱糟糟

的内心。

这场婚姻是政治婚姻，所以没有任何幸福的感觉。

“.....并不是你说的那样.....情书中充斥着令女性心动的内容.....而且国民们对达米安王子评价也很高.....只是.....”

夏洛特公主垂下眼帘，视线移向庭院中的花坛，看着簇生的白椿抬起了头。现在正值白椿花开放的最旺盛的季节，而这也将是夏洛特公主最后一次看到这种景象。

“只是.....”

在这样的风景中，夏洛特公主依稀看到了她过去的时光。

“只是，我曾有幸与达米安殿下见过一面，他并不是那样的说话方式。”

她发呆的瞳孔中映出了回忆中的景色。

夏洛特公主并没有跟薇尔莉特多说什么，只是静静地喝着红茶。

如果坐在对面的是爱聊天的女官，或者是抚养自己长大的阿尔伯塔之类的亲人，就不会有接下来的话了。

“他们.....对方.....能写出这种话语的.....绝对不会是达米安殿下。”

薇尔莉特一言不发，只是用蓝色的瞳孔真挚地注视着夏洛特公主。

注意到薇尔莉特的视线后，夏洛特公主伸出手抚摸着头上的王冠。

王冠闪烁着银色的光辉，那是德罗赛尔王室的象征。夏洛特公主在哭泣时觉得它很碍事，因此总是将它摘下来胡乱扔到一边。这一次夏洛特公主小心翼翼地将它摘了下来，轻轻地放在了桌子上。

“现在我可以暂时不当德罗赛尔的第三公主吗？”

公主的语气听起来并不像是在开玩笑。

“薇尔莉特，你现在也不要保持我雇佣的自动手记人偶的身份了，用你自己的本来面目来听我说话。听我说就可以了，建议或者安慰之类的话就免了，只是.....听我说就好.....”

只是听我说就好。

夏洛特公主再一次强调了一遍。薇尔莉特见状把茶杯放回杯托上。

“我知道了。”

点头的动作依旧形如人偶。

最初薇尔莉特那让夏洛特公主愤怒的态度和毫无生机的声音现在听起来却似乎给了自己微妙的安心感。

这个人偶绝对不会违背“主人”的命令。夏洛特公主向薇尔莉特微笑了一下。这个公主还是第一次对这个入偶露出微笑，之前她表现出来的态度都只是对命运的怒吼与哀叹。

暂时不做公主的夏洛特开始向薇尔莉特讲述起来。

“在我十岁的生日那天，德罗赛尔举办了盛大的宴会。”

对于夏洛特公主来说，这也是进入社交界的纪念日。

至今为止在宫廷中的“隐居生活”宣告结束，远近闻名的诸侯、使者们，还有一些记不清样貌的“相亲者”纷纷在宴会上露面，宴会一直持续到深夜，极度疲惫的她在没带着宫廷女官的情况下溜出了宫殿，逃到了庭院中。

“对于王室的孩子来说，十岁就到了订婚的年纪，所以我完全没有在宴会上看出一丝庆祝我生日的气氛。”

所有人都三句不离结婚二字，心急的人甚至开始考虑孩子的名字了。虽然与谁订婚并没有定下来，但是“已经被嫁出去了”是板上钉钉的。

“真是有够烦的，为什么我非要考虑结婚的事啊，为什么大家都那么着急啊，为什么.....我是个女孩啊.....为什么.....我要当公主啊.....难道就没人关心我的想法吗？对于那些客套话，我感到十分悲伤.....嘛，然后我就失声哭了出来.....”

宴会的主角独自悲泣这件事可不能让别人知道，因为这会让举办宴会的德罗赛尔王国颜面扫地。虽然夏洛特公主年纪尚小，但也对“那方面”的事有所了解。那天穿的是纯白色的雪纺连衣裙，混在开满白椿的花坛中，肯定没有人能发现的。这样想着的时候，淡淡的月光照入花坛。

“我就在白椿花丛中抽抽搭搭地哭泣着，感觉周围的一切都染上了悲伤的色彩。”

已经，再也回不去了，再也回不去那无忧无虑享受快乐的日子了。

已经，成为“大人”了。

已经，不再是那个单纯的自己了。

已经，沦为国家的政治道具了。

已经，不再是以前那个“夏洛特”了。

越是这么想就越悲伤，眼泪止不住地从眼眶中流出来。

“那个夜晚，有着非常漂亮的月牙。”

在这夜色笼罩下的黑暗世界中，只有月光能给夏洛特一丝安慰，若是漆黑一片，悲伤和恐惧会不断加重，她也会哭的更厉害吧。

“但是呢，月光突然间就像被遮挡住一样一片漆黑，我的视线猛地暗了起来。我抬头向上看去.....于是就.....看到了‘那个人’.....”

脸颊上的泪水还未完全擦干，抬起头就看到了那个像是把月亮藏起来一样的男人。

“那个人用一种发现了有趣的事的眼神看着我。”

他一边微笑着，一边开口说道。

“你好啊。”

夏洛特想象不到在宫廷里出入的人会用这么随意的语气说话，而且这个人现在还和她在一个地方。然后这个男人问道“还没有人找到你吗？”

“虽然他姑且和我打了招呼.....但我好歹也是德罗赛尔的公主.....这种对待捉迷藏的孩子的态度立刻就让我生气了.....但是，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还击.....于是就哭的更厉害了.....”

接着那个男人伸出手，粗鲁地抚摸着夏洛特的头发，还说着“哭吧哭吧”这类简直想让人更伤心的话语。

除了阿尔伯塔外，还没人用这种对待小猫小狗的方式抚摸她。

“我就一边哭着，一边对他说‘但是我不想哭了啊，能不能不要那样说了’，尽管我认为他不会说出让我别哭了之类的话，他肯定会轻拍着我的后背，‘哭吧哭吧’，还会问我‘发生什么了’之类的话吧.....”

那个男人在哭泣的夏洛特公主面前，咯咯地笑了起来。

“在宴会上时我觉得你这个孩子性格还真是恶劣啊，摆出一副谁也比不上的高贵的成人姿态。现在看你这自己一个人哭泣我就放心了，这才正常嘛，那个宴会真是糟透了，你这个小寿星想哭是再正常不过的。”

“听到这话的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前面的脸。”

没错，他就是那个被“囚禁”在那个森林国家的王子。

我只记得当初冒出了那样的想法。

之前和其它人打招呼时发生的事已经完全忘记了，他们的脸也逐渐变成了和这五彩斑斓世界上芸芸众生没有区别的大众脸。

但月光下这个像是戴着面具般的笑容和其它人都不一样。那是一张略带恶作剧意味的笑脸。

棕褐色的短发，带有雀斑的瘦脸，称不上英俊，看上去普普通通。

“但是.....我在那时.....就认为他是世界上最帅气的男人.....”

也许比他绅士的王子不在少数，也许比他帅气的男人不胜枚举。

“他并没有对我说出什么‘伟大’的话来，对于正在哭泣的我也没有什么夸张的举动。但我记住了，他把自己的身份放在一边，以自己真实的样子和我交谈，并且对我展示出了笑容。”

当时站在那里的是二十多岁的年轻男人和十岁的少女。

因为看到她在哭泣，所以向她搭话。因为她是个孩子，所以用安慰小孩的方式安抚她。

身为男人，必须要做到这些。仅此而已。

“但是.....我.....但是.....就是因为那件事.....只是因为那件事就能让我.....就能让我感到如此开心。”

那个时候，那个夜晚，那一瞬间，我的心仿佛被他夺走了一样。

夏洛特的眼瞳中，浮现出了那个尽管许久没有见面，但是仍然念念不忘的那个男人的身影。

潮红的脸颊，交叉的手指，颤抖的嘴唇。这些都表现出她正处于恋爱的甜蜜中。

“我们之间的谈话只持续了几分钟.....之后我就被阿尔伯塔找到，带回了宫殿里。从那时起已经过去四年了，但是我到现在为止没有再见过他，所以之后他突然来向我提亲也吓了我一跳，我想也许这就是神给予的特殊机会吧，绝对不能失去这样的机会。我尽了最大的努力，研究德罗赛尔和弗里格尔联姻后有什么益处，在和父王以及议员们共同进餐的时候也提到了这个意向。

虽然不知道有没有发挥效果，但是最后德罗赛尔选择了弗里格尔。”

夏洛特的眼神逐渐回到现实。

“但是.....我.....对于这件已经安排好的事情感到非常害怕，虽然我对这桩婚事感到开心，但是对方又是怎样想的呢？会不会其实已经有了心上人，但是因为我的插足无法在一起呢，又或者只是出于一时的好意，之后说不定会反悔呢。我是德罗赛尔的‘道具’，如果在这里混杂了自己的感情的话，没准会出现让国民们陷入灾难的后果，这该如何是好呢。我和对方的年龄也有一定的差距，说不定会聊不投机。虽然说我名义上是个公主，但到了弗吕格尔也就是个没有身份的爱哭鬼罢了，说不定哪天就被人嫌弃了。就这么背井离乡，到异国去生活.....”

说着这些的时候，闷闷不乐的思考也没有停止，头脑中被各种杂乱的思绪填满，虽然烦躁但也没有办法，心中也满是不安。

“一直想着，思考着这些事.....感觉所有事情都变得麻烦起来了。”

回到“现实”的夏洛特无精打采地垂下了头，趴到了桌子上。

“那些情书上写的都是假话.....我也好，他也罢，根本看不到彼此的真心。这么混乱的情况.....我的内心现在就像被疾病缠身一样躁动不安。”

说完后，夏洛特闷闷不乐地沉默了。远处负责照看两人的女官们也不安的看过来。

额头顶着的凉凉的桌面让夏洛特头脑中的杂念稍微除掉了一些，但是她马上又开始了自问自答，瞳孔中又慢慢浮现出泪光。

婚约还没签署呢，自己真是傻瓜。

但是对于这样子自己也无可奈何，无论何时都对未来没有办法，这种感觉真的很可怕。

“夏洛特殿下真是个爱哭鬼呢。”

听到如此温柔的声音后，夏洛特抬起头，惊讶地看着薇尔莉特。

“薇尔莉特？”

薇尔莉特从座位上站了起来，露出了像是做出某种重要决定的神情。接着竖起了一根手指放在嘴边，小声地说道。

“我们自动手记人偶是为客人进行代笔业务的服务员，不会做本职工作之外的事。但是我接下来想做的事对您多有冒犯。此事与敝社，与C·H邮政公司毫无关系，希望您理解。”

“.....你想做什么？”

“虽然我是远道而来，但是对于弗里格尔那边自动手记人偶的文笔印象非常深刻，那种热情润泽的口吻……如果和我设想的人一致的话，我想请她帮一个忙，我会亲自和她见面说明的。”

这样说就意味着她准备穿山越岭前往森之都拜访她所说的那位自动手记人偶了。

薇尔莉特她究竟有着什么打算？

“……另外，我想帮您拭去泪水。”

在一片绿意中，薇尔莉特轻声说道。因为眼中溢满泪水而眼前模糊一片的夏洛特公主，只能看到无比耀眼的光芒。

你为什么想去拜访那位人偶呢？我不明白，所以我只能这样回答你。

尽管夏洛特公主发出了疑问，但是在她看来，这位自动手记人偶正在引导自己走向正确的道路，并会一直注视着自己。

在这个充满了谎言的世界中生活，从互寄情书的时候，夏洛特公主就开始这样做了。

但是这位自动手记人偶看起来如雪一般纯洁无瑕。

“我知道了，就拜托给你了，薇尔莉特。”

自那之后过了几天，从弗里格尔的公开情书又送到了德罗赛尔的宫殿中。但是按照顺序，应由德罗赛尔这面先送出情书。这样的事情在历史上绝无仅有，因此国民们对这封信的内容非常好奇。

“致夏洛特·艾贝尔弗雷亚·德罗赛尔殿下。您还记得那天晚上的我吗？”

情书的内容仅此而已。

关于爱的甜蜜语句和关于恋的叹息通通没有，这让那些期待王子热情洋溢示爱的国民大为疑惑。但是，同样感到疑惑的不止德罗赛尔的国民。

“致达米安·巴德尔·弗里格尔殿下。

我还记得，您看到我哭泣的时候还笑了出来。您那时的笑就像在嘲笑我是个笨蛋一样，让我特别生气。但是，您却让我不用在意，尽情地哭下去，那样的温柔让我久久不能忘怀。”

弗里格尔的国民们，同样对德罗赛尔寄来的情书大吃一惊。

“致夏洛特·艾贝尔弗雷亚·德罗赛尔殿下。

因为您做出了与您的年龄相符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您可爱，因此笑了出来。我并没有什么恶意，所以对不起啦。虽然我有着弗里格尔王子的头衔，但我可与人们期望的那种性格相去甚远哦。结婚后也许会让你吃惊的吧，虽然我们有十年的年龄差距，但是请不要对我抱有‘成熟男人’的期待。那么您呢？虽然在那个夜晚见了一面，但是您是怎样一个人呢？”

公主和王子突然开始用更亲近易懂的口吻来写公开情书。

民众们因此骚动不已，就连对王室之间的事漠不关心的人也因为他们两人打破了传统而感到惊讶和兴奋不已。

国民们都在谈论这件事，关于两人像真正的恋人互诉衷肠一样书写的情书。

“致达米安·巴德尔·弗里格尔殿下。

我……是一个爱哭鬼，脾气也不是很好，经常会闹情绪……然后被阿尔伯特训斥……阿尔伯特是像我母亲一样的一名宫廷女官，所以……我肯定不是能让您喜欢的那种女性。”

虽然也有人不断询问着宫殿中的人这是什么情况，但是没有人能答得上来。

这样引起了人们更大的兴趣。

两位“当事人”没有按照传统，预期来交流，这种打破常规的做法让两国的关注集中起来。

“致夏洛特·艾贝尔弗雷亚·德罗赛尔殿下。我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男人。因为我有妹妹，所以我早就习惯应对哭泣的女孩子。她和你同龄。此外我也有着一种愧疚感，我对于您来说可能不是什么重要的人，我也没有能让您迷恋上的那种魅力，抱歉呐。”

公主和王子将自己的内心世界完全展露了出来。

对两人情书批判的声音不断从守旧的老者们口中发出，但这些声音很快被向往自由的年轻人们压了回去。

“致达米安·巴德尔·弗里格尔殿下。

不是那样的，您已经是我深深迷恋的那个人了。”

一个是执着的少女夏洛特，一个是真诚的青年达米安。和一开始那种“官腔情书”不同，现在两人真情的情书让不少国民羡慕不已，支持两人的信件不停地飞到宫中。

如人们所期待的一样，两人交换情书也越加频繁。

“致夏洛特·艾贝尔弗雷亚·德罗赛尔殿下。

是因为之前的情书吗？之前的情书不是我自己写的，那些是雇佣的自动手记人偶代笔写的。

”

“致达米安·巴德尔·弗里格尔殿下。

我内心里的您并不是之前的情书里的您，而是四年前，在月光下的那个您。”

“致夏洛特·艾贝尔弗雷亚·德罗赛尔殿下。

您的回答可真让我惊讶，因为在那个时候我只是安慰了一下您。”

“致达米安·巴德尔·弗里格尔殿下。

我将那次的相遇，视为最珍贵的珠宝，一直珍藏着。”

事实如此，就是因为过去美好的回忆，才让这段恋情开花结果。

这就是夏洛特想要向达米安传达的最重要的东西。好不容易走到这步的夏洛特公主，不断地把不满意的信件团起来扔掉，写好了扔掉，写好了扔掉。在被阿尔伯特训斥后，便在一张纸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文字作为练习，再认真地把满意的文字誊写到另一张信纸上。薇尔莉特的任务也变成了指导公主的文章。虽然说情书的主要内容一直是传达夏洛特公主的心声，但是既然想要把真挚的心情用文字传达给对方，那么就需要努力写出富有魅力的内容来。夏洛特公主稚嫩的文笔也在薇尔莉特的指导下逐渐成熟起来，越来越让人赏心悦目。

这就如同她日渐增长的爱慕之情。

“致夏洛特·艾贝尔弗雷亚·德罗赛尔殿下。

我认输了，我真的不是一个值得那么欣赏的男人，请您不要对我抱有任何期待。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优秀的男性，在您日后的生活中肯定也会遇到更多出色的男性，我虽然是王子，但是我是个粗人，不懂女人心，甚至可能会抛下您不顾就跑去打猎，我也知道自己不是个优秀的男人，所以我可能会让您的期待落空。”

达米安王子这样的回应让所有人都明白了。

在他看来，自己与夏洛特公主的婚姻不过是政治联姻。

或许较为年长的他对于夏洛特公主曾有过同情，但是这个与男女的爱恋之情是完全不同的。

虽然如此，夏洛特还是将她自己的想法写在了信纸上。

“达米安·巴德尔·弗里格尔殿下。

恕我直言，我收到过很多男性的求婚。从我十岁那年开始。

请问您觉得什么样的男性是优秀的男性呢？

长相帅气？身份尊贵？

对于我来说，优秀的男性就是以他真实的面貌对我，毫不掩饰，毫不虚伪。

而那样的人，我只知道您一位。

这样就足够了，这样就好。

您如果去打猎，那我就和您一起去，请不要小看德罗赛尔的公主。

我在宫中受到的教育使我不输于任何男性。

如果论长途骑马，我的技巧不在您之下哦。”

情书刚刚发出，夏洛特公主就后悔了。

为什么自己不能写出更可爱一点的内容啊.....

这样一来，自己的心声岂不是传达不到了？早知道就让薇尔莉特帮我写了。如果阿尔伯塔能阻止我的任性就好了。但是现在就算哭闹也不能阻止情书送过去了。

不仅是夏洛特公主，国民们也期待着达米安王子如何回应。

“致夏洛特·艾贝尔弗雷亚·德罗赛尔殿下。

哎呀，这真是太有趣了。我以前就这么认为，看来是没错的，我的新娘是个聪明强势的人呢。你会成为一个优秀的王妃的，我会去接你的，我的妻子。”

告示贴出后，人们的欢呼声响彻全城。

不久，婚约书也送到了新娘所在的地方。

一周后，两国举办了婚礼，新娘在国民的注视下前往了弗里格尔。夏洛特·艾贝尔弗雷亚·德罗赛尔，就像她十岁生日那年一样，穿上了白色的雪纺连衣裙。与那时不同的是，这次的连衣裙，是婚纱的样式。

盛装打扮的夏洛特，坐在窗边，眺望着这个自己即将离开的祖国。

“.....”

从房间的窗户向城镇里望去，街道上满是狂欢的人群，挨家挨户都挂起了两国的国旗，天空中纷飞着象征白椿和弗里格尔蔷薇的双色纸片。

“.....薇尔莉特现在在哪里呢？”

阿尔伯塔一直注视着婚礼前坐立不安，自言自语的夏洛特公主。听到这句话，阿尔伯塔回答道。

“现在可能已经出国境了吧。在最后一封情书完成的时候，她的委托就已经结束了。公主您如果强留她多待几天，可能会影响她后续的工作。”

“我想让她看看我穿婚纱的样子啊。虽然最后她没能看到.....现在的我已经不是那个会把王冠随处乱丢的爱哭鬼了，这也多亏了她拜托达米安殿下那边的自动手记人偶，说服达米安殿下，亲自写情书。”

“.....虽然有违传统.....但是如果按照原来的方式.....是看不出相互之间的真实面貌的。这个颠覆传统的事件可能作为模范让历史铭记.....”

阿尔伯塔的话语虽然有些直接，但是句句忠言。

两人亲自书写情书的方式颠覆了历史，而自动手记人偶们写出来的优美文章也会被连带着镌刻在历史上吧。

两人的情书里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令人心动的优美句子，字体也称不上美丽。

“但是.....”

德罗赛尔的首席女官，已经七十多岁的阿尔伯塔苦笑着说道。

“在我漫长的宫廷女官生涯中.....这可能是能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情书了.....是啊.....真的是太美好了.....”

夏洛特公主惊讶地看着阿尔伯塔，这个平时只会说出严厉话语，自己母亲一样的女官。阿尔伯塔慢慢地走到了夏洛特公主身前，跪了下来，用自己饱经沧桑的手包裹着夏洛特公主戴着丝绸手套的纤纤细手。

夏洛特公主的心随着握紧的手一紧。

“夏洛特殿下，您现在还感到不安吗？”

和之前严厉的态度大不相同，现在在夏洛特公主面前的是一张慈祥温柔的脸庞。夏洛特公主听了这话，一种说不出的寂寞感油然而生。

“我很不安.....非常不安.....现在快要哭出来了.....”

夏洛特公主带着哭腔说道。

然后，她咬住了自己颤抖的嘴唇。

“您现在可不能哭啊，好不容易把您打扮得这么漂亮。”

“我想嫁给达米安殿下。”

“嗯。”

“可是我不想离开这个国家。”

“.....是。”

“但是我最不想离开的.....不是父王.....而是你啊，阿尔伯塔。”

夏洛特公主也紧紧地握住了阿尔伯塔的手。

小时候感觉很厚实的这双手，现在也显得如此枯瘦。

唉，我真是像个笨蛋一样，一直那么任性。

现在这个时候，一切似乎都变得不重要。

夏洛特公主好想回到那个向阿尔伯塔撒娇的时光。

自己的将来、不安，一切的一切，她现在都没有做过多的考虑。

只想.....回到那个一直被你照顾的童年时光。

但是，夏洛特公主已经长大成人了。

“虽然你叫我别哭，但是你自己却先哭了出来啊。”

两个人紧紧地相拥。

“别哭了.....你如果哭的话.....我会忍不住的.....”

“公主.....您虽然是个麻烦的孩子.....但要比我抚养过的任何公主都要聪明机灵。”

“别说了.....呜呜.....眼泪要流出来了.....”

公主那张被胭脂和妆粉精心打扮的脸上，划过了一道晶莹的泪珠。

“夏洛特公主，您要幸福啊！”

即使没有血脉相连，两人也从彼此的身上感受到了亲人般的温暖。

将德罗赛尔和弗里格尔隔开的大河上，一条小船缓缓飘过。阳光洒在绿茵茵的土地上。小船好不容易靠到了弗里格尔边境的岸边上，一位女性给了船夫一些铜钱，沉默地走了下来。不一会，她便走到了一片开阔地。

映入她眼帘的，是一位身着红色礼服，眼中闪烁着热情的女性。坐在大大的旅行箱上的女人，看到向她走来的薇尔莉特，挥了挥手。真是美艳的女人啊。

她有着一头黑色的卷发，戴着精致月牙耳饰的漂亮耳朵从头发里露出半截，如同紫水晶般的眼睛也是她的魅力所在。带有蝴蝶结的礼服和她丰满的身躯异常搭配，礼服的前襟随意地敞开着，乳白的事业线若隐若现。

站立起来的时候，高挑的身材十分显眼。

这是两个类型完全不同的女人。如果说薇尔莉特是个如同人偶般的冰山美女，那么嘉特利亚就是举手投足都表现出性感色气感觉的魔性美女。

“嘉特利亚。”

“薇尔莉特。”

两人叫着对方的名字慢慢走近。两人走近后，比薇尔莉特高的嘉特利亚唰的一下把薇尔莉特头上的帽子摘了下来。

“你怎么戴着这样的帽子？”

“.....是公主殿下送给我的，婚礼上所有女性参加者都要戴着这样的帽子。虽然我没参加，但是就当是纪念品了。今天的天气很不错啊。”

“这个一定很贵吧.....用白色的宝石来象征白椿花.....真可爱呐。我说，这帽子能送给我吗？”

“.....容我拒绝。”

“薇尔莉特，你这次是欠我一个人情哦，说服达米安殿下是很不容易的。他觉得他自己亲自

给女孩子写情书什么的太为难情了，拼命地推辞。你把这个帽子送给我，我就当是谢礼了。”

嘉特利亚向薇尔莉特送了一个飞吻，但是对方的表情没有变化。

“如果那样.....那我就代替你接受几份委托可以吗，嘉特利亚？”

嘉特利亚并没有回答薇尔莉特，而是把帽子戴在头上，吹着口哨，原地转了一个圈。礼服随着她的动作上下翩飞。

“怎么样？”

摆着姿势的嘉特利亚看起来对自己的美丽很有自信。

“如果嘉特利亚戴，很有成熟的魅力。”

这样的回答和嘉特利亚所希望的大相径庭。她说道。

“你直接说很可爱不就可以了，明明你自己也是那样。.....虽然你这样的表情也不是不好...但是加上一点蕾丝和花纹.....”

“.....嘉特利亚的衣服上如果加点装饰，一定很适合你。”

“我不要，这是社长亲自为我挑选的衣服呢。”

薇尔莉特看着嘉特利亚那富有魅力的前襟。

“前胸那里不打开不行吗？”

“实际上这里没有扣子哟，这也是社长的兴趣。”

“我觉得那样很冷.....”

“你说这里吗？嘛.....虽然我也知道这是魅力所在.....但是也是没办法.....我说，我们就在这吃个饭吧。”

“我就算了吧，时间紧迫，我现在应该尽快赶往下一个委托人那里。”

“你这人真无趣啊，别只想着工作啊。你难道不想和同事们搞好关系吗？我想吃肉了。”

“.....什么意思？”

“你如果请我吃饭，我就当你报答我这次人情咯。”

“虽然是这样.....但是我现在真的很着急.....”

“啊！那朵花真漂亮！你看到了吗？”

嘉特利亚天真地向前跑去，薇尔莉特只能无奈地在后面追着她。

“嘉特利亚，请把帽子还给我。”

“不行，如果那样你就先跑了。快看那朵花啊，真漂亮。呐，让姐姐给你做个花环吧。”

“.....”

“晴空万里.....今天是个结婚的好日子啊。你觉得怎么样呢？”

已经听不见对岸的礼炮声了，金发的自动手记人偶回头望去，仿佛看到了那座浮在水面，宛如仙境般的城堡。

“嗯。”

薇尔莉特轻轻地回答道。

“是个结婚的好日子。”

开满花儿的林荫大道上。

并排行走的女孩们有着不输于花儿的美貌。

广阔的大地一望无垠。

两位自动手记人偶开始向着下一个委托人那里出发。

第2章【永远与自动手记人偶】

少女在仰望着。

仰望着顶上插着风向标的红砖楼。

少女在路边驻足时，这所稍显陈旧的邮局里人们进进出出，络绎不绝。

拿着小包的青年。

怀揣送给心爱之人书信的少女。

邮局的窗口已经开了。

邮局里一位邮递员一面打着哈欠一面跨上一辆摩托车。

一位妖艳的美女紧随其后开始小跑起来。

邮递员对强行坐到摩托车后座上的她咂着嘴，背地里露出的并不是嫌恶的表情。

三楼的阳台上传来一阵开朗的笑声。

伴随着的是某位女性含着怒气的声音。

一转眼单手拿着茶杯的男性出现在阳台上。

少女不过是街景陌生的一部分，但他一看到少女就爽朗地挥起手来。

从他身后，一位有着耀眼银发的女性也露出脸来。

比想象中更加吵闹，但是感觉哪里又令人怀念的地方。

对少女而言，那个地方曾在梦中见过。

少女紧握连衣裙的裙裾，向前跨出一步。

同时咏唱起魔法的咒语。

我睁开眼睛的时候，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缓缓降下的金色床帏。

“已经是早上了，大小姐。”

清晨的阳光穿过蕾丝面料制成的气球帘〔1〕照射在她的头发上，在我模模糊糊的视野中闪闪发亮。那种光芒就像星光或者月光，或者是稻穗上闪耀的光芒。不同的时候看去那光芒也在不停地变化着。

这个人就是不可捉摸的美感的化身。我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

我扯下身上的毛毯，坐起身来，向床边的柜子伸出手去。只是薄薄的一片玻璃就大大地拓展了我的世界。在那个我不知道该不该称之为父亲的人赠送的东西里，眼镜是我的同伴。这样的同伴我还有一位。

“今天全部授课结束之后还有舞蹈的练习。现在已经到开始下一阶段的时候了。您的步法基本没有需要修正的地方。请您提起自信来。之后应该是一直以来的书法学习。”

说话的是有着绝世容貌的蓝眼侍女。这样说其实不对。实际上她是父亲为我派遣来的“自动手记人偶”（Automemories Doll）。但是这件事不能让其它人知道。我不欺骗学园里的人是不行的。

我是伊沙贝拉·约克（Isabella·York）。虽然和自动手记人偶一起生活了半个月，但她总是比我早起，晚睡。所以她的睡相，我一次也没见过。

听说，我身在的学园建立在某个蔷薇园上，它曾经属于某个很久之前就已经灭亡的王国。

学园里种植着四百多种蔷薇，天暖花开的时候，学院被令人窒息的花香包围着。

从隐藏在山岭上的校舍里可以俯视地面的景观，但从外面是绝对无法窥探到校舍的。允许留在校舍的只有养在深闺的大小姐以及只能停留一段时间照顾起居的侍女。高高的围墙隔断了外界的空气，像骑士一样守护着少女们。这围墙将校舍团团围住，允许进入校舍的只有学生们的血亲和未来的婚约者，然后就是教师们。校舍里没有一个男性，这正是少女的花园。〔2〕学生一旦入学，除长期休学之外不允许回家，学园生活完全就像关在笼子里一样。学生应该考虑的事情虽说多种多样，但无论什么事都是关于如何成为身份相称的人，或是成为与未来配偶的身份相称的人。

对于我而言，可能是后者。我和我的父亲签了一纸契约，出卖了我自己剩余的人生。他把我放置在这所学园里，毫无疑问是为了把我打扮成上好的商品而已。

“丝带选什么颜色呢？”

她把我酒红色的头发一步一步地编成整齐的三股辫。梳妆台里映出了穿着一样的制服的我和她。与纯白的披肩搭配的是藏青色 [3] 的连衣裙，白袜子和红色的鞋子。学园指定的服饰一旦穿在身上就能看出质地的优良来。

“红色.....”

她用常常裹在白色长手套中的手指为我系上丝带。

偶尔能听到机械咯吱咯吱的响声。我和她住在一间屋子里，她的床就在我旁边，所以我知道那声音是她的义肢发出的响声。我还挺喜欢听那种声音。对她那样缺乏生气的人，义肢虽然是机械，反倒为她添了一点人情味。这话的意思听起来是矛盾的，但事实就是如此。

两条三股辫编好以后我转过头去。

“你一直是这个发型呢。”

一如我在镜子中看到的那样，她轻轻地点了点头。那是我怎么编也编不成的复杂的发式。

这是为了一天里不管来来回回做多少事都不会乱而编出来的发型吧。不过她把头发散开的样子肯定也很有魅力。如果说她睡前衣冠不整的样子的话.....

我从屋子的窗户向外瞟了一眼。从宿舍去校舍的学生还不太多。我从椅子上起身转到她身后。我一边取笑戒备着身后的她，一边说着“好啦好啦”说服她坐下来。她编好的完美发型渐渐地在我手下崩溃了。

“.....大小姐，这样不好吧，早上上课会来不及的。”

“来得及的，我给我的妹妹.....编头发是很在行的，马上就能编好。你的头发摸起来就像天鹅绒一样.....肯定能卖个好价钱。”

我最后还是把这种下流的想法说出口了。她虽然任我摆弄头发，眉头却皱了起来。

“您要卖我的头发吗？”

“嘻嘻.....我不卖。”

给这个常常面无表情的人脸上添上一点阴云多少会带给我一点快乐。

“职场的同事说我就这样留着长发就好。”

“是啊是啊，我也这么想。你看，说着说着就编好了。”

我就编了个最简单的双马尾。在稍稍高出两耳上方绑起的马尾还残留着刚才发型的痕迹，带着波浪垂下来 [4] 。一点儿也不给人以成熟的感觉。

“怎么样？”

“.....看着显孩子气。”

“是吗？我觉得挺可爱的.....那我把这儿团成团子好了.....看，羊角头。”

“和制服不搭。”

“确实，和这么淑女的连衣裙一配，这发型就显得太活泼了。怎么办呐.....”

“大小姐.....您是在拿我寻开心吧？”

“穿帮了吗？”

“玩笑就到此为止了。另外，我已经知会您好几次，请您规范您自己的言辞 [5] 。您看好不好？”

从表情上我看不出来，但我已经激怒她了。我在这个时候会温顺地说一句“好的”，但是如果不在两人独处的时候我就不打算改正。如果那样就太令人紧张了。

最后因为时间不够，她干脆把头发放下来去了校舍。

后来听说，她不怎么喜欢散发。她说刮风的时候发丝会阻碍视线，在做事的时候很可能会犯下很大的过错。 [6]

按照那种思路而言，她应该感觉到留长发对她自己没有好处。但留长发很适合她所以也就那样了。她的那些职场同事的意见棒极了。就连我也想说“就这样留着长发就好”。

不可思议的是，她看起来完全不需要依靠别人，但却能让人感觉到她并没有弃他人而不顾。

我有点羡慕她。

“大小姐，约克家的女儿是不能迟到的。请您稍微快一点。”

我们走在通往校舍的红砖路上，快步在学生间穿行。从宿舍到校舍很远，但这条道被树木和花朵簇拥着，美丽至极。从没有在绿色的土地上成长的我，不禁想驻足安安静静地眺望一下美景。

“如果跑的话会被修女骂的。”

“那就竞走。”

“啊哈哈，你说的是什么？”

她牵着我的手小跑着。我一边看着她一边想着。

这世上不觉得我的事情无足轻重的人有几个呢？

“.....”

我一边跑一边想着。我能想到的只有我的妹妹，但她还只是个三岁的孩子。

她还不能清楚地念出我的名字，只能叫我“jie jie”。

我不想满脑子都想她的事情，于是我向着面前发话。

“喂！别去上课了，去别的地方怎么样？”

现在该怎么办呢？我是想让肚子空着吗？

“您想去哪里呢？”

我可爱的妹妹，她甜美的声音有时令人烦躁，有时又令人爱怜。

“随便哪儿都行.....两人一起.....天气这么好.....”

小天使柔软的卷发和万寿菊的颜色 [7] 是一样的。柔软的两颊也圆圆地鼓着。

“就想去个什么地方。和你在一起我就有胆气。”

这一切都令我怀念。

“走出这所学园是不可能的，大小姐。”

这一切都令我怀念。

“您哪里都不能去。”

我听到那样的话，心里一片冰凉。我停住了脚步。

她说的只是事实，这并没有恶意。虽说没有恶意。

“.....你在这时候说句谎话不行吗？对我温柔一点啊！”

我不自觉地把这些带刺的话说出来了。她马上说“实在对不起”并深深低下了头。我心里变得不愉快起来。不对，这不是我想要的。

我并不想这样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居高临下。

“.....呃，这次是我不好。对不起。”

我只是想要一个朋友一样的人而已。

我把她的手拉过来，把头枕在她的肩膀上。我一言不发，要求她抚慰我。不对，我可能是想找一个像她那样的恋人。她像是习惯了这种情况，沉默地用机械手抚摸着我的头。从我们身边来来去去的学生们就看着这样的我们。肯定又有人说闲话了，约克家的女儿和她的侍女有着不一般的关系。

怎么说都无所谓。我现在的伙伴，只有她一个人。

“约克小姐，偶尔和我们一起吃饭如何？”

在这所学园里，家族的名字就是自己的名字，所以我在这所学园就是以“约克小姐”这个名字而知名的。

约克家的先人似乎在某个时候与王族有血缘关系。好像是和德罗塞尔还是别的什么地方有关。

她是在德罗塞尔王国的推荐下，以侍女的身份派遣到我这里的，这些事在我们初次见面的时

候就说清楚了。第一次见面时，我觉得她只是个不招人喜欢的美人而已。如今她是这样的可爱。人类的感情真是难以捉摸。话说回来，约克家和王族有关系给人面上增光，这给我以及和我有关的事也增添了很高的话题度。因此，时不时有我完全不认识的同年级学生前来搭话。

自己还没有加入过沙龙。想和我做朋友。自己的父亲受过您父亲的照顾。我只是单方从她们那里接受信息。虽然她们告诉我的我一句也不信。

和我搭上关系，能给相应的同级生提高身价。

咳，人的身份是发生了变化了，但是本质还是一贯的。

我看着她点了点头。我只是笑了笑，什么也没做。我也决定，不该说太多话。

“非常抱歉，大小姐这次可能不能和诸位一同就餐。”

我说话如果不得体就会把我的性格里粗野的一部分暴露出来。所以在我的“教育”结束之前，这些事情都全权由她代理。学园规定，自入学之日起，侍女不能在学园内停留三个月以上。在那之后我就不得不独自应对这些事。

“.....以前也是这样拒绝我们的.....”

所以我这时候的对策就是从她这个老师这里偷偷学来的。

“大小姐的身体不太健康，她以前独处的时候居多，也不习惯过集体生活。和不熟识的人搭话她可能会发烧。在大小姐适应学园生活之前，各位还请稍微等待一下.....我已经记下了诸位和大小姐搭话的人的名字和家世。不管是谁我们都会邀请的。”

“是.....是吗.....那就算了。约克小姐，祝您一切安好。”

这样的回绝保全了双方的脸面。真是完美的淑女作风。被拒绝的同级生好像也没有因此而感到不快。其它人也迅速走开了。

“.....我们也走吧。”

按规定全校学生要在餐厅一起就餐。餐厅拥有露台，是一所具有开放感的建筑。即便全校三百学生及所有教职员工同时进餐，餐厅也能提供充裕的座位。在不同时期，这里会根据时令的不同筹办各种活动。从现在开始我们就要等待舞会的到来。我不得不为此做准备，虽说我并不喜欢。

“大小姐打算吃什么呢？”

“.....定不下来啊。今天我想吃面。”

在这里每个学生从事先定好的菜单选取餐点，然后向职员订餐。我每次都挺喜欢点不同的餐点，最后我在她的推荐下选择了加了大量海产品的浓汤面。自动手记人偶有在全世界旅行的经验，了解各地的名产和美食，所以这顿面的味道也是值得赞赏的。她自己只是点了一壶加了蔷薇花瓣的红茶，固体食物几乎没怎么吃，只有一块面包而已。

“你不觉得肚子饿吗？”

“我带着便携食品。”

她很快就吃完了饭，然后就一面喝着红茶一面注意着我和我周围的人的动向。我没有听说过她的过往，但她和我父亲周围保镖们的举动一模一样。他们吃饭十分迅速。吃饭的时候不能立刻把武器抓在手里，所以他们吃饭很快。我吃得也很快。我是在吃完上顿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下顿的环境下养成的习惯。

喝最后一道汤的时候，我本来想端起盛汤的器皿咕噜咕噜地把汤喝下去，但还是按捺着性子用汤匙舀着喝。喝汤时我注意到她一直在盯着一个地方看。有个用盆子端着饭后糕点和红茶的女孩子步履不稳地向我们这个方向走来。

哎呀，要掉下来了。

这个念头刚冒出来，女孩子就毫无征兆地跌倒下去。没想到还能有这么干脆就摔一跤的女孩子，连我也很吃惊。随之而来的惨剧显而易见。我已经做好了被好几种糕点撒一身的觉悟，

连忙把眼睛闭上了。

现实中不知过了几秒钟，但我想象中的情况并没发生。

“.....”

我提心吊胆地睁开紧闭的眼睛，看到她一手搂着女孩子，一手端着盆子的身姿。本来该被抛得漫天都是的点心多少有点走样，但还是都保全下来了。

“您还好吧？”

这位经历不明，在学园里以我的侍女的身份而闻名的女性漂亮地展现出骑士的风范来。

“还.....还好.....”

与点心一样平安无事的女孩子脸色染得绯红。能在极近的距离被那对碧蓝色的眼睛看着，又能听到她那样婉转悦耳的低声细语，真是令人羡慕。不知从那里传来尖叫声[8]，有这种想法的人必然不少。

“请您多小心。我陪您到餐桌好了。大小姐，请容我稍微离开片刻。”

我高雅地点点头，微微摆摆手，示意任她处理。她优雅地护送着女孩子走开，看到那个女孩子紧张的神情，说来失礼，我已经笑出来了。没办法。入学一个月以来，她和我同样成为一时的焦点。为她的容貌、声音、举止，以及彻底的绅士风度而倾倒的学生络绎不绝。怎么说呢，她就是容易成为这所女子学园.....受人敬仰的存在。外表看起来是位绝世佳人，内在像个男性。不对，还是有一些不同。

内心强韧，做事可靠，看起来冷漠但却温柔，给人以绝对的安心感。一直在我身旁，与我不即不离的身姿宛如骑士一般。

对。她想守护一切。她面对的并不是什么实在的敌人，而是我们面临的种种的不安。因为这些原因，私下里她被人称为“女骑士大人”，这我早就知道了。

“今天一天课程的复习就到这里.....下面要开始的是舞蹈的练习。”

一天的授课差不多到傍晚才结束。之后我们决定立刻返回房间复习授课的内容。我是没接受过所谓的“教育”。我要接受的全是我不知道的东西。

她受命前来，是为了让我暗地里从最好的教师那里接受教育，以期缩短我与其它学生之间的差距。期限是三个月，还剩下大约二十天，之后我就不得不靠自己挺过去。单说学习的话，靠自己多少也能做些事情，但要说到言谈举止和舞蹈，单靠自己就无能为力了。与德罗塞尔王室有缘并不是她从大量候选者中脱颖而出的唯一原因。推荐人曾经以乳母的身份照顾过王室的成员，好像是在雇佣自动手记人偶的时候发现了她作为教育者的潜质。当我父亲打算私下里给他这个令人劳神的女儿物色教育者的时候，这位推荐人曾经为他介绍过出色的人选。我不知道这个人清楚不清楚我的来龙去脉，但她做出的是一等一的判断。自动手记人偶里受过上流社会教育而且又年轻的女性有很多。以侍女的身份潜入学园也更容易。

从大学毕业的家庭教师可能年龄过大，但更重要的是她们并没有全面的素养。这样想的话，可以说，作为淑女的楷模，自动手记人偶说不定在哪里出现都不会丢人脸面。就拿别人的意见来说，至少她能胜任。如果我自己说的话，我已经感觉到，她和不好对付的人打交道已经轻车熟路了。我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真的要跳吗？我.....我绝对会踩到你的脚。”

“这并不是跳不跳的问题，而是完成必须去执行的任务的问题。”

面对我的顶嘴，她就这么平淡地回复。

“.....女骑士大人真吓人.....”

“.....您刚才说了什么吗？”

面对她冰冷的视线，我起劲地摇头。

“没.....我啥也没说，啥也没说。穿着制服跳就可以吗？”

“实际上是要穿礼服的。但是，大小姐您的礼服尚未制成，在礼服送来之前可以就这样练

习。我来负责男舞伴的部分。举起您的右手.....”

我只对握住她的手感到高兴。我照她所说的摆正姿势。

“这次开办的名义上是舞会，其实只是非正式的群舞 [9] 。只要记住最简单的华尔兹舞步就没有问题。不那么严格按照规矩也可以。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您和您的学友交谈的同时也可娱乐。我的目的是让大小姐您在邀请他人时不会为担当男舞伴还是女舞伴而困扰。”

她的手环绕着我的背部，我们之间的距离变得更近了。当我那并不太突出的胸脯碰到她看着不显眼的前胸时，我不禁脸红了。于是我闭上了眼睛。

“.....您这是在做什么呢？”

“我觉得嘴唇快要碰到一起了。”

“.....您能说说您为什么那样想吗？”

“身体.....身体挨得这么近，不觉得不放心吗？”

“我不觉得。我也不介意。”

被这个一点欲望也没有的人这么一说，我自己觉得很没劲。我勉强开始了舞蹈的学习。

“不要站在舞伴的正前方，半边身体要稍稍向侧面偏一点.....好的，现在我的手放在您的肩胛骨附近，这就是自然的姿势。不要摇晃肘部。舞蹈时身体虽说总是移动，但是要有意识地保持手肘的水平状态。 [10] ”

有意识地抬平手肘是相当困难的。我知道到了我平时的身体是多么松懈。只是保持这个姿势身体就开始抖动起来。

“.....真够辛苦的.....”

我的呼吸也变得痛苦起来，刚才的春心也无影无踪。

“这是熟练功。我们再重复一次同样的动作.....大小姐，舞蹈时行进主要是靠男性舞伴完成的。在群舞的舞场中男性舞伴的任务是保护女性舞伴。请让我来主导.....不这么做的话舞伴就会撞在一起，保护就无从谈起了。”

“越说.....我越想动.....”

“不可以。请您感受我的动作.....跟上我的节拍。”

“我快喘不上气了。果然好麻烦，身体都僵硬了。”

“身体马上就会柔软下来的。不要着急.....一步一步来.....”

打个比方的话，要是给她的教育方法打个比方的话，她的方法更像是胡萝卜与大棒 [11] 里的大棒。

仅仅几十分钟的练习就令人困倦疲惫。头一直后仰着，肌肉也很快就开始痛起来了。

我在休息的时候表达了我对舞蹈彻底的厌恶。我倒在寝室的床上，抱着枕头喊道。

“.....做一些更有意思的事行不行？！”

我不满地把脚甩过来甩过去，但她一句“您要走光了”就把我顶回去了。我和跳舞根本就不合拍。我抬头和她视线一触，感到她投来的目光中明显只含着“您真是令人为难”这样的意思。我愤怒地反抗回去。

“我没法子像你那样什么都能做好！我和你是有区别的！”

“.....有区别？”

“对啊，哪儿都有区别.....你这人太过分了.....”

这种区别让我连嫉妒都顾不上，直接进入放弃的状态了。

“你真是老天照顾呢。”

她又美丽，又聪敏，又见过世面，是高贵的职业女性。她和我这个被人打扮成商品出售的“女性”是不一样的。我生来就是为了被包装好，然后送给不知道比我多少岁的老头的。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而活，但是她有权利靠自己来做出种种的选择。

我已经没法靠自己来选择了。因为我已经做过一次关键的决定了。

“.....大小姐.....”

她紧挨着我坐了下来，用义手的手指迅速地拨开了嘴边的一绺头发。她素来面无表情，这时向我投来的目光却是温暖柔和的，这或许是我们亲密地度过了几个月的证明。

“您有点疲劳了.....”

这就是她的行事之道吗？她偶尔真的是，真的是.....温柔至极。这样的温柔虽然是用金钱招来的，但是我对它不能自拔。我已经看穿了，她在自动手记人偶里出名的理由必定是因为这个原因。

“强迫您做了过多的练习，真的十分抱歉。”

她会让人误认为自己是比别人更特殊的存在。连我也是。

“我去端热水过来。洗澡可以消解疲劳。”

任性的主人说了那么多不讲理的话，她却一点也不生气。她发怒的样子虽然不是我能想象，也许也有我能承受的地方。

我先感觉到似乎被人抛弃了，又为她的行为所震惊，变得不安起来。

“.....唉.....”

我像是机械装置一样，机械地伸出手去。

“我.....我也去.....”

我抓住她制服的裙摆，坐起身来。

“.....大小姐，水桶很沉的。”

“我不喜欢让你一个人端水桶过来。”

“大小姐您照大小姐的样子行动就好。”

“我要端。旁人面前我就当你所希望的大小姐。但只有我们两人的时候.....”

也许是看到了我说话时那一脸拼命的样子，她的眼中微微有一点笑意。

“我明白了。”

我们去浴场走了三个来回，才给带着金支架〔12〕的陶瓷浴盆里注满了烧好的热水。宿舍里有个大家都去的大浴场，但我们两人都不愿意去。她的双臂装着义肢，我也不想让她的身體暴露在他人的面前。

她把我带进浴室，说了一声“请您慢用”就准备离开。我把她留了下来。

“一起洗吧。”

“不用了。”

“我洗完水就冷了。”

“不要紧。”

“我乐意一起洗。”

“为了让大小姐您高兴，我不在这里就好。”

“这种对话反复多少次你都坚持不住的，痛快答应吧。”

“.....”

我早就清楚她耳根子软这一点了。

她好像还想说什么，但只说了一句“好吧”。

“但是，宽衣的时候请您不要一直盯着看。也请您不要有随意的身体接触。一旦有不得体的行为出现，我就会停止做这件事。”

我为我内心中隐藏不了的事情反省。

我和她一起浸在浴盆里。浴盆虽说很大，两人一起洗的话还是太小了。她极力避免自己的义肢浸在热水里，于是就坐在浴盆边上，我在浴盆中把膝盖收了起来。她在用浸了热水的毛巾擦拭身体，要我不去盯着她的身体看实在是太难。和不运动的我不同，她的肢体是紧绷的。肌肤闪耀着珍珠般的光泽，绘画里的天使的写照也就无非如此。这样的丽人的身体无论什么

性别的人都为之注目。

我以尽可能自然的方式换了个话题。

“对了。你在上课结束之后，在校门口被那个学生叫住过吧。就是午休时摔得惊天动地那个……”

“嗯……那个时候离开您身旁，我实在是抱歉。”

“这就好。她没对你做什么奇怪的事情吧？”

“还没有人像您这样闹着要和人接吻。”

在她心里我大概是头号危险人物吧。

“对了，那时候她把什么东西包好当礼物送给我了。是给指甲上色用的……是叫指甲油吗？好像还有好几种……但是我的双手都是义肢，所以我在想我应该怎么处理她送的礼物。”

她的义肢漂亮地装在两肩附近，给人以不大自然的感

大概因为这个原因，她给人的感觉不像是人类。说真的，她就像个机械人偶。当然，肉体的部分充满了诱人的魅力。

她有着怎样的经历才会如此呢？她的双臂是被切掉了呢，还是坏掉了呢？我能看见的不止这一处伤，从脖颈到足趾都能隐隐约约看到大大小小的伤痕。

“这样啊……”

这片大陆的战争几年前才结束。我虽然没听她说过她的过往，但我能猜到几分。

本来，她应该有一双和身体其它部位一样润泽白皙的双手。虽说她说不上直言无隐 [13]，她也一定不喜欢自己的双手变成了机械这个事实。

所以我特意把话说得更明白了些。

“我给你涂在脚趾上。洗完就可以涂。她好不容易拿给我们的……为了她也该给你涂。你要是接受我的意见我说不定就高兴了……”

“……大小姐……”

她用手拧了一把长长的金发，水滴从头发上垂落下来。

“……您一次也没问过我手臂的事情呢……”

滴滴答答跌落的水滴好像沙漏中的流沙一样。

这让我意识到了我和她之间剩余的时间。我贴在她身边微笑了一下。我举起双手，示意我不会有丝毫触碰她的意思。然后我把脸枕在她的膝盖上。脸颊有着微温的触感。我想象中碰到的应当是女孩子柔软的肌肤，但实际并非如此。

“你也没问过，我在成为大富翁的女儿之前，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我喜欢她，无论是她的未来、过去还是现在，我都想一人独享。但我有想对别人说的话，和不想对别人说的话。我并不高贵 [14]，这一点我还是有自知之明的。

但是我却成了高贵的人。

无论在什么情形下，我都不想对她讲述我的过去。

那天晚上，我和她一起在脚趾上涂了指甲油，然后就睡下了。我做了个梦。关于妹妹的梦。我和妹妹一起在吃松饼。是在一个我不认识的地方。那是一处朴素的木房子……要说如果要展现家庭的幸福完满的话，那就应该在这样的地方展现。

我和妹妹一起住的时候，就从没吃过什么松饼。说不定我们是梦想成真了。我和我的妹妹一起幸福地进餐的美梦成真了。

在梦里我们在松饼上加了不知道多少蜂蜜和奶油，又把樱桃点缀在上面。她用勺子还不太熟练，我就用勺子喂她吃。

当我问她好不好吃的时候，她笑着点了点头。看到她的笑脸我简直高兴得不能自己。

就在这个时候我醒来了。

我全身都充溢着强烈的幸福感，这是什么样的快乐和药品都无法给我的，但我的泪水和咳嗽

还是止不住。

我用睡衣的袖子擦去鼻涕和泪水。我并不是想流泪。

话虽这么说，但这种人体机能有什么用呢？哭也派不上任何用场。

我已经亲身体验过了，就算是哭泣，也不会有任何人伸出援手。

我已经无法平躺，忍不住坐起身来。发病的时候躺着会很难受。

我按着喘息着的胸膛，拼命地压制着自己的咳嗽。在与父亲见面之前这种病就发作过，不过没有性命之忧。只是咳嗽令人不适。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现在应该是幸福的才对，但身体却开始为不幸和痛苦而不平。

我已经选择过了。为了那个孩子我不管怎样都会坚持下去。我真心认为，无论什么我都能够承受。我坚信，无论我度过怎样寒冷的夜晚，我这种想法的热度都不会褪去。

这些想法在我的状况改变后从未变过。

话虽如此，我现在为什么这么痛苦呢？

“大小姐。”

暗夜笼罩下的寝室里响起了她清冷的声音。我肩头一震，转脸望向旁边的床位。不知何时，她已经坐起身来注视着我。她的那双蓝眼在昏暗的房间里如同烛火一般闪耀着。

“咳嗽……”

“我去给您拿水。”

“不，不用。没意义的……”

“我去去就回。”

我还没出声要求的时候她就已经回到我这里来了。她把自己的枕头和寝室里长椅上的垫子收在一处，叠了好几层。把它们垫在背上，就是坐着也能保持舒服的姿势。她在我身边坐下，用一床毛毯将两人裹在一起。我的手伸出来的时候，她就把手握住。

“你不躺着不会很难入睡吗？”

“我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能入睡。”

“你的工作真是出人意料呢……你是自动手记人偶……却和我这样的人一起相处了三个月……”

但也就只剩一点时间了。

“工作没有好坏之分。而且，握着您的手并不是工作。”

在这个充满了谎言的学园里，我和我唯一的伙伴的时间还剩下一点点。

“……嗯……”

我把头靠在她的肩膀上。

“你真的很温柔……为什么呢？”

“您指的是什么？”

“你啊，平时都很严厉的……这个时候却温柔的不得了……为什么？我这个人很讨人嫌的……从一开始就是……”

“讨人嫌？”

“我不清楚您给我说过什么”，她的脸上露出这样的疑问。

“刚见面的时候我不是给你说过吗？‘我不打算和你合得来。教育相关的谈话要尽可能的少，除此之外不要和我搭话。’”

那时候的我刚刚被人抛进我完全不了解的世界里，我把眼前的所有人都视为敌人。我心里认定，这个高高在上的冰山美人一定在心里藐视我自己。

“您确实那么说过。刚开始的一段时间我就是按您的吩咐来的。”

“哈哈。我的吩咐已经不算数了……我……真差劲……你……真温柔……”

那是入学一周左右的午夜。

像现在这样，我的疾病发作了。我记得她马上就有了反应，坐起身来。她就在我旁边的床上，不时地注视着不停地咳嗽着的我。

她就只是看着，差劲到家了……我心里恨恨地想着。

伙伴我是一个也没有的。

我并非被不幸所淹没，但我心中考虑的除此之外别无他物。

我一下子收住了眼泪，把身子蜷缩起来。

我不能输，这样弱小是不行的。我的懦弱导致了我的咳嗽。

就算我大声怒吼，咳嗽也只会更糟，好是好不起来的。

气喘这种病是没有特效药的。我只能等它平复下来……

连呼吸都令我痛苦，我却什么也做不了……

我的大脑已经一片混乱了……

我想入睡，但是却睡不着……

眼皮在打架，脑袋也昏昏沉沉，但咳嗽却妨碍着我的睡眠。当我陷在这种恶性循环中快要尖叫出声的时候，我感受到了背后传来的温暖的触感。我害怕地抽搐了一下。这样的经历我以前从没有过。我扭过脖子向身后看去，看到她在默默地抚摸着我的后背。

她虽然一言不发，我却能看到她眼中的担心。我感到她一直在抚摸着我的后背。在黑暗中我对上了她的视线，她张了张口，但是最后又闭上了。我终于意识到，她在询问着，您怎么样了？

唉……我……

我是说过，叫她不要和我说话。

她就像机械一样忠实地照我说的去行动了。所以她连“您还好吧”这样的话都没问过……是我自己预先下的命令……真的很差劲……

差劲的人，是我。

我垂下脸去，在暗中任泪水流淌。

我这人只想着自己。

她并没有停下手。把世界弄得这样差劲，难道不是我自己造成的吗？

这样的想法不经意在脑海中浮现。因为，从她的角度看，自己的主人这么讨人厌，自己还得为她担心。她也一定很想睡觉。不开玩笑地说，和这个又傲慢又没教养的小姑娘在一起生活三个月不亚于一次刑罚。但是，她是温柔的。

真的很温柔。

只有她在我身旁的时候，我的世界可以说才变得温柔。我能感觉到，我多么受她重视。连我自己也增添了一点点光辉。在这个充满了否定的世界里，我头一次能够畅快地呼吸了。在度过这个夜晚之前，我想重新向她许愿。

如果可能的话，我想普普通通地，以同龄人的身份和她说话。

“我温柔吗？”

她脸上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来。她好像并没有那样去做的打算。

我从毛毯里伸出头来，把两人的脚并在一起，看着两人的脚趾笑道。

“……你很温柔呀……”

“是吗？我……我只是在模仿别人。我以前受伤的时候，照顾我的人在我受伤的地方就像这样放一个垫子，这样就不会使我感到疼痛。多亏如此，我在那段时间里才能好好休息。我因疲劳而发烧的时候，照顾我的人半夜里为了送水给我喝，起了很多次床。”

据她所言，因为她曾经被别人温柔以待，所以她在遇到发生同样的情况的时候能模仿那时的举动。

“……这样啊……”

这世上能做到这样的事情的是什么呢？

能够意识到这种举动的真正意义的人有多少呢？

“大小姐，您如果睡不着的话，我给您讲讲星座的故事吧。我一直在学习这方面的知识。”
人只顾着自己的事情。

“嗯。”

有些人连别人的爱心都要算计，从中谋取利益。

“那我就讲一讲这个季节夜空中闪耀着的双子星的传说……”

完全理解平平常常的温柔的可贵之处，那要在受过不知多少伤以后才能做到。

“嗯。”

我想变得更强大。

无论经历怎样的风浪，我都想拥有不屈不挠的灵魂。无论悲伤和孤独如何来摧残我，我都想拥有一颗百折不挠的钢铁之心。然后，我想对理解我种种事情的人更温柔一些。她的这份温柔之所以刻骨铭心，一定是因为她也受过刻骨铭心的伤害。她的身体上刻着无数的伤痕。她心灵上的伤痕不也应该是一样的吗？因为她是受过伤害的人，所以这份温柔和别人是不一样的。我能感觉到。

此时此刻的心情我永远不会忘怀。

慢……快……快……转身…… [15]

练习了不知多少次以后，我们终于迎来了舞会的那一天。我这里收到了邮件，是以我父亲的名义寄来的。寄来的大箱子在我寝室的床上堆了好几层。解开箱子漂亮的包装，里面露出的是宝石，礼服和高跟鞋。她的邮件也到了。

“……”

她在查看随邮件送来的清单的时候，露出一副憋着喷嚏打不出来的表情。

“你怎么了？”

“……我的礼服是我社的社长挑选的……送邮件到学园门口的大概也是我认识的邮递员。清单上有他的涂鸦。”

清单上写着送件人的名字，名字旁边有个像是小孩子画的笑脸。在笑脸上还标着一个对话框，里面写着“你还在玩吗？”

“这什么意思？”

“意思是希望我早点回去。”

“……哦。”

“我的本职是为委托人代笔写信。接受这次委托是因为和约克家关系密切的德罗塞尔王国给我社寄去了委托函。我说的这些话本与大小姐没有关系，之前我们接过德罗塞尔王国的委托，后来对方就给我们介绍了形形色色的工作……对我社而言，那些工作都很难推辞。我社的社长也接到对方委托，这就是我来到这里的缘由。不过我从来没有离开我社这么长时间。学园里和外界也很难取得联络，所以我也无法定期向我社汇报。这张清单，是他在用他自己的方式表达他自己的关心。”

她的声音比平时要温暖。刚才大概是在强忍着笑容吧。

是吗？学园外还有这样的人存在吗？

如果是以前的我，心中必定已经满是嫉妒了。

但是在和她一起度过的三个月里，我知道了她是什么样的人，我通过她，我也了解了我是什么样的人。我自己的价值观也多多少少起了一些变化。

她虽然总是面无表情，她要是高兴的话我也高兴。当然我也会感到寂寞。

“你今天就要回去了吧？”

“是的。舞会结束后合约就到期了。今天夜里我就启程出发。”

“那我们就一起好好享受一下……这次舞会。”

我挤出一点笑容来。只剩一点点时间。我想在你心中留下我的美好形象。

“那么，再会了。”

我喜欢你。我想让我自己成为你美好回忆的一部分。

就算我不能成为你人生的一部分，就算你把我忘记，就算只有我还记得这些事情，我也愿意去努力。为了我喜欢的女孩子，为了我可爱的妹妹。我希望你们成为优秀的人，我自己也想成为优秀的人。

“你愿意护送我出席舞会吗？”

我一边说着，一边开玩笑似的伸出手去，她却非常认真地点了点头，然后向我行了一个屈膝礼 [16]。

“我很愿意，大小姐。”

就算是以女骑士的标准来看也是潇洒到无可救药。

手上是用带着刺绣的黑色蕾丝制成的手套。

脚下是用镶嵌着宝石的鞋带扣紧的华丽的高跟鞋。

眼镜用不着了。因为我有护卫。

鲜花编就的花冠戴在精心梳理的头发上。

浅粉色的方领绸缎礼服像羽毛一样轻盈，如绽放的花朵一样吸引他人爱怜的目光。裙撑一直垂到脚踝，裙裾火红得就像用重重的蔷薇花瓣堆成。

在这所学园里不显出成熟的姿态是不行的，所以路过的同年级学生在小声议论着我形象的变化。不对，她们并不在议论我。她们议论的是另一个人。

“大家都在看你呢。”

高领礼服漂亮的遮盖了她脖子以下的身体，没有一点点身体暴露在外。长袖和长手套构成了完全防御。挑选衣服的人的品味令人赞叹。她机械的手臂被优雅地隐藏起来。

“有什么不得体的地方吗？”

“没有啊。很漂亮啊。”

“大家都装扮起来了。”

“你是其中最美的那一位。”

她长长的金发结了发辫，从面颊两侧流泻而下 [17]。从她身后看去简直是动人至极。

她的头发上和礼服上都点缀着一朵一朵的蔷薇，就如夜空中的点点繁星。她对我的话虽然抱着少许的疑问 [18]，但她的这份美丽可以让人注视到地老天荒。

餐厅在装点下变成了舞会会场。

帐幕上点缀着白色和蓝色的亮片，在它的覆盖下会场有如夜幕笼罩下的世界。通风的天井中无数银色的气球正在浮起，挤满了整个天井。数不尽的长桌首尾相连，学园的厨师们正在其上大展身手。

肉类也好，鱼类也好，色彩斑斓的珍馐美味任人自取。挂了糖霜的纸杯蛋糕和曲奇饼成排成排地放置着，令人无法忽视它们的存在。餐具的布置也凝聚着不少巧思。茶杯上点缀着花朵，玻璃碗中摇曳着蜡烛，玻璃全都装饰着雪纺的丝带。

“……撒出的钱真是可观啊。就像是办婚礼一样。我可不想去。”

我感觉到我就像在梦境中一样。

和初次置身在这种场合中的我不一样，她在其中坦然自如。

话说回来，和平时没什么不同。

“我给您拿点东西去吧……您有什么想要的吗？”

我把手放在腹部低声抱怨着。

“束腰让人很不自在，我不太想吃东西……别离开我身旁。我的视野现在受限，看东西都是

模糊的。虽然不是什么也看不见.....”

“我和您约定，绝不离开您的身边。”

尽管她和来来去去的人不知对答了多少次，但她遵守着她的约定，在我身边寸步不离。

宴会到高潮时，志愿报名组成乐团的学生们各自拿起乐器，开始演奏乐曲。

人群开始骚动起来，一对一对的舞伴伴着音乐走入会场。

这个时刻还是来到了，我的胃不禁抽搐起来。

一旦失败，我本不是大小姐的事实就会暴露。

这会使约克家威严扫地。以成为约克家继承者为由换来的承诺就全都不能做数。虽说嘴上说了多少次不情愿，能努力到这个地步为的就是这些承诺。

“大小姐。”

她在我耳边轻轻的一句话让我汗毛都直立起来了。

我转过自己紧张得浑身僵硬的身体向她望去。在我旁边的是.....

“请您放心。大小姐您的舞蹈已经很完美了。我可以向您保证。”

我唯一的伙伴。

“穿自己不习惯的鞋有可能会跌倒。不过您大可不必担心。”

了解我的所念所想，唯一的女孩子。

“因为我会保护您的。”

我的她就像骑士一样。有你这句话，就绝不会有失败。

因为我知道的。

你从无虚言，言出必践。

和别人在一起只是几个月就对人推心置腹，我真是愚蠢。

原本我不会如此大意的。但是。

但是，因为是你。

“嗯，我相信你。”

因为是你。

“感谢你一直以来所做的一切，这是你最后的工作了。”

因为是你。

“虽然把男舞伴的责任交给了你，但是还是让我说一句.....”

因为是你，我喜欢上了你，也追赶上了你。

“薇尔莉特，请把你的手给我。”

金发蓝眼的自动手记人偶。

我见过的最美丽最高贵的人。

薇尔莉特·伊弗加登说道。

“我很愿意，大小姐。”

她露出了淡淡的微笑。

舞会过后，我和她一如往日一样一起入浴，擦干对方的头发并为对方梳头。

薇尔莉特就像我刚见她的时候那样，身着一件缎带装饰的连衣裙，外面披着短外套，戴着翡翠绿色的胸针，穿着可可色的长靴，在半夜里离开了学园。

明天我一定会成为众人质问的对象。

比如被别人询问女骑士大人去哪里了这类问题。

临别之际，我只提出了一个愿望。

“总有一天我会把钱付清。尽管现在我自己没什么好给你的，我也一定会报答你这份恩情。

我可以以朋友的身份拜托你一件事情吗？”

薇尔莉特·伊弗加登用她那澄澈的声音回答道。

“艾米·巴特雷特小姐。朋友的钱我是不能收的。”

听到这句回答，心头涌上来的悲伤使我一句话也说不出口。

我和她从那之后就没再见过面，但是书信的交流会永远持续下去。

当伊沙贝拉·约克还在用艾米·巴特雷特（Emmy·Bartlett）这个名字的时候，她在黎明将近的红灯区捡到了一个小女孩。“下次给我偷点更好的东西回来。”

从收购赃物的当铺里走出来的是戴着鸭舌帽，穿着一件高领短外套 [19] 的少年。仔细观察的话，少年其实是穿着男装的少女，她的身体还未长成，因此不容易看出性别来。

穿着男装并不是少女的兴趣，这么做大概只是为了守住自己的贞操而已。

这里就是这样的一条街道。艾米对败德的当铺老板一面咂着嘴，扮着鬼脸，一面走出门去。就在这时她看到地面上坐着一个小女孩。

——啊呀，这孩子。

说是少女，其实更该说是一个婴儿。是“生意”上的认识人的孩子。话虽这么说，这孩子的亲人也不过是与艾米年龄相近的孩子而已。

艾米居住的红灯区一带是几个大的街区的交界处。消耗完补给的旅行者和来来去去的军队构成了这里顾客的主体。

这条街最多的是妓女，其次是小偷。也有人兼职做妓女和小偷。赃物被人卖到当铺，当失主出现时，当铺再让失主以几倍的价格赎回。销赃和赎买构成了买卖的恶性循环。这样的事艾米在刚才碰到这个孩子的当铺目击过很多次，和她的母亲也闲聊过好几次。

“你的妈妈呢？”

艾米问她的时候，她向不远处指了一指。那儿有个人倒在地上。

那个人的头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扭着，艾米马上明白了，那个人已经死了。

“别动。”

“是么？死了么？”

是情杀呢，还是被人劫杀呢？对谁说有人死了都没用的。这条街上九成的案件都被搁置一旁，在这条街上活下去很糟糕，这是有目共睹的。

但是，我们除了这里，除了这种生活方式以外一无所知。这是只有我们才能生活的地方。

艾米低头看着孩子，她还不能理解母亲已经死亡的事实。她长着万寿菊色的软软的卷发。她身上的衣服很粗糙，但她继承了母亲可爱的容貌。要是放着她不管，什么地方的人贩子立刻就会把她掳走卖掉。那样就会像艾米一样被卷入到偷盗者的行列中无法自拔。更残酷的结局可能是，她会被人切成块，然后卖给某些好事者。

“我还从你的妈妈那里拿过面包呢。”

艾米曾经也为同样的抉择所逼迫。这个孩子她视若己出。

“当时我什么也没偷到，不知道饿了几天，那些面包可帮了大忙了。”

其实并没有人给过艾米面包，艾米只是为了找个理由而撒了谎。

“所以说，让我帮忙把你妈妈埋了吧。”

艾米马上冲回当铺，和当铺老板交代了事情的缘由，希望借用一下人手。他们都是孩子母亲的熟人，但没有人愿意向警察报告。讨论以后，他们不声张地把孩子的母亲埋葬在一处无名的墓地。埋葬过后，人们都睡眼朦胧地离开了。

“你打算怎么办？”

当铺的老板就没把墓地前徘徊不去的孩子当人看。

“你是打算把她宰了呢，还是卖了呢？如果是我，我就把她切成块。”

那个时候，就是这个人要我当小偷。

对艾米而言，每天当小偷的生活是最糟糕的生活，不过没有被泡在福尔马林里大概就值得庆幸了。但按道理说不该憎恨这种生活才对吗？

被人强迫以这种方式在世上生活下去。

“.....我想要她当我的妹妹。”

“啥？”

所以说艾米想给这个孩子以其它的选择。

“我想要她当我的妹妹。不杀也不卖。”

既不被人利用，也不去利用他人。

如果不生在这里，说不准就会像个普通的孩子一样被人爱护着活下去——要给她的就是这样的选择。

“艾米，这不是你家的孩子。你做这种事，图的是啥？”

当铺老板看着艾米笑道。

“报仇。”

为了自己，为了这个孩子，也为了这个孩子的母亲。向给人以不幸的世界和命运复仇。艾米从降生的那一刻起，就在愤怒着。

无论是母亲被暴徒杀害的时候。还是被人强迫偷盗的时候。即使现在伫立在晨雾包围的墓地中，艾米也在愤怒着。这世界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

我和她做了什么？为什么这个世界那么不公平？

这世上的荒唐，暴力和残酷令人作呕。每天身体和心灵都在痛苦。没有不痛苦的日子。

创造这个世界，赐人以人心并且让人降生在这个世界的家伙脑子也坏掉了。

你就是个最喜欢看人类苦痛的变态。艾米就这样诅咒着神明。

“我要让这孩子幸福。她本来应该倒霉的。我要改变她的命运。打算用这孩子捞钱的恶棍和给人这种命运的神都见鬼去吧.....你瞧着.....我绝对绝对会让这孩子走上正道的。”

艾米·巴特雷特成为伊沙贝拉·约克是在那一年之后。

艾米开始明白如何去爱人的时候，以她父亲的名义派出的使者前来找她。据使者说，约克家的家主曾经花钱把情人打发走，现在他们需要那个情人的孩子。传染病过后约克家的继承人们一个接一个地倒下了。他们会把艾米从贫困中拯救出来，所以她要把自己交出去。

使者说起话来礼貌而郑重，但是要人答应的合约却是这样的内容。命运搞起这些荒唐的事情来倒是有效率。

世界一直在利用艾米。艾米向使者询问妹妹的事情，我如果去了约克家她会怎么样？使者看着还不能离开艾米怀抱的孩子，微笑着说道，以后你和她不会再见面了。妓女的女儿不能和约克家的家主沾上任何关系。照我说的话，你就应该把她舍给孤儿院或者想要养子的家庭。这样对这孩子才好。你想让她像现在这样生活吗？

使者说着，露出嘲讽的表情来。

艾米听到这句话，环视了一遍整个屋子。

这屋子一个人住都嫌小。屋子不知已经建成多少年，屋顶和床都倾斜着，暴风雨一来就会把它们连房客一起吹走。

厨房的锅里还剩着两天前做的汤，今天除此之外并没有其它食物。

窗帘的一半已经掉下来了，但也就那样用着。

床上倒着给妹妹买的人偶。

还有两本画册。都是别人拿来的东西。给孩子玩的玩具只有这些。

因为这种暗无天日的生活，该清洗的衣服在洗衣筐里堆得溢出来。

这是间肮脏的屋子。没有什么漂亮的东西。

但为此现在的艾米也已经竭尽全力。除此之外她什么也做不到。

就算她怎样不辞劳苦地工作，上天也不会降下任何恩惠。

神就不存在。至少神没在艾米身边现身过。

她的人生没有希望。没有热情。没有温柔。
在这个昏暗无光的世界里，没有一点点闪光的东西。
如果有什么美好的事物的话.....

“jiě jie.....”

艾米的怀抱中有着她人生中最珍贵的事物。

“jiě jie.....”

妹妹发出了哭泣般的声音。也许因为全身都感到了保护者的不安，她在艾米的怀里哭闹着。

“jiě jie.....”

她还不能流利地说出艾米的名字，这是艾米教给她的称呼“姐姐”的简化。

“jiě jie.....”

这孩子长大以后，想教给她的事情还很多。

“jiě jie.....”

想让她去上学，去交朋友，想让她去体验好多好多快乐的事情。

“.....”

虽说最开始是为了复仇，但现在不一样了。希望从总是令人不满，暗无天日的人生里孕育出来。

去拯救只有自己才能守护的小小生命。

它已经成为了艾米唯一的，最高的愿望。它成为了艾米战斗着生存下去的理由。

“说吧，你的答案只有一个而已。”

在黑暗中伸出手的男人大概不是天使而是恶魔。

往前走的人要舍弃一切希望 [20] 。艾米的脑中如警钟长鸣。

好不容易找到了人生的价值，不能和它说再见。不想这样做。想逃出去。

但是。

和使者说得一样，答案只有一个而已。

在绿树丛生的街道一侧，有座由教堂改建而成的孤儿院。

这是德罗塞尔出资建成的国立孤儿院，为了院中孤儿生活所用的食粮，建筑物四周改造成了田地与牧场。孤儿院领养的孩子有时一边一起玩耍一边务农。

看管孩子们的职员正在训斥孩子们要他们认真干活的时候，从远处少见地传来了摩托车行驶的声音，它在未经修整的土路上轻快地奔行着。

穿过明丽的自然风光，摩托车就在孤儿院跟前停下了。

职员们正战战兢兢地上前打问的时候，摩托车的驾驶员从车上下来了。

“有邮件。”

这个奇怪的邮递员穿着一双在乡下很难走路的高跟靴子。

这人说话虽然粗暴，但口齿很清楚。

邮件是几封信，收件人就是最近刚来孤儿院的小女孩。

她还是没法干农活的孩子，但邮递员坚持要把信交给小女孩本人。孤儿院的职员虽然很为难，但是还是把邮递员领到女孩所住的房间去。

房间还残留着教会时代的彩绘玻璃，房间中的小女孩就呆呆的看着从玻璃漏进房间的光线。

明亮的居室充满色彩鲜明的光芒，而她就浸在这光芒之中。

房间是孩子们公用的游戏场所吧。大量的书架和玩具就放置在那里。

看上去是真心喜欢孩子们的年轻修女正在注视着其它的孩子。

“.....喂，给你的两封信。”

邮递员蹲下身子，到孩子目光看得见的地方递出信件。但孩子并没伸手去接。

她说不定是第一次接到信件。

她把嘴里吮着的指头抽出来指着自己。

“tài_lā.....”

大大的眼睛中闪耀着似乎能把人吸进去的光辉。

她好像在欢迎着突然出现在她生活中的奇怪的邮递员。

邮递员发出的声音与自然融为了一体。

“对，你的。”

她眯起眼睛微微地笑了。

“tài_lā_de.....”

“对，泰拉·巴特雷特的两封信。你识字吗？问这种小鬼我还真是蠢.....喂，我问你，这小孩认字么？”

默默无语的年轻修女被眉清目秀的邮递员这么一问，变得面红耳赤。

她无言地摇了摇头。

“.....没法子.....喂，泰拉，我就拆信替你读。行不行？”

“tài_lā.....”

“行还是不行？”

“gē_gē.....”

“谁是你哥哥？我有贝内迪克特·布鲁这么优秀的名字.....不不不，听着。这两封信是从不同的寄信人那里来的。一封来自薇尔莉特·伊弗加登，是我的同事。‘如果有什么困难或者是为前途着想的事，就来找我。’，她是这么写的。连C·H邮局的地图都附上了.....前途不顺的时候就过来。”

邮递员贝内迪克特念完信以后就把信硬塞给泰拉。

“另一封，寄信人不明。写的是.....啥东西.....这么短.....”

贝内迪克特把信纸翻过来也没找到其它内容，就直接把内容念了出来。

“这是守护你的咒语。‘艾米’，只要能咏唱它.....只写了这些。”

泰拉对这些话的反映出人意料。

她的眼睛睁得圆圆的，不停地眨着眼睛。

贝内迪克特一字不差地把信件念了出来，听到这些的修女却歪着头投来疑问的目光。

“你得教这小孩识字啊。”

“.....可能是过去成长的环境不好，这孩子吸收知识比其它的孩子慢。其它的孩子我们也要照顾，所以没有贴身教育她的时间.....”

我知道啊，贝内迪克特接着这句话说下去。

“这小孩长大的时候识字就有用了。最重要的是我不能再念信了.....我好不容易才把信送到这里。信不就是想让别人看才写的东西吗？这儿不是有两个人嘛。给为这小孩写信的人花点时间也好，就教教她怎么念信。”

和自动手记人偶不同，邮递员的工作是配送信件。但是把人们托付的思念好好地送到指定地点，从这点上来讲两者是相同的。

自动手记人偶会和委托人见面，但几乎不和收件人见面。确认邮件送达是邮递员们的任务。

泰拉并未注意到贝内迪克特和年轻修女的争论，她在口中念出她刚刚学会的词汇来。

“.....ài.....jiě_jie.....”

她念着念着，就念出不一样的词汇来了。

这是泰拉人生开始不过一年的时候用来称呼和她住在一起的人的名字。

崭新的床铺，不认识的形形色色的人。

每天都是全新的，很快就会冲淡她对那个人的记忆。

泰拉不记得她母亲的长相了。

她关于“jiě jie”的记忆也会被燃烧殆尽吧。

“.....jiě jie.....”

但是，现在不一样。

还能想起那时那个人给的布偶，还能想起那个人做的汤的味道。

“jiě jie.....jiě jie.....”

还能想起被人抱起的时候感到的温暖，还能想起那个人头发上飘来的甜美的香气。

“jiě jie.....”

还能想起，那个人对自己来说是多么重要的存在。

在泪水渐渐涌出的眼睛里，浮现出那个人的身影来。

“ài mǐ.....”

那是泰拉·巴特雷特（Taylor·Bartlett）只要需要勇气的时候就会咏唱出来的，魔法的咒语。

少女在仰望着。

仰望着顶上插着风向标的红砖楼。

少女在路边驻足时，这所稍显陈旧的邮局里人们进进出出，络绎不绝。

拿着小包的青年。

怀揣送给心爱之人书信的少女。

邮局的窗口已经开了。

邮局里一位邮递员一面打着哈欠一面跨上一辆摩托车。

一位妖艳的美女紧随其后开始小跑起来。

邮递员对强行坐到摩托车上后座上的她咂着嘴，背地里露出的并不是嫌恶的表情。

三楼的阳台上传来一阵开朗的笑声。

伴随着的是某位女性含着怒气的声音。

一转眼拿着茶杯的男性出现在阳台上。

少女不过是街景陌生的一部分，但他一看到少女就爽朗地挥起手来。

从他身后，一位有着耀眼银发的女性也露出脸来。

比想象中更加吵闹，但是哪里又令人怀念的地方。

对少女而言，那个地方曾在梦中见过。

少女紧握连衣裙的裙裾，向前跨出一步。

同时咏唱起魔法的咒语。

“艾米”

我亲爱的泰拉：

这是一封无法寄出的信。

我和你以后再也没有交集，有人要我做出这样的承诺。

泰拉。

我.....实际上.....并不想成为你的姐姐.....而是想成为你的母亲.....

因为我爱你，所以我做出了这个任性的决定。

这对你的人生，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总是希望着你的人生的方向驶去。你可能会忘记我吧。你可能会觉得，在你自己成长的过程中，你的身边没有亲人吧。

但是啊泰拉，就算我不在这个世上，就算我从你的记忆中消失，只要你呼唤我，就足够了。

我和你之间的牵挂是永远的。

我喜欢你的头发、眼睛，和你的笑容。

我希望你能幸福。

这一切是永远不变的。

“艾米”已经是一个没有人使用的名字了。
因为我爱你，我舍弃了“艾米”这个名字。那一段时间在我心里已成为永远。
就像咒语一样，如果你咏唱出来，它就会存续下去。喜欢着你的我，会永远地存续下去。
所以，我的泰拉啊。
你如果感到寂寞，就呼唤我的名字吧。

第3章【贝内迪克特·布鲁】

只有彼此的体温，是活着的证明。
——我好怕……
听到那个人的话，我总是会回答，没关系。
——哥哥会想办法的。
名为自我的存在，由妹妹而生。
被她依赖，感叹着，啊……原来，我是哥哥啊。
我如果不更靠得住些，她一个人可不行啊，我必须活着。由此振作起来，奋力生存。
只是，想不起来。也不明白。
我究竟被谁摧毁了？
被我自己吗？
什么都搞不清楚，只是，至少在那里一定存在。
一定，倘若，有一天，能够相遇的话，就会恍悟。
即便相忘江湖，即便印象模糊，倘若蓦然回首，一定会恍悟。
相信对方也是同样。
那仅存的一份思念，像熹微篝火，残留在我的心里。
散落在世间的一块块大陆，不论大小，在居住其上的人们看来，却是相差无几。
只要有人类存在，无论海角天涯，都是同一片土地。
他们耕耘，栽种。
收获，安居，增色。
创造，失败。
避世，忍饿，成功。
交谈，生郁。
摧毁，痛哭，压迫。
苛虐，背伦。
忏悔，永诀，生敬。
喝彩，繁衍。
悲泣着。
怠惰着。
怀旧着。
彼此相爱，彼此厮杀。
而他，也是同样。
某个大陆上，持续多年的“大陆战争”告一段落的时候，似乎是理所当然的，另一片大陆依然烽烟四起。说起名副其实与战争颇具渊源的职业，就不得不提到佣兵。
游荡于这片土地上的佣兵们，尽管类型各异，却大都是不论阵营的自由战士，只拿钱办事。
今天身在东边，明天投奔西边。哪怕是一起喝过酒的伙伴之间反目成仇也不在意。就算一向宠爱自己的主人头上那首级，曾经春宵一度的女人故乡的村落，这些一旦与金钱挂钩，也可以随随便便弃之不顾。

就连这具肉身，也会被当做可以抵押金钱的现成资本。

而现如今同样如此，孤身一人的佣兵也好，聚集多人的佣兵团也罢，他们为达目的，不惜一切哪怕九死一生。

“.....好冷.....”

干风夹杂着金光闪闪的沙屑拂过，茶金色的发丝飒飒飘动。

一个男人像是刚出生的婴儿般，一丝不挂地倒在沙土中。以他的相貌，似乎不该在这种地方慢慢腐朽死去的。

象牙色的肌肤上，金色的寒毛根根耸立，裸露的躯体在大自然的淫威下，不留情面地曝晒着。怎么会变成这样.....男子陷入混乱的回忆中，呻吟着爬起。

三天前，打打杀杀。两天前，还在打打杀杀。

那一场场身不由己的战斗不由浮上他的心头。

——昨天.....对了，顺着街道的那一条小巷子有一家酒馆，在那里和女人一起跳舞，喝酒...

...

关于昨天发生了什么，男子也猜了个八九不离十。从战火中死里逃生，被到手的报酬冲昏头脑的他，大手大脚地挥霍一番，然后和宴会上一个合眼的美人过了一夜，无论是住所还是酒水，都是经过那女人的手准备的。恐怕是她在其中下了什么药。

“.....感觉好恶心.....呕.....”

全身上下的衣物被剥得一件不剩，拼命挣来的酬金也被抢个精光，又被丢在这种地方任人宰割，也省去了对方痛下杀手的功夫。沦落到这种地步，只能说是走了霉运。唯一还算幸运的是没被绑住，不过就算这样，他也动弹不得，甚至连站起来的力气也所剩无几。

“有.....”

嘴唇微微张开，却又随之吞声。

——就算大喊有人吗，也不会有任何人回应，而且我的那个“有人”，又能是谁？

在这种时候能伸出援手的家人或朋友，在他的身边，一个都不存在。

所谓无拘无束的生活，不就是如此吗。行李减到最轻，只需看着眼前的目标，前进下去。这样的旅程若是有什么重要的目的，说不定还会得到不错的结果。毕竟有个温暖的容身之所，有时也会成为妨碍人生决断的魔障。大概比起拥有的人，没有的反倒可以看得更远。只是，直到走到穷途末路，却没有为自己而担心的人，想来也会十分凄凉吧。

在胸膛深处，在某个或许可以被称作心的地方，猛地抽痛。

“.....不，我不会死。”

痛楚流窜全身，可男子从不是甘心屈从命运的人，握紧双拳，他设法挣扎着控制着身体，站了起来。

“我不能死.....我不能死.....我不能死！”

这声咆哮或许耗尽了男子的最后一丝力气，喊出声后，他自己却一头向后栽去，沉入沙土中，失去了气息。他本注定命丧此地的，只不过，在这世上总有一些上天的宠儿，女神垂怜于他们，甚至能够一转乾坤。包括在这连路也算不上的沙漠上行驶着，碰巧经过的机动摩托；包括看到有人倒下，选择停下帮忙的有良心的过路客；这一切，都是幸运女神降下的神迹。

男子再次睁开双眼，已经是在那之后的数个小时了。

“.....你.....是谁？”

或许是因为刚刚醒来，他的声音听起来因吃惊而显得嘶哑。

“我是霍金斯，旅行中的一名退伍军人，以及，把浑身赤裸的你从沙漠里捡回来的救命恩人。”

一派天真又得意忘形，擅长打算盘又喜欢耍把戏，在战争赌博中大赚一笔登天的有钱人，如

今正在发家致富的创业者。那便是他与那个名为霍金斯的男人，他的救命恩人，初次相见的场景。

“.....你为啥要救我啊？！”

粗暴的吼声回荡在店里。两人正身处男子醒来的旅店一楼，坐在旅店为客人准备的开放凉台餐厅中。正值吃早饭稍显太晚吃午饭又还算太早的时间段，男子十分惹人注目，原因是他那身怎么看都像是从别处借来的装束，衬衫和裤子都肥大地套在身上。

“啊，真是对不起，这孩子有点没礼貌。对，我保证会安安静静的.....嗯？你等一下.....大叔.....这是在叫我？”

该反应的地方是这里？霍金斯像是要把眼睛瞪出来一样，逼近男子。

与这个干净舒适的旅店丝毫不相称的青年，和一看就十分开朗的男人，这样的组合凑在一起，客人们的目光十分自然地聚集在他们身上。在青年“有什么好看的！”一喝下，视线又都移开了。

“大叔，好好听人说话。”

“不不，在那之前，还是先解决一下我看起来到底像不像大叔这个问题吧？我虽然是快要三十岁的人了，但是和同龄的那些已经结婚的家伙们相比，看起来要年轻吧？肚子也还没凸出去吧？不管怎么说我也是个优秀男人吧？真的看上去像大叔吗？而不是哥哥？考虑考虑之后再说一次。预备——”

“大、叔！”

像是小心脏被刺激了一样，霍金斯捂着胸口呻吟着。

“有什么事.....年轻人.....”

这声音听起来也沉痛极了。

“我说你，到底为什么要救我啊.....连饭也请了.....你到底在图谋什么？丑话说在前面，我可一个子儿都没有。”

这是事实。如果在这里讨要这一顿饭钱的话，青年的这一生就完蛋了。

对此霍金斯摆了摆手。

“不，不是图谋你什么。”

“那就是身体了。”

“你真是.....对自己也自信过头了吧.....不过说起来，我最开始发现你的时候啊.....身体埋在沙子里，只能看清外面露出一张脸.....我还以为是裸体美人倒在那里呢。”

快速地向青年投去一瞥后，他朝另一边扭过头，目光悠悠地盯着远方。

“抱起来后才发现长着多余的东西.....看在你还留了一口气的份儿上，就带回了驿站。你当时体温过低，我又帮你搓暖了身体.....然后注意到的时候就是早上了。你没钱，这种事看样子就知道了吧。毕竟身上什么也没带。”

这一次，小心脏丝丝抽痛的换作了青年那边。

“.....那还真是对不住了.....什么，什么都没有。”

隐隐约约的，那个声调变了些。很有可能，这相当戳中青年痛脚。

“年轻人，你为什么睡在那种地方？”

“.....问为什么.....”

男子犹豫着是否要说出自己的不幸遭遇，然后简明扼要地概括了整件事。霍金斯开始还在认真听着，中途开始就忍不住憋笑，侧过脸抖着肩膀。

“如果想嘲笑我的话，倒是给我笑出声啊.....”

“诶，可以吗？啊哈！啊哈哈！好不容易工作挣到的，结果全都被偷走了？这也太可怜了吧！肚子笑得好难受.....啊，等，等，给我等下，别举着椅子啊？冷静一下呗？可真不容易啊，肚子饿了吧？吃吧。说起来还没打听你的名字啊。年轻人，你的名字是什么？”

“.....”

“喂喂，就算再怎么不懂礼貌也至少应该知道报上名字吧。”

青年抿起唇，一字字低声吐出。

“没有.....”

仿佛由颜料涂抹吹制而成，夏日天空般湛蓝的玻璃珠，那双令人印象深刻的眼瞳笼上阴霾。他像是在挑衅什么一样，抱着胳膊，咚地一声，将腿重重翘在桌面上，再次说了一遍。

“我没名字.....可能有过吧.....但不记得了.....你随便喊吧。做佣兵的时候登录名用的是布鲁。因为不知道名字.....就用了眼睛的颜色。”

在那个心情变得极度糟糕的青年面前，霍金斯第一次展现出动摇之色。

“说没有什么的.....是怎么回事？”

“记忆丧失。我的记忆只有从几年前开始的那些。在那之前在哪里做什么还有是哪里的哪个人什么的全都不知道。有意识时，就倒在这个大陆一头的河岸上。那时候还穿着铠甲和大衣.....如果不是被一个吉普赛女人发现了，就会那样死了吧.....”

霍金斯终于注意到了自己的失言。

“什么都不记得了吗？哪怕一件？”

“.....”

“有记得起的事吗？”

似乎，那是对于男子来说太过重要的事，以至于他三缄其口。

在满腹踌躇的神情后，终于，双唇张开了。

“.....妹妹.....大概.....是有的。”

用仿佛坦白罪恶般的态度。

“.....但是，想不起来。只是有些印象，连那家伙是怎样的人，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只不过一定有的，只有这一点.....能想起来。”

霍金斯不由紧紧攥住衬衫的胸口处。

“之后我就先跟着吉普赛们学习唱歌与跳舞，然后一边四处流浪。然后再就是转职佣兵。看起来我就适合以战斗为生吧，我可是有battle·hungry·freak（战斗狂）的别名，在佣兵界私下里很有名的。”

说着，男子耸了耸肩。

“不过，虽说这也算不得名字.....”

不知道自己的来历，这一点对于本人来说会有多么不安。尽管男子的性格绝称不上令人赞赏，他仍旧在意着自己的无名无姓。

“.....这样啊.....呐，你啊，说自己是佣兵是吧？”

“.....没错，不行啊？”

“我又没说不行。然后你没有钱没有名字什么也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充斥着没有的男子只剩下对他自己的人生的无尽恼火。

“大叔你想死吗？话先放在这儿了，我可是一点儿情义都不讲，看不惯谁马上就能面不改色地上手哦。”

“唔，你看起来就是会这样的那种。也没有一句感谢的话要说。但是.....我不讨厌这种不坦率（口嫌体正）的家伙啊。”

“.....那是啥啊.....”

“还有就是.....有个感觉和你很像的孩子.....是个熟人.....明明我是监护人的却逃跑似的把她托付给别人出去旅行了.....总不能撒手不管，不知不觉就冒出了这种情绪了啊。”

——与我很像的家伙？

那种人类，在这世上真的存在吗。

“那家伙是怎样的人啊？”

没有回答男子的疑问，霍金斯给在脚边等着饱餐食物残渣的鸽子丢一点面包屑。不知在想些什么，他沉默着，然后，突如其来地从座位起身，冲向鸽子。对于这种傲慢无礼的行为，鸽子们不堪惊吓地振翅逃向空中。

“喂！到底是怎样的家伙啊？！”

怒喊声，霍金斯爽朗无邪的大笑声，交织着羽翼扑动的闷响。

街道，群鸟展翅而飞，这一切都化作了背景，前方，霍金斯动作大幅地转过身来。

那道视线似乎落在男子身上，又似乎没有。

“那是世界上，最为强大，也最为弱小的人。”

果然霍金斯是在笑着的，可那双眼眸没有勾勒出一丝弧度。

口中所描述的那人不论善恶，只是，在他心中一定是无比重要的。那双眼如此告诉男子。

男子皱起眉头。

——什么那是……故弄玄虚吗？

越来越不了解眼前这个救命恩人了。

“我也是啊，也是时候好好转过身正面那孩子了。”

即使提过自己已经是三十出头的人，“世界最强又最弱”什么的，说着这些的他看起来分外老成。

“一脸苦相，看着也挺难受的，不说了。”

男子眯起眼睛思索着。

——这家伙，摆出一脸正经的样子总感觉有哪里奇怪啊。

在笑着的男人身上，他感受得到某种执拗。从最开始他便说个不停，只是这与其说是交谈，不如说是在一味发泄着自己的意见。或许，他正抱着一个无从解决的疑问，而那正是问题所在，真正让他束手无策的问题。

“决定了。”

霍金斯伸出食指对着男子，一只眼啪嗒一眨。

“既然什么也没有，不如跟我混怎么样？”

“这是要……雇佣我的意思？”

“没错。你也太一文不名了，不如到我这儿来工作赚钱吧。包括帮你找妹妹，还有向那些把你全裸丢在沙漠里的家伙复仇，这些都需要钱吧？作为代替，稍微替我卖个命怎么样？”

“哈？”

“我说你，现在手上只有自己的一条命了吧？我将它买下好了。”

听到他的话，男子的心脏像是触到了什么，喧嚣地鸣响起来。

分明，应该习惯了用这条命去换取金钱的。可是仅仅是当面问到，就仿佛窒息一般。

“请问是多少钱？”

男子被问住了，无言以答。

在那之后男子获得了自己的名字，贝内迪克特·布鲁。

也获得了一份工作，一个安身之所，C·H邮局。

以及敬爱的救命恩人，克劳迪亚·霍金斯，和同伴。

踏过稍微漫长的序章，这是他的故事。

“……大概的说明就到这里。总之，一定要把信件送到委托的顾客手上。薇尔莉特酱负责代笔，贝内迪克特负责派送。虽然这个委托来的突然，还好你们两人的工作正好都在一个地方，又可以让贝内迪克特接送薇尔莉特酱。这个委托之后就是长达数天的休假了所以加油干哟。怎么样？做得到吗？”

身边拥有金丝般秀发的少女立刻回答“是”，用和她相似的蓝色眼瞳，贝内迪克特远远望着

她。

霍金斯的房间，并排坐在长椅上的他们，懒洋洋的早晨。一如平常，今天的工作开始了。对于从其它大陆来到这里的贝内迪克特来说，仍旧不甚熟悉的莱登沙弗特里希的一切，气候，氛围，饭菜，如今却毫无异样地沁入他的身体。

“行啊。”

没有拒绝的理由，更没有拒绝的立场。在面前的，是他的救命恩人，上司，没有过分尊敬而显得更加亲昵，大概，是位于人际关系顶层的一位。

“薇，你的行李也别搞得太重，我的爱车轮子都要磨钝了。”

提到身边的这个女性，在失忆的贝内迪克特眼中，不过是在他的人生舞台上刚刚登场不久的角色。从初次见面的时候开始，就深深烙刻在贝内迪克特心中，一直被贝内迪克特划为“不知道为什么，只是没法坐视不理”一类的那位女性，是一个眉目秀丽的自动手记人偶。剥下冷漠生硬的外表，她只是个天真的，不谙世事的人。最开始给人一副机械一样生冷的军人模样，使人怀疑她到底能不能从事服务业。现在她是C·H邮局很受欢迎的自动手记人偶。

“是这样呢。我会最低限度地装备火器。加上义手，我的身体重量很重，也会为贝内迪克特的机动摩托造成负担。”

从以前便令人移不开目光的那份美貌，如今似乎魅力更上而光彩照人。

不如说，宛若冷彻的静美之中萌生了温暖春意一般。

“.....就算是装备减少，和贝内迪克特一起，遇事也不会陷入苦战吧。”

不经意间，也会露出清浅微笑。

在贝内迪克特的脑海中，浮现了最近他们的经历中最为重大的事件，横断大陆的蒸汽机车劫持一案。与此同时，他也想起了在那时将手臂受伤的薇尔莉特横抱在怀中（公主抱）现身，将她托付给自己后就离开的，那个戴着眼罩的男人.....

“.....”

关于薇尔莉特和他的过往，虽说不是全部，但也在事后从霍金斯那里知道了一部分。

毫无疑问，薇尔莉特和那个男人是两情相悦的，没有别人插足其中的余地。从同事嘉特利亚那里听说，他们约定在休息日的时候见面。真是太好了，嘉特利亚这样笑着说道。

“.....”

太好了什么的，贝内迪克特不会那么想。

最近看到她的时候，会产生不怎么愉快的情绪，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吧。

时机正好地消失，时机又正好地出现。她是不是被那个和她的年龄相差很大的老男人给骗了，贝内迪克特的心里这样怀疑着。

说明白一些，是在担心她。

贝内迪克特在不知道他自己心情的薇尔莉特的额间，用指尖啪地弹了一下。

“没啥，就你这样的轻得很。但是你的皮箱也太重了。大叔，你提过薇的皮箱吗？那家伙抡起来就是个钝器啊，衣服下面塞了一堆像山那么高的武器啊。”

霍金斯一脸想要叹气的表情。

“薇尔莉特酱.....你用薪水买枪了吧.....”

“从军时是由军队配给的，现在只能自己购买。而巫术只有在霍金斯社长的允许下才能使用。所以，最近买了远距离射击枪，不过，其实还是尺寸较大，可以挥舞的锤矛〔1〕更顺手一些.....”

想要入手更大的，或许是在这种心情的驱使下，薇尔莉特的手里就像是拿着什么一般虚握，定定凝视着空气中不存在的武器。

“不行不行，好不容易把你打扮得这么可爱，就别有事没事地拿那种东西了啊。”

“住手住手，这样一来运你就变得越来越吃力了啊。”

两个男人纷纷摇头否定。不知道是不是错觉，薇尔莉特露出了似乎很遗憾的神色。

“关于锤矛的优点，我准备了相应的说明……”

只不过，她的说明再也没有重见天日的机会，两个人就这样趁早出门启程了。

霍金斯目送着他们，负责接电话的拉克丝挥手道着别，薇尔莉特和贝内迪克特离开了事务所，踏上旅途。

两头金发，随着机动摩托的前行拂动着，直到天涯海角。

送走金秋，季节迎来了寒冬。莱登沙弗特里希的周边地区虽看不到积雪，却仍然寒风呼啸。

手套与围巾，带兜帽的大衣，就算全副武装地做好防寒，该冷的还是冷。驾驶的贝内迪克特只能忍着迎头接下扑面而来的寒风，环着他的腰的薇尔莉特的那对机械义手也同样冰凉刺骨。

抵着他的后背，少女原本的身体部分带来些微体温而暖意融融。缠绕着他的手臂，比起夏天带着她时，感觉更加清晰明显，或许是太冷了吧，又或许，是因为那份信赖。

鼻子像有小虫爬过一样痒痒的，贝内迪克特打了一个喷嚏。

“……啊嚏！”

辽阔宽广的大地上，机动摩托飞速前行，他没话找话地开了口。

“冷死了！[2]”

“是啊。”

“薇，你的义手没事吗？太冷了会不会有什么？”

“关节部分冻住会有些麻烦，但是不到相当程度是不会引发这种状况的。”

“哼嗯——”

“大陆战争时……主要在北方四处奔走，对防寒也小有心得了。”

“不说这个，我们要去的隆塔诺[3]也在莱登沙弗特里希国内，这个时期下不了雪。只要没有异常天气，不会影响我们派送的。”

“是，那样就安心了。”

“喂，别说那种话啊。”

“为什么呢？气候很稳定，不会对业务造成影响，这样说的应该是贝内迪克特。”

“不是……可能是因为和你一起吧……你只要一说那种话，我总感觉会出什么事似的……”

“……因为我的话，天气会……”

即使不看，贝内迪克特也知道她正在拧着眉。

于是出声笑了。

“白——痴，才不是。我是说和你一起总感觉很容易惹事。加上又减轻了行李的重量，虽说大部分都能靠这种程度的准备解决吧……隆塔诺算是大镇子了，流浪汉小混混什么的也不少，就算是气派的街道也有很多见不得光的地方。”

“惹事……”

“被奇怪的家伙缠住了开打，被山贼袭击了开打，摩托坏了中途抛锚在荒原，还有什么……小事也一件件数下去简直没完没了啊。”

我有异议，薇尔莉特对这个说法立刻申明。

“我不赞同。其中包含了贝内迪克特单方面引起的争端。”

“是那样吗？我们凑在一起还真不行啊。”

谈话中断片刻，随后，对这句话薇尔莉特同样表示了抗议。

关于自己和贝内迪克特的组合“不行”的这点。

“那一点，我也很难赞同……的确，容易招致某种冲突的主因，是我们力所不能及的。但是，我们做出了恰当的应对。我们……我们两人……就算再次遇到事故也能妥善处理的。”

很难让人读懂所想的她，或许是单纯在为对于自身能力的评价太低而抱不平吧。只是，不知

为何，在贝内迪克特耳中听来，却并不是如此。

“唉.....”

一抹微笑自然地流露嘴角。

背后，吐出团团白雾的薇尔莉特像是想起了什么，补充。

“不是说平时，如果仅限作战途中的话.....”

倘若嘉特利亚加入，我方或许会更加所向披靡，听到薇尔莉特的喃喃细语，贝内迪克特笑了。

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们肯定就无敌了吧。他说着，笑了。

距离到达目的地还有两个小时的路程。

C·H邮局的自动手记人偶和邮差所前往的地方，是隆塔诺。

这里比起首都莱登并不算大，在临近的聚居区中却是最繁荣的。

绵延约百米，略微隆起小山丘上，坐落着一座古城。家家户户摇篮般将它环绕其中。近郊冠以同样名称的小河静静流淌。

坐镇此地的古城庄严肃穆，是隆塔诺区的名胜。曾经的所有者一族在保有所有权本身的同时将管理权让渡市区，市区则许可人们以低价进入参观。由于负责设计的是一位名声在外的建筑家，古城藉此成为了难得的观光资源。

正是因为古城身为名胜在文化方面的价值，它也顺理成章地成为年轻艺术家所憧憬的街区。

隆塔诺也不例外，极力打造着这个城市。在这里，美术馆，博物馆，剧场以及旧书市场繁星散布，对于喜欢这些的人们而言，仅仅漫步其间，便忍不住赞赏惊叹。进入街门之前便能听到年轻演奏家们的乐声潺潺流淌，稍稍沿着街道前进，入目的是一家接连一家的书铺。雕像和喷泉的周边，簇拥着写生的人们。这里有着团花锦簇，车马不绝的街道，只是一旦踏入一支小巷，却会被昏黄的幽暗吞没，仿佛随时将会迷路。

虽然区划有限，这里仍设有花街，在对艺术一窍不通的人看来，比起那些这才是真正的名胜。

“接下来.....”

贝内迪克特把薇尔莉特放在街口。她将要去住在这里的委托人那里进行代笔，而贝内迪克特在这条街上有几个小包裹要送。在两个人各自的工作结束后，则会返回莱登提交报告，然后，等待着下一个工作的到来。

霍金斯让两人结伴来到这原因也是在此。相比大费周章地让薇尔莉特搭乘公共交通，这样在交通成本以及时间花费上都要高效得多。

正值午前。观光客们渐渐混杂起来，变得熙攘喧闹。

“在哪里见面好呢？”

贝内迪克特用那双天蓝色的眼瞳漫无目的地搜寻着合适的碰面地点。

银行、面包店、特产铺，抱着孩子的裸妇雕塑。面包店似乎还兼营咖啡馆，从玻璃橱窗望入，新出炉的面包看起来热气腾腾，人们喝着咖啡，乐在其中。

“决定了。薇，就在面包店里碰面好了。不管是谁先来，都先在里面等着。”

薇尔莉特轻轻地点了点头。

“也想要尝一尝面包呢。”

“想吃。那边的面包可是很不错的，虽然我没在里面吃过就是了。在邮差之间也说，如果在隆塔诺配送一定要买回来，好吃到简直就是常识。铺满奶酪入口即化的那种.....给大叔当特产好了。”

听到贝内迪克特说想买特产，薇尔莉特的眼睛微微张大，惊讶地眨了眨。

“我也赞同。只是.....贝内迪克特，发生了什么呢？”

她满脸写着“身体哪里不舒服吗”的表情。

“你这家伙对我也太不讲礼貌了吧！”

“我很抱歉.....所以，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贝内迪克特那种完完全全出自好心给霍金斯买特产的行为，在薇尔莉特眼中似乎缺乏可信度。以至于因此，她会说出这种担忧他的身体，甚至于精神状况不佳的发言。

贝内迪克特在薇尔莉特的发顶轻轻一敲，慰问她一记手刀。

“啥都没有！你只是不知道，就算是我也偶尔也会给那个大叔买东西的！你们自动手记人偶不也是，在去不常去的地方时会给事务所的人买特产的嘛。和那个没什么差别。而且大叔还经常在发工资的日子前请客.....午饭什么的，而且，次数还不少.....”

“霍金斯社长有对贝内迪克特特殊对待的倾向呢。”

我可不想听被当成女儿养的你这样说，贝内迪克特想着，当她不存在一样，扭头向一边看着说道。

“就是说，因为那家伙捡到了失忆的我还取了名字.....在我眼里，那家伙也是特别的.....或许吧.....”

一不小心，就若无其事地说出了口。但是。

“是那样吗？”

薇尔莉特以出离平常的态度点头附和，对此贝内迪克特一瞬有些讶异。

自己曾经失忆也好，贝内迪克特这个名字是霍金斯取的也好，这些事虽然没有向人刻意隐瞒，对同僚却是不曾提起过的。

因为，事到如今再试着去解释自己一度失忆也无济于事，得不到任何有价值的回应。

一双双眼睛投来蔑视般的恶毒视线，一张张嘴巴吐出怜悯似的同情话语。

而不管对方做出怎样的反应，最后怒火冲天的是贝内迪克特。

姓名、身份，这些东西贝内迪克特已经重新拥有。贝内迪克特不再是那个一无所有的“布鲁”。

他不想再以那段仅仅以眼睛的颜色为名生活着的日子为耻。

——这家伙会.....

并没有夸耀什么。

——这家伙到底会有怎样的反应？

会不会引发一场小题大做的闹剧？会不会说些让人心情烦躁的俗话？

怀着厌恶的心情，贝内迪克特等待着她的回应。

“.....”

“.....”

只是，等来等去，也没有等到任何反应。

“.....”

“.....”

彼此蓝色的眼眸视线交错往复，长久的沉默在两人之间流淌。

给一切画上句号的，是薇尔莉特。她疑惑地歪歪头，像是在说“发生什么了？”。

贝内迪克特想都不想地吐槽出声。

“我说，对我失忆的事，你没什么想说的吗？”

薇尔莉特的睫毛闪了闪。

“有什么.....”

“有的吧。这个人可是失忆了，一般见不到的吧。”

这种话由自己说出口，也不知是该为之羞惭还是为之可悲了。

说不定对她来说自己的过去根本就没那么有吸引力。

事态根本没有像预想的那样进展，他不由产生了一种扑空的无力感。

“不，没有那样的事。”

可听到下一句话，心情霎时为之一变。

“虽然的确十分少见，但在我个人看来并不是稀奇事。”

恍若错觉，薇尔莉特只是用有些欣喜的口气低语着。

“我同样没有在某一个时期之前的记忆，我那时还不会说话。少校给我取了花之女神的名字。贝内迪克特这个名字又有着怎样的含义呢？”

是啊.....

对于薇尔莉特，他的失忆似乎不是什么大问题。

是这样啊.....

名为薇尔莉特·伊弗加登的少女，也曾有过无名无姓，仅仅作为武器而活的时候.....甚至.....难以称之为.....人.....

但是她不曾以那段经历作为谈资炫耀，不曾因自身痛苦而羞耻难当。

“这是霍金斯社长取的名字，一定有着某种意义吧。我们彼此都可以说运气很好呢。我当时跟随的如果是除了少校以外的任何人.....还不知道现在会怎样.....”

不如说，直到和最爱的他辗转相逢之前，一切都只是单纯的过程。

“.....哦.....”

纯洁无垢，以及果然在某处有所欠缺的薇尔莉特，近乎崇圣，也令人心疼.....

“所以，名字的意义是什么呢？”

“我早忘掉了！”

“那么在返回后一起去问问霍金斯社长吧。我想知道。”

“不行不行不行！别去问啊！那我就去送件了你也去委托人那里吧！那就之后再见了！”

贝内迪克特跨上摩托，单手向薇尔莉特挥舞着。

“我明白了。名字的事以后再谈。”

“你这家伙太缠人了吧。”

于是，两人就这样分别，走向各自的方向，开始工作。

贝内迪克特的派送工作并没有用时太久。

住在莱登的母亲给工作在隆塔诺的儿子寄去的杂七杂八的生活用品一包；同公司的员工往来的文件三本；信五封。

收件人不在，就要原封不动地带着信件返回，或者去住在附近的人那里打听，这些都要花费时间。只不过这次没有出现这些情况，工作比预想的要更早地结束了。

事不宜迟，他走进约好碰面的面包店，占下了能透过橱窗看到外面的位置，要了一杯咖啡。

看来薇尔莉特的委托还要再花一些时间。

——不如先去选要带回去的特产吧。

实在是想象不出那个薇尔莉特会一脸开心地选特产，还是自己来代劳来的较快。这样想着，贝内迪克特从自己吃过的经验出发，选了几种他觉得可能好吃的食物，之后又拜托店员把霍金斯的那一份面包装上。

“请问这就是全部了吗？”

自己选的东西颜色太过单调，发现这点的贝内迪克特歪着头。

“嗯.....还有别的推荐吗？”

“派或者水果塔怎么样？还有，虽然不算是面包，我们的曲奇也很推荐尝试哦。也有顾客仅仅为了买这个到这里来呢。”

“呃.....”

“在女性间也很有人气，装饰的缎带也很可爱哦。”

贝内迪克特的脑海中，浮现了一名女性的身影。

“倒是有个好像很会喜欢这种的家伙，不过她现在在很远的地方就是了。好吧，就再加上那个派好了。”

结果，追点了那一份苹果派，他再次回到座位上不紧不慢地品味着咖啡。

盯着打包的袋子，他想着收到这些的人那张不知道该有多开心的脸，发着呆。

他转念就能想象到，把这包礼物生硬地塞过去后，霍金斯绽开笑容接下的样子。开始会有少许惊讶，然后就会一点点翘起嘴角微笑满面，他说着“谢谢你，贝内迪克特”，而自己则回一句“没什么”就不理不睬地转过身。这一切似乎浮现在了眼前，就连自己那别扭的样子也清晰可见。

蛋糕也是，要是可以送的人，再从瘪下去的钱包里摸出几枚零钱就好了。

——那家伙，如今可是在超——级远的地方待着呢。

闯入脑海的，那个黑发紫瞳的姑娘，嘉特利亚·波德莱尔。与贝内迪克特是C·H邮政公司自创始开始的同事关系了。喜欢甜食，不擅吃辣，看起来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其实是个胆小鬼，比起容貌身材，性格看起来反倒有些孩子气的地方，她现在，正在作为自动手记人偶出差。

——算了，收到我的东西她也没那么高兴吧。

一见面就吵架，对于C·H邮政公司的人们这几乎已经变成了例行日常。虽然看一眼就知道，当事者们并不是真的讨厌对方才这样做的。

——我啊，是被那家伙讨厌了吧……

这名当事者倒是全然不知。虽然身在同一所公司，却所属不同的职业，因此彼此间也是误会重重。他们总是在大吵一架之后，过了一段时间忘掉之前的事，然后又再次大动干戈，如此反复。

即便如此也做不到在相见后无视对方，即便如此也总是想要让对方露出笑容。

——不过我对那家伙，倒是并不讨厌。

她在贝内迪克特眼中就像是新人类一样价值连城，却很难控制彼此间的距离。

——实在是没办法好好相处啊，没办法把她当成别的女人那样相处。

而这代表了什么，为难他不曾谈过像样的恋爱，只能一无所知。

脑袋里走马灯似的想了很多，他嘴边溜出一个长长的哈欠。一口气向上伸出两臂，像猫一样挺起前胸向后仰去，然后放松下来。想着工作也告一段落了，原本憋着一股劲儿的他无论是心情还是身体都变得慵懒起来。

——总感觉困起来了……

有早早开始工作的原因，也有连日值班的原因。饱腹感与室内温暖融洽的气氛自然地黏上了他的眼睑，一点一点，睡魔夺去了他的身体。眼皮打起了架，变得越来越沉。

弥漫着香味的房间，人们愉快轻松的交谈。心口仿佛融化一般柔软，构成这个美妙空间的一切都让贝内迪克特的戒备一点点松懈。

——明明……薇就要来了……

贝内迪克特心中浮现了那金色发丝的少女。

——那家伙……不用说……很快就能看到的吧……

鱼龙混杂的咖啡馆内，即使这样她也一定能立刻赶到这里的，他如此坚信。

——也一定……会来找我的吧……

虽然，失去了记忆之后，询问每一个人，却没有一个认识自己。

——那……我睡着了……也没关系吧？

虽然，从不曾有人这样四处寻找自己。

——没关系吧……

如果是薇尔莉特，一定会如约赶到。这样想着，贝内迪克特合上双眼。

张开嘴打了一个哈欠，在那之后，他睡着了。

意识变得邈远，思维飞向虚空，脑中所想在中途便忘个干净，落入了梦的世界。梦，这样说也许有些语病。他不过是在封锁的记忆之门前拾起一个个断片罢了。从现实世界脱身而出之时，过去便悄然追随他的脚步，无声轻叩他的后背。仿佛身处远方的友人回乡，影像在脑海中流淌回放。

“哟，欢迎回来。我不知名的朋友啊。”他说着。

周而复始去而复来，在贝内迪克特的心门中一次次重获新生的那段影像。

与名为过去的友人的那一场再会，总是起于一片夜空之下。

满月当空，在美不胜收的夜色中浮动。记忆中的他，总是从伸手不见五指的无边晦暗中爬出，在那满月银晃晃的清绝光芒下，一瞬颤栗心惊。

脚下是滨海沙滩。沾着血污与泥沙，脏兮兮的靴子胡乱地踩下去。身体传来阵阵剧烈的钝痛，许是身受重伤的缘故。即便如此，双脚也不顾那份酷刑，向前挪动。

手心握着什么。柔弱无骨的什么。还带着体温，小小的某物。

回首而顾。

少女映入眼中。与贝内迪克特相同的，只是有少许的色差，金发的少女。那头金发，由丝绒质地的黑色发带束成一撮。

彼此双目相对，少女像是在说“没关系”一样点了头。

确认了这点，贝内迪克特以更快的速度前行。对于背后的少女，他很放心。

随即注视着前方一味走着，一艘船漂浮在水平线上。

有了。这样就能逃掉了。如此，想着。

从何物手中逃脱？不知道。只是，恐怕，他们正置身于进退维谷的境地，畏惧着某种强大可怖的事物，或是面临着近乎寡不敌众的困境，以至于无计可施之下，只有放手一搏。

只是问题不在此处。贝内迪克特转头开口。

“用那个逃走吧……”

名字仿佛被干净彻底地抹去一般，传不入耳中。

“……也要一起？”

由对方喊出，就连自己的名字也模糊不清。

“是哦。我不会丢下你一人的。听好了，我们……了。这是……的做法。如果不是那种药我也不……你的。”

头发的颜色、眼睛的颜色、嘴唇的颜色。为什么能看得到零碎的这些？

“但是，但是，如果……我如果连你是我的妹妹都忘记了，你如果连我是你的哥哥都忘记了，也没关系。因为我们两个，是兄妹啊。”

但是却看不见容颜呢？

“一定，就算忘记了，看到的那一刻也会明白的。”

看不清楚容颜。零散的，没错，发带，以及眼睛的颜色。

“是啊。只要在一起，就算忘掉，不管多少次，都会再次想起的。你如果有了喜欢的男人，把我丢在脑后也没关系。但是，在那之前……”

头发的颜色，声音，语调，仅仅只有这样的断片。

“绝对不能放开这只手呐。”

不这样做，就连仅剩下的残片也会忘记的，过去的贝内迪克特威胁般说道。

“我知道了……”

两人乘上小舟，向茫茫大海划去。

最后一刻，总是终结于自己的视角，从压抑的水底，仰望着头顶的小舟。

然后如此想道。

——啊，失败了。

砰咚一声，身体痉挛着。

“.....”

脑海中重组着的影像不过寥寥几分钟，却犹如经历了一场漫长的旅行，伴随着疲惫感，贝内迪克特从梦中转醒。

半张着眼环视四周，看不到薇尔莉特的身影。

用店内的钟表确认了时间，从开始喝咖啡不过十分钟时间。

伪装成平静的姿态，贝内迪克特将微凉的咖啡一点点含在口中。仅仅浅尝辄止并不满足，如同饮水一般，他将咖啡大口大口咽下。

“再来一杯。”

举起手，他向店内的侍者点下一杯同样的东西。

身体渴求着足以让人远离困意诱惑的，现实的苦涩。

明明不知道看了多少次，你还是那样害怕啊。

之前想着就算不来没什么，如今，却忍不住想见到那个淡漠的女孩。

——没关系的.....

究竟是什么没关系也不甚明白，只是这样说给自己听。

——没关系.....

这句话必不可少。

——我是.....没关系的.....对吧？

被问到的自身怎能做出回答。贝内迪克特不由嗤笑出声。

刚开始做佣兵时也没这样动摇过。

再次环顾一次店内，没有任何一个人会是胆战心惊的对象。

什么也没有发生。不再穿梭于枪林弹雨谋生，不再被裸身丢在沙漠等死，不用整理情报也清晰明了。

上天保佑，什么可怕的事也没有发生。一派平和。过于平和。

而贝内迪克特并不知道，即便在如此安然的时刻，伤口那烙入灵魂的痛彻也会抬起头颅。

——正因为被那家伙拾到了，我变得，软弱了吗？

伤痕此物，多么不可思议。无论在精神层面，还是在肉体层面，都绝无根治之法。

仅仅舔舐露出的部分，仅仅如此，治愈了表层之后，遭受伤害的那段时间，那片空间，那些人，那些物，这一切只是堆叠起来，“曾经受伤的事实”便会重返心中。

幻想里的伤痕，宛若空中那一轮若隐若现的明月，总是紧追不舍。

随后，再次为此所伤。

刺痛只在眨眼之间，遍体鳞伤的现实却亘古恒留。

——我到底，要等到何时，才能回想起一切？

决不能忘怀的人物，却最终将其忘却的所谓伤痕，不经意间，在贝内迪克特的心口一刀刀凌迟着。

那段记忆的再现，即便已是千回万回。

千回万回，贝内迪克特也在痛击着自己。

“.....唔！”

为什么会沦落得如此慌不择路，他仍旧疑惑不解，却再次走向记忆之中。

那便是又一次的重复。旁观者清。

新的咖啡端上了桌，他却没了在这和暖的室内悠闲的心情。在店里等着，这样约定的虽然是贝内迪克特，他还是选择在店前跨在机动摩托上等待对方。

在寒冷的空气里深呼吸，他稍微平定下来。涌入身体的那股清澈冰凉的空气使脑袋变得冷静。身体微微震颤着，也是因为寒意吗？

极其偶然的，贝内迪克特向正侧面看去，他无端感受到了某种视线。

一个娇小的金发女孩站在那里。那抹金色显得很不自在，大概是戴了假发。黑色的战壕风衣 [4] 下，穿着一件与肤色近乎同化的乳白色色丁布裙。在艺术家们的街道，她无疑会过着受到男人前呼后拥的日子。指尖夹着一支烟草，赤红的唇吐出紫色烟圈，似乎生来就应在酒馆这些地方，笑容优雅，围在男人们的簇拥之中。面包店还真不适合她啊.....

“.....喂，我说你。”

女子看着贝内迪克特，看起来似乎有些意外地发了声，用低沉嘶哑的烟嗓。

贝内迪克特也回望过去。微妙地有着既视感的女子。他们或许在什么地方见过，他的第六感如此悄声道。

无意中，视线游走到那一头金发上。

如果说，我的妹妹长大成人，比较女性从外表来看的年龄，也太过成熟了吧？

不是的，外表通过化妆打扮，年龄看上去也会大相径庭。一直以来，深谙女伴们早晚容貌的差别，贝内迪克特明白这点。

也就是说，不排除她会是自己妹妹的可能性？

或许是因为贝内迪克特的注视变得尖锐起来，女子把脚向后挪了一步，然后丢掉烟，离开了这里。开始只是缓步走着，紧接着，渐渐跑了起来。

“喂。”

反应过来时，贝内迪克特已经跳下了摩托，扬声喊着。

“喂，等等！”

向跑着的女子追去，他强迫地一把抓住她的手腕。女子嫌恶地想要把他甩开，他便从后面用双手缚住她的肩膀与脖子 [5]，让她无法动弹。香水的气味甜得腻人，令人窒息一般。

“放开我！”

“.....你认识我吧？”

“不认识！”

“绝对.....认识的吧.....不，我有，我有.....”

我有这样的直觉，我是认识你的。

“你，你是.....”

也许是他太过自以为是而贸然误解了，那样就算搞错了也没关系。

只是，如果不是那样。

这场本应胜利的战斗，就决不能因片刻的迟疑而失败。

“你是，我的妹妹.....吗？”

被问到的女子双手抬起，死死捂着嘴唇。

那一日的归程格外静谧。

结束代笔的薇尔莉特呼吸着白色的雾气，向贝内迪克特打了声招呼。而他用了几秒才做出回应，脸上是仿佛见到幽灵一般的神情。说着要为霍金斯买礼物的他却两手空空，察觉到后，他返回店内，发现店员为他存放了起来。贝内迪克特一言不发，薇尔莉特替他道了谢，随后坐在后座上，说我们回去吧。而他对此也毫无反应，恍惚着启动出发。

机动摩托终于开始前进了，只是不到一分钟内，他就放弃了驾驶。

“.....薇，对不起.....我.....现在有点恶心.....如果出了事故你会受伤的.....”

——发生了什么，薇尔莉特并没有这么说。

只是他的脸色的确很苍白，随机应变下，薇尔莉特回答“那就让我来驾驶吧”，更换了座位。她在从军时曾经粗略学过骑马和开车的方法。就算许久不练，她也有着不会生疏的自信。

“贝内迪克特，这样会掉下来的，请再抓紧我一些。”

“抱歉.....”

“没关系。如果摇晃让你不舒服的话我会停下。请告诉我。”

“.....呃.....怎么说.....脑袋里好痛啊.....稍微.....闭上一会儿眼睛没事吧.....”

“没事的。”

说罢薇尔莉特向上空望去。临近黄昏的天空，云朵铺展，覆满天际，不像会下雨下雪或是天气异常的样子。

贝内迪克特如此坦率地依靠他人，表示歉意，堪称罕见。

就算身体欠佳，万幸他还保留着换人驾驶的判断力。只不过这个平时只有目中无人这一种态度的贝内迪克特，竟然会扶着比他小的女孩，自始至终沉默地坐在后座上。

“.....”

如果被邮政公司的人们看到，大概要被当做紧急情况处置了。

“.....”

自不必说，薇尔莉特·伊弗加登同样明白这是紧急情况。

那个男人即使有些累了困了，也不会让其它人驾驶他的车。

克劳迪亚·霍金斯创业之初，曾将这辆车作为他的专用车赠送给他。

薇尔莉特只是平淡地开口。

“.....贝内迪克特，在我们见面之前，你正在和某个人交谈吗？”

“.....呃.....”

“我的耳朵很好。”

“.....呃.....你就像个野兽似的.....”

“想要逃离这里，想要得到帮助，想要让他们寸步难行 [6]，需要武器，诸如此类。”

与其说笨嘴拙舌，不如说，薇尔莉特并不曾拥有与大多数人一样的会话能力。在这一刻，她迷茫于如何开口，编织恰当的音节。

“.....和你没关系.....”

贝内迪克特的低声抗拒冰冷无情地打来。

谈话一中断，沉默的帷幕便低低垂下，阻拦在两人之间。

薇尔莉特思考着。她鲜少由自己努力主导一段对话。如果不被要求就不会开口，如果被人询问就给出回答，只为必要的事情而发问，交谈不过如此。至少，在她心目中是如此。

只是，如今已然成长的薇尔莉特明白，这样难以为继。

于是，她再次对贝内迪克特开了口。

“.....那位女性，称呼贝内迪克特为哥哥。只是.....贝内迪克特失忆了对吗？那位女士是令妹吗？虽然难以启齿.....令妹真的在那里吗？”

“你从哪儿听来的？”

“看到贝内迪克特对那位女性使出反剪勒颈术时。在男女关系出现问题的情况下，除当事者外的围观者不应多管闲事地插手，霍金斯社长如此教导过。因此，我在一边稍候，等待一旦必要上前调解。”

“到底干了啥啊那个大叔.....话说回来你啊，这是偷听知不知道？这种行为。”

“那位真的是令妹吗？站在一起时，两人在我看来.....”

在斟酌词句的途中，机动摩托压过一块石子，车体摇摇晃晃地向空中腾空飞起，胡乱落地后再次冲了出去。

“在我看来，她并不像是贝内迪克特的妹妹。不过是个个人推定罢了，她的年龄，与你相比似乎要稍大些。而且，假设失忆的你有着生离的妹妹，在没有记忆的情况下，倘若一定要作出断定，还是应当多加审议为好？”

薇尔莉特的态度十足平淡。没有同情，没有好奇，对于贝内迪克特，她没有生出某种多余的

情感，只是冷静地陈述分析。即便是，这样做会触怒贝内迪克特的神经。

“.....啰嗦！不知道那家伙是不是啊！”

贝内迪克特在在薇尔莉特的背上砸下一拳。

“我有妹妹啊！我有印象！只有这点我绝对绝对绝对绝对肯定！”

“为什么肯定呢？即使没有记忆。”

“我知道啊！”

“为什么？”

为什么.....如此问及，何其感伤，难以出声。

“因为我爱着她啊！”

听到“爱”这个字，薇尔莉特轻轻吸了一口气。

“会留下啊！就算没有记忆！那种感情也会留下啊！”

羞愤难耐，愚蠢难耐。

“只有这点，绝对不是说谎！”

平时不轻易出口的爱意，仅限今日，决然地宣泄而出。

——因为啊，黑暗之中，两只手曾紧紧牵在一起。

只有彼此的体温，是真切活着的证明。

——我好怕.....

听到那个人的话，我总会回答，没关系。

——哥哥会想办法的。

名为自我的存在，由妹妹而生。

被她依赖，感叹着，啊.....原来，我是哥哥啊。

我如果不变得更靠得住一些，她一个人可不行啊，必须活下去。由此振作起来，奋力生存。只是.....

“.....我有妹妹，虽然不怎么明白，但我想守护她！绝对绝对，想守护她.....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为什么只有自己一个活着，我也不知道.....记忆，记忆消失了啊！”

想不起来。

“保护.....从什么手里？”

也不明白。我究竟被谁摧毁了？

被我自己吗？

“谁知道啊！怎样都好.....那些，那些对我都不重要！小时候到底是怎么过的，那些怎样都好.....妹妹，本应该有的现在却没有对我来说才是大问题啊！我失忆了，醒来之后看不到妹妹了，成了一个不知道自己是谁也不知道妹妹是谁，什么也不知道的傻瓜.....但是.....”

什么都搞不清楚，只是。

“但是，我绝对.....有个妹妹啊！”

一定存在着。

一定，倘若，有一天，能够相遇的话，就会恍悟。

即便相忘江湖，即便印象模糊，倘若蓦然回首，一定会恍悟。

相信对方也是同样。

至终怀抱在心，祈祷着，如此生存下去。

“那个女的.....说她认识我。我也，感觉看到过她。我不知道她到底是不是我的妹妹。但是，就算搞错了.....等到那时候，我也不想后悔！”

话刚说完贝内迪克特的脸便撞上了薇尔莉特的后背。突如其来地，机动摩托急促刹车。不偏不倚，贝内迪克特的鼻子狠狠碰了上去，一时间有些气闷。

那份剧痛，源自驾驶位的薇尔莉特忽然的转身，她向身后的贝内迪克特伸出手。

紫红色的天空下，熊熊燃烧一般金色的发丝近乎拂过他的鼻端，两人的脸急剧拉近。像是在说着不许逃，她死死抓住他的肩膀。

“贝内迪克特。”

那双眼瞳，那双碧水一般的眼瞳，宛若刀锋一般锐利地刺向他。

“请听我说。我这样对你说过，我也曾是孤儿，被捡来养大，不知道父母是谁，对吧？在我的经验里，曾有人以“我对你有印象”为借口接触我，欲行不轨之辈。说着他认识你，想要和你详谈，然后就将人引诱至暗处，这样的人，不止一个两个。”

薇尔莉特·伊弗加登会如此竭尽全力地向对方传达自己的意思，何尝不与将爱车交给别人的贝内迪克特一样难得一见。

“在军队里的时候，总是少校替我成为众而矢之的对象，守护着我。”

正是如此，在她如连珠炮般郑重其事的劝说下，贝内迪克特没有丝毫插嘴的余地。

“长大之后，曾有宗教团伙扬言我不是人类而是半神，想将我杀害。我没有过去的记忆，倘若如此告诉我，我也会认为或许真的是那样。贝内迪克特的这件事为何不是如此？认识贝内迪克特的女性有着无数位不是吗？迄今为止曾交往过的，一度春风的，你记得曾这样做过的每一位女性不是吗？你与霍金斯社长很相似。过去，霍金斯社长曾来到我住院时的房间里，一副烂醉如泥，滔滔不绝地自我反省。你是否也曾做过相似的事情？即使理解自己有着被欺骗的可能性.....即使如此你也有着想做些什么的打算.....”

薇尔莉特的口吻丝毫不显温柔。

“贝内迪克特.....”

即使是这样，她也在用自己的方式，想着，想着，想着。

“.....贝内迪克特，需要掩护射击吗？”

最大限度地，思考着自己可以做到什么。

“我.....是贝内迪克特的朋友，还是不是，我不知道。拉克丝可以称作朋友，嘉特利亚也曾说过，我是她的朋友。贝内迪克特是.....我不明白。虽然一同度过了很长时间，但是现在的我，对于用怎样的根据为一个人下定义，仍然无法清楚地，说明白。在我心中，曾对我说我们是朋友的人，现在便是我的友人。”

这一切真切存在。两人之间，曾一共度过的时光。自相遇时，便深深构筑的信赖。

“但是，作为我个人，就算你不是我的友人，只要你有所困扰.....”

贝内迪克特和他的妹妹之间曾培育而成，却又转眼忘却的，与之同样的宝贵之物。

“不，无论我们的关系有着怎样的定义.....如果让你那样为难的罪魁祸首出现，如果，我能够战胜的敌人的话，我都.....我都会.....”

不论已成为往事的过去，在贝内迪克特手中，还握有着现在。

“拼上我的一切，迎难而上啊。”

有着名为薇尔莉特·伊弗加登的伙伴存在。

黄昏幽暗的天空下，尚且青涩的两人彼此剖白，做下了同一个决断。

呀，呀，呀——

鸟群悄声细语，为夜的舞台带来某种不祥之意。

隆塔诺的夜晚，即使是深夜，酒馆也彻夜灯火通明，如同不夜城一般。美轮美奂的建筑，醉人美酒，华服佳人，花花世界必不可缺。

直到男人们精疲力尽，为取悦他们而雇下的女人们也无法入眠。

独身一人的女子，走出一家仍亮着灯的酒馆，披在身上的黑色战壕大衣〔7〕仿佛消融在夜色中一般。她是个美人，一头金发，妖艳妩媚。

“去哪里？”

酒馆入口，一个神色可怕的男人问道。

女人让他看了看常客那个空了的烟草盒。

“.....烟草。”

酒馆雇的女人们似乎必须要——报告自己的行动。她们自身就是商品。而那些躯体与普通的商品不同，可以依照自身的意愿行动。

如果商品在某处消失了，自然无法做成生意。

“琳达的店子还在开着，他们让我再去买些。不马上去的话，叫住我的你才是要被发一通火的哦。”

满脸自若地说着，风衣下的身体却颤抖着。

男人将她从头到脚地扫视一遭。

“这是夜里。和白天可不一样。由我来买。你一个人去怎么说得过去。”

“.....我想在外面吸一会儿烟.....”

“我说你，不会是还想要逃跑吧。之前就被打了个半死吧。吃了那种苦头还不长教训，就是白痴了。在欠债还清前，你就和家畜没什么两样。”

家畜.....女人的唇颤抖着。

“.....不是我欠的债。”

“是你男人欠的吧。那个动也不动就把女人卖到这里的无耻混蛋。”

“我才不知道。”

“就算是再也不会来看你的男人，他的债也要你来干，只有你来还。可别想着干傻事了.....我们也没有打女人的爱好。”

女人像是要伸到他鼻子上一样，把空烟草盒摆在他眼前。

“让我去买烟是真的。你怕我说谎可以去里面问问。信得过的话和我一起去也行哦。这样我也能吸口外面的新鲜空气了，你也不用担心我会逃跑。这样对谁都好吧？”

对这挑衅一般的说法，男人咋舌以对，倒是同意了，向一边的同事托了自己的班。

“如果不用太久的话.....”

女人定定地站着，等待男人们一来一往。

终于，在街灯夹道的石板路上，如押送一般，两人出发了。望着身边的男人，或许是因为自身就是被迷上的男人卖掉的，她不禁胡思乱想着，这个男人又是因为什么理由在这家店工作的呢。不过是她想错了也说不定。

就算是这样，现如今的她，也没有怜悯他人的打算。就像那个男人所说，如果她还想要挣脱因自己的作茧自缚而铺展的现实巨网的话。

“好冷啊.....你不冷吗？”

只有靠自己做些什么。

就算是找来比自己强的人，只要谋划的人是自己，就是自身的力量。

看得到烟草店的灯光了。用不了多久就会到了。

——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救救我，神明大人啊。

“我去吸根烟，一根就行，完了就回来。”

——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

女子顽固地紧紧挤上眼睛，为了不知躲在某处的神明能够听到她的祈愿，可是就算不是这样，她也一定会闭上双眼的吧。

“哟，碰头是在这里吧。”

有谁，有谁突然从横巷里走来了，口中喃喃着。被叫住的男人被一个个子比他矮的人猛地一脚踢在胯下，倒下后又立刻被堵住了嘴。

为了堵住他的哀叫而狠狠使力的那张脸有些熟悉，她喊道。

“拜、拜托了！别做了！这个人不是坏人！”

之前还想着别人怎么样都好，实际上，看到了眼前的暴行，那份决心早就飞到了九霄云外。或许是听进了女人的告饶，突然出现的暴汉拉过她的手，消失在来时现身的小巷中。前面走着的男人拥有金色的头发，在没有街灯的漆黑夜路中，闪烁着耀目的光。与自己的假发不同，自然的茶金色。

对向前走的男人，用夹杂着欢喜的声音，女子喊道。

“哥、哥哥！”

只是回应的是一个黑洞洞的枪口。

“别说了，感觉糟透了。”

一边走着，贝内迪克特·布鲁啧了一声。

女人走得太慢，他粗暴地将她向前一拽，从女人的脚上脱掉她的靴子。那是长长的高跟靴子，穿在脚上，会展现出让男人们着迷的姣好足形。她是为讨好男人穿上的，而不是为了走路。

“靴子，已经脱下来了！”

“两边都要！”

被人回以怒吼，她挂着一副要哭出来的脸把另一只脱下丢掉。银色的靴子闪闪发光，那是她十分中意的一双。只是现在，漂亮的东西一无是处，她还要全力奔跑。

“呐.....呐.....为、为什么.....这么冷淡呢？你会帮我的，对吧？我是你的.....妹妹啊。”很客气的询问。贝内迪克特却一脸败兴地回答。

“呃.....那个啊.....是我弄错了。”

脱掉靴子要更快些。为了赶上拽着自己手腕的他，她加快了速度。

“诶？”

太过出乎意料的展开，她不加掩饰地回声。

“虽然想着曾经在哪里见过你.....但被同僚一说，我回头一点儿不留地翻了一遍我短短的几年人生记忆，你也在里面。我的确认识你。但是不是妹妹。”

“.....”

“我说你，你是那个把我全身的衣服扒光了丢在沙漠里的家伙吧？”

“.....”

“我只记得和一个不错的女的过了一夜，但想不起来脸。但是，那个.....人造的假发，摸起来感觉特别挂手指，只有这点还有印象。还真是醉得一塌糊涂啊我。报酬还是拿得最多的一次，太得意忘形了。”

女人在原地站住了。但是，贝内迪克特不由分说地拽起她。

“别停下，跑！”

“我不要！这次又要变成你的东西了？我已经不想再变成任何人的东西了！男人什么的滚到一边去！我已经、已经活腻了被人利用的日子了！我想回家！”

女人的眼眶中涌出了泪花，只是贝内迪克特也不是会因此退缩的男人。提起女人衣裙的前襟，头先是向后仰，随后，气势汹汹一记头槌撞去。

“.....痛！”

两个人痛苦地扭动着。

“我说了会让你回去！谁想要你啊可恶！我可还没打算原谅你呢！要不是在那之后，被一个特别好的家伙捡到了我早就把你揍死了！”

“既然看破了我的谎话为什么还.....我可是装成你的妹妹好让你帮我逃跑啊！？”

“我不是刚说了！多亏你把我丢在了沙漠，我现在可是过着老天爷保佑的超级好日子！要不是在那里和那家伙遇到了，我现在还无名无姓地过着在哪里和女人睡觉，醒来后分文不剩的日子呢！足以完全颠覆我之前人生的好运气，就是从你这什么混账女神手上得到的！虽然像

是被骗了，还是打算帮上一把而已！听好了！我讨厌你，只有这一点别忘了！这次救了你，以后走夜路最好自己当心些！”

混蛋！这样口中骂骂咧咧的，贝内迪克特放开了她。

女人仍难以置信。至今虽然也曾向擦身而过的几个男人诉说了自己的遭遇，想求得帮助，但是，没有人。

——你过得也不容易吧。我也是，真是受够了。

没有人。

——我失忆了。虽然我有个妹妹……但是具体的想不起来了。

没有人。

——呐，你的头发和我的妹妹很像，可以摸一下吗？

没有人。

——我会和你一起待到早上的，酬金涨了所以可以待到早上哦。终于不再是一个人了。

没有人站在我身后。所以，所以就算我去骗人，也没关系吧。

泪水一点点顺着脸颊淌下。

嘴巴和鼻子被流下的液体塞住，呼吸变得困难，即便如此，也一定要说出声来。

“对不起……”

抽抽搭搭地哭着，女人向贝内迪克特道着歉。

“啊？”

“骗了你对不起！两次都是，对不起！”

“吵死了！我说了不会原谅你吧！两次都是！一辈子都不会！”

“但是，但是，对不起！装作你的妹妹，对不起！”

穿过小巷的一半，忽然从背后传来了类似枪声的动静。大约是那帮把她视作商品的人追上来了。贝内迪克特向身后一瞥，毫不在意地继续跑着。

“他们追上来了！”

女人惊叫，他简直就像是换气一样怒吼，“别吵了！”

从两人的脚下和身侧，子弹飞速擦过。只是，起初还来势凶猛的弹雨在穿过巷子其间不觉减少了。虽然贝内迪克特曾为了牵制对方向背后回击，但绝对没有命中。终于跑到了巷子尽头，他一脚踹开半掩的下水道井盖，露出井口。

“喂，跳下去！”

贝内迪克特踢开女人，她掉了下去。虽然听见了惊叫，但掉得并不算深，他有把握她能爬上来。

在自己也下到里面之前，贝内迪克特目不转睛地看着某个方向。

“薇……”

他视线所指向的那个前方的前方，是曾与他约定，会竭尽所能迎击敌人的伙伴。

距离贝内迪克特两人很远的一棵树上。

正在狙击那一批追兵的薇尔莉特·伊弗加登在确认了从对面发射的弹流停歇后，即刻合上瞄准基线，手中的枪瞄准后，扣下扳机。完美的弹道穿过贝内迪克特他们身侧，击退挡道的家伙。最开始开枪的那个男人在发觉了是谁将自己的枪打掉了之后，惊愕地叫出声。

“……假的吧？！”

大惊失色之间，依旧没有现出身形的狙击手持续着狙击。想要瞄准那个一个人跑在后面的女人时，他们却再次发现，射击之前自己的武器已被破坏，攻击就这样不费吹灰之力地被阻止了。

“不要胡乱出手！我们被盯上了！”

不知是谁惊吼着，在这样漆黑的夜晚，这种偏僻的小巷中，的确存在着某个只会瞄准武器的

对手。这种未名的恐怖让男人们丧失了理智。

“别过来啊啊啊！”

街上这些靠压榨女人为生的人类不可能知道。使他们陷入疯狂的，是曾经战场的传说。

他们向灰暗的云层，向漆黑的天空，接连不停地乱射一通。子弹也同样飞向了薇尔莉特藏身的地方，只是甚至没有一颗擦过她的身体。

枪有所谓的有效射击距离。那些男人们用的枪并不能用作远程射击。

根据使用者的腕力，不同的枪种也会造成射程的悬殊之差。使用军用远程射击枪的薇尔莉特，从那些男人们绝无看到可能的群木之间，瞄准着目标。

“捕捉目标.....发射！”

子弹声回响。她遥望到远方从某人手中掉下来的手枪。

“发射，命中。”

沉默无声，似乎只是单纯重复着简单作业，迅速地动作。

“发射。命中。发射。”

因为射击的后座力，本应露出因疼痛歪扭的脸色。

“发射。”

只是薇尔莉特的神色漠然无情。

“发射。”

终于一切归于平静。薇尔莉特深深呼出一口气，扛着枪顺着树根滑下。这把刚用工资买下不久的远程射击枪为她带来了一场畅快淋漓的战斗。

遵照约定，“掩护射击”成功了。她立刻从这个地方脱身而去。

隆塔诺的街道上一夜枪战。事态比起贝内迪克特他们预想中的要更加严重，以至于出动了警察军。除去趁着这场骚乱逃离街道的人们，以及身处事件漩涡中心的女人之外，这件事还有着更深远的影响，这却又是不为贝内迪克特他们所知的故事了。

劳师动众的逃亡剧落幕的数小时后。

“好痛！”

“闭嘴！麻溜儿地穿上！”

曦色撕裂夜幕，探入拂晓的世界之中。贝内迪克特把靴子朝女人脸上丢去。

拾起眼前的靴子，一边絮絮抱怨着，女人穿上了鞋。一整晚都在跟着贝内迪克特东奔西逃，甩掉身后的追兵，她的脚上已经布满伤痕，渗出了血迹。

虽然脚上很痛，在成功逃出来的那份高涨的情绪映衬下，疼痛什么的早就无所谓了。

而且，穿上贝内迪克特给的靴子，虽然有些大而松松垮垮的，比起什么也不穿时却要轻松得多。

相反贝内迪克特只能光着脚。他全身多处划伤，衣服也到处破破烂烂。

“.....呐.....为什么？”

“啰嗦死了.....你都问了多少次了？”

“但是，因为.....为什么那么做、什么的。至今根本没有会帮我的人，所以很不可思议...”

...”

听到那句话，贝内迪克特的脑海中浮现克劳迪亚·霍金斯的脸。

真是老好人啊，他的雇主兼救命恩人。他也曾给了浑身赤裸的自己衣服和鞋子穿。

——我好像，也在不停逼问他为什么啊。

对于不曾被温柔对待的人，无偿的爱仿佛灾祸之源，他人给予的，也定是叱责与谩骂。

“.....我说了，因为一个不错的家伙捡到了我，仅此而已。”

浅浅的，他露出一丝笑意。

“贝内迪克特。”

从身后传来了自己的名字，贝内迪克特转过身。

头上还沾着几片叶子，那是他今日的共犯，薇尔莉特·伊弗加登。她拿出一张车票，是清晨将要出发的一趟列车。

“还有，也请拿上这个。”

一张车票，以及似乎是从附近买来的面包一同装在纸袋里，递到了女人手上。

女人对上薇尔莉特的视线，眼中泪光浮现。

“谢谢你。”

“不是的，途中注意到……”

“明明你是最无关的一个……真的谢谢你。”

“不，与我有关。因为，我担任着他的‘掩护射击’。”

贝内迪克特听见了不由笑出声来。她最开始说要做“掩护射击”时，本以为只是单纯的表达帮忙而已，没想到会真的变成这样。

这是只有两人明白的暗语，女人疑惑地歪着头冥思。

“贝内迪克特……也是。”

“给我加上敬称啊。”

“贝内迪克特先生也是，非常感谢您的帮助！”

一定要记得走夜路的时候小心一些，贝内迪克特无不威胁地回应道。

还没有到车来的时间。将她留在那里，功成身退的两人道了声再见，准备离开那个地方。

“那、那个，贝内迪克特先生！”

似乎还有没说完的话，贝内迪克特转身，女人金色的头发在清晨的微风中飘扬着，脸上挂着笑容。

“我也曾……有个哥哥……很多年了……我们没再见过，所以记不清长相，小的时候，叫着哥哥……我是真的，怀着与当时同样的心情，这样喊出口的。”

“所以又怎么了。”

“我如果是妹妹，有你这样的哥哥，绝对、绝对会跑遍世界到处去找的！”

“……你啊，不是她吧。”

“虽然不是，但是一定会有的，总有一天！”

总有一天会再次相见的，女人微微笑了。

那一刻，贝内迪克特的双瞳张大，像是看到了什么。

难以言表的，奇妙的感觉在体内横冲直撞，四处流窜着。

倘若所谓记忆之物，不仅刻于灵魂，而是遍布身体的每个细胞。

潜伏在人身上的话。

就算之后逐渐遗忘，只需一个微不足道的契机，便会重新浮现的话。

或许便会是现在这种感觉吧，仿佛电击一般，浑身酥麻。

女人挥着手，仍在笑着。烦死了，他没能说出口。

“……傻瓜……”

声音在颤抖着。迅速折回原地，他迈开步伐。

薇尔莉特跟在他的身后。

——呃，我。

视野在摇曳着。

——到底为什么，会把那个家伙，认作自己的妹妹啊。

如今一片清明。她与妹妹没有一处相似。首先便是那头金发，虽说同是金色，却存在迥异的色差。而妹妹虽然十分漂亮，却在类型上与那个姑娘截然不同。

“贝内迪克特？”

没错，妹妹绝对不是那种娇艳多姿的美人，而是更加精致脆弱。声音与气质，无不柔顺干净，绝非那种对人喊“你这家伙”的人物。

“贝内迪克特，请等一下。”

原本说来，她很少会喊自己“哥哥”，而是常常念出名字。那个名字现在已经不记得了，如果叫出声来，或许还能想起她。

“贝内迪克特，如果这样向前走的话，会摔倒的。”

啊，偏偏是她，偏偏是她。

“贝内迪克特，你为什么在哭呢？”

偏偏是那个将自己推入地狱的女人，露出的笑颜却让他陷入对妹妹回忆中。

“哟，欢迎回来，我不知名的朋友啊。”

是个爱哭鬼，又容易害怕。

总是藏在我的身后，碎步小跑跟着的她。

被我发现后，跑走的样子在我看来何等怜爱。

所以总会故意逗她一般，让她四处寻找，担惊受怕。

两人在一起的时光曾无比幸福。在这之后降临的，却是地狱。

妹妹她在。一直都在。我敢肯定。

因为最初的回忆中，陪着我是她。

睁开眼睛时，遍身发冷，我躺在一座似乎是他的建筑中。

身边最近的她也战战兢兢。

没能从大人手中要到毛巾，我叫来她，两人挤在一处。

你是谁来着？我这样问后，她露出哭脸，说“别忘了我啊。”

随后她说是我的妹妹，原来如此，我想到。

我当时的状况相当糟糕。

似乎是自己弄伤的头部伤势很重，如今已经濒临死亡，以及，一旦自我意识消失，立刻就会再次寻死。

她哭着说，再度失控便会受到处分，求我清醒。

比起我，妹妹知道各种各样的事。

比如我们本不应住在这里，家人也不在此处。

但是想要在这里继续活下去，就注定要渐渐忘记更多。

我真的是你的哥哥吗，问出口后，我得到她的肯定。

你也明明全都忘记了啊，为什么知道？

是啊，为什么会知道，如此追问之后。

一定是家人，因为爱还留在心中啊，她哭着说道。

哪里不对的生活，是那句话让我决心，只有妹妹，我必须要守护。

大人们称它为“家”。

在“家”里，大人们指挥孩子们四处奔命。

他们做着各种劳动。取物，送物，或者像我一样，让某人丢掉性命。

而做的好的人也会被叫去做更明确的工作。

这样的工作不断积累，日益变得繁重，似乎，我终于因此而爆发了。

可如果任务失败，自己的兄弟姐妹，各自身处的小团体家庭就会被杀。

深知自己的，爱着自己的，这样的人便是人质，啊，难怪会发狂吧。

“家”就像是小型的军队，彼此去向总是不定。

在大人们口中，“家”赖以生存的，便是派遣人才。

从零开始，培养各种人才，接受各式战斗任务。

现在回想起来，每一天，某种不知什么的药和香料生怕不够般供给我们。
忘记种种的我，妹妹，还有其它人就像是新生的卵，等待孵育。
按照妹妹所说，在这群拼凑在一起的孩子中，我是最适合工作的一个。
因此喝药最多，也是最为健忘的一个。
人真的能够忘掉一切，从零开始塑造吗。
换言之那个人真的可以培育成为最强吗。
答案在是与否之间，无论哪一个，都能够作答。
一定概率发狂，随时想要轻生。
难以成为长期的兵士，也就毫无意义。
或许，我大概，明明早已精神失常，却为妹妹假扮正常。
大人们说会在我们长大后雇用我们。
现在却是家畜。
而如今如此管理我们的大人，曾经也有着同样的生活。
这些人都是白痴吗。我想。就算被人轻贱对待，也不长记性。
妹妹哭着，在这样的地狱中长大，不如下定决心逃脱。
可如果逃走，大人们一定会将我们赶尽杀绝。
我一直抱有死的觉悟。如果终要一死，不如为妹妹而死。
强迫她做不愿做的事，那些人全是混蛋，全都该死。
在这脏透了的世间，只有她，是唯一的亮色。
其实，她也许不是真正的妹妹。
但是，如果，即便仅仅只是拥有一样的头发，一样的眼瞳。
她便是我的全部。
在这世界上，我最想守护的全部。
——本该如此。
“哥哥，要保护……哦。”
本该如此。
我一定，没能成功带着妹妹出逃。
贝内迪克特眼中，泪水零落。
“……混账……”
满溢的泪水继续流淌，最终，徒劳无功地打湿了大地，渗入了泥土，消失不见。
覆水难收。泪水再无法回到淌出的眼眶。
正如贝内迪克特的生命中零落的重要之人，也绝无再见的可能。
——人生何等的……混账。
黑暗之中，牵着双手，一起逃出，以及最后，从水底凝视小舟的那份记忆。
如果妹妹在那艘小舟上，年幼无力的她，如何在这世间维生？
顺水漂流，被某个善良的人捡到吗？
药罐子兄妹忘记了彼此，甚至忘记了自身，如此好好地活着吗？
就算无法相见，也能够在这片天空下，在某块土地上健康快乐地活着吗？
简直是痴人说梦。
幸福的故事，在这世界上好似无处不在而实则不然。
故事，即是人生。
——这样的人生，我不需要。
至少，贝内迪克特的人生充满海的苦涩。
咸辛难耐，难以入口。

如今也是同样。流过脸颊，经过嘴唇，最终从下颚滴下的泪滴，有着海的味道。
过去穷追不舍，紧紧勒住他的咽喉；悲伤难以抑制，近乎让他窒息而亡。

呼喊，想要不顾一切地呼喊，为什么会是这样。

——现在，了结吧。

神啊，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事？

——现在，了结吧。

神啊，我已如此绝望，所以，救救我啊。

——现在，了结吧。

神啊，悲恸带来的痛楚在胸口肆虐，扼住我的呼吸。

——这样的人生，快点，立刻，马上。

不要丧失理智，不要自寻灭亡。这样祈求着身体，

——让它结束吧！

渴望着死亡。

因为，一定，妹妹早已不在了。

我一直逃避着这个事实。

只不过是忘了而已。

沙漠中许下活下去的愿望；想要与哪个人同吃的面包。

所有的一切，都不过是人造的自我。

为装作正常的样子，为想方设法地活着，所做出的伪造。

假使，因为曾经黑暗过去，自己本就长久渴求着一了百了。

如今，怀抱对何人的感激生活下去本身，也是伪造。

忘记不该忘记的事，忘记了一定会一身轻松。

沉重背负与轻快过活，抉择过后，也一定会选择后者。

忘掉一切，自由生活，一定没错。这样的我，何其丑陋。

一身轻松吗？

这么说起，不得不说相当轻松。

啊，一切都是，那样轻松愉快。

崭新的人生，在与那个男人相遇后，一切都是。

被捡到了带走，在那片适度也好温度也好都大不相同的大陆上，一切都是新鲜的。

不再手握枪剑，与之替代的，是一辆受赠的机动摩托，带我领略大千世界。

只不过是配送邮件。本想着不过如此，这份邮差工作的开始却异常艰难。

或被顾客无情责骂，或被顾客重重感谢，迷惑中度过的每一天。

虽说从没买过信纸的自己却来送信有些微妙之感。

看着收到信后的那一张张笑颜，多么不可思议。

仿佛自己在做着很棒很棒的事。

在工作时，逐渐明白了这份工作本身的存在价值。只不过是配送邮件。

动起双脚，跨上摩托，女人也好男人也好老人也好小孩也好，谁都做得到。

绝不是非我不可。

谁来做都无所谓。

但是，这份只不过是配送邮件的工作。

或许并不坏。

或许，很愉快。这份收获喜悦的工作，很愉快。

无论做什么眼中都是与佣兵那时不一样的景色。

还有配送时偶尔觉察的小小发现。

那里有一家好吃的面包店，走这条路就能够快些回去，尽是些小事。

只是些小事，即使这样也很愉快。

而最是无与伦比的，是就算身在这世界上的天涯海角，也有一个可以回去的归宿。

就算疲惫不堪拖着脚步回来，只要推开事务所的门。

“啊，欢迎回来，贝内迪克特，辛苦了。”

这样说着的那个家伙就在那里。

在脱胎换骨一般世界里，迈出一步。

自从与那个男人相遇。

啊，虽然这样说像个笨蛋似的。

就宛若与命中注定的女人相遇，世界染上了色彩。

好高兴，好高兴，好高兴，好高兴。

分明不该喜形于色的，可我仍无法抑制地，高兴着。

我究竟在做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快乐。

根本没有这样做的资格，你这家伙。

你本应该是至死也不知“快乐”为何物的人。

结束吧，结束吧，结束吧，结束吧！

是时候了结一切了。

这样的自己，现在，就该结束了。

这难道不是皆大欢喜的选择吗？

没有亲人，没有恋人，独身存在于这世界上，就算少了一个人，也不会有任何实质的损失不是吗？

足够享受了。伤心的家伙，单手就能数出。

抹去自身，化作污浊世界最后的美丽吧。

你不该如此快乐的。

你应做的事，只有唯一一件。

在回忆中，迎向对你笑着的妹妹，走去吧。

贝内迪克特冲动之下，一只手伸向了手枪。

这样做，人一定会死。

“.....”

悲伤塞住喉咙，窒息而死。

“.....”

相比快乐之事，因过度悲伤之事而死。

“.....”

还有一秒，一秒也不愿意活着。这种心情。

“.....呜.....”

不想，去死。

“.....呜.....呜呜.....”

可不得不死，如此为自己定下裁决。

“.....呜呜.....呜.....”

生来，人便是向死而生的。

只是大部分，都应当想活下去的。

是的，想要活下去。

如果可以，想要美好地活下去。

不枉此生地活下去。

只是，凡事绝无一帆风顺。

人生，从不是由谁准备好的。

“.....呜.....呜呜呜.....”

历经选择的结果，可能大相径庭。也有充斥着悲伤的时候。

像是想要让人后悔来到这世上一般，如此连锁。

困难其物，是一视同仁的神明所降下的冰雨。

如果有躲雨之地，或有一把伞则再好不过，只是也有不如意的时候。

绵长的雨夺取了温度，齿根也在发抖。

人人不同，那份忍耐也变得再困难不过。

终于难以忍耐的时候，人会。

“.....不要.....”

渴求着死亡。

“.....不要.....”

生存变得步履维艰时，人们总会寻找过得轻松的方法。

这稀松平常。逃避有何不可。

伤痕自然越少越好。痛苦自然越短越好。

人生之道，由你抉择。

“.....不要.....”

只是——没错。

“.....不要.....”

在沙漠那时也是如此。

“.....不要.....”

有定数的女神宠儿，再一次成为那个例外。

左思右想之下，这未尝不是某种日积月累的结果。

女神的恩赐重获生机。如果问其原因.....

“.....薇.....”

是她在万念俱灰的时候出现，握住他的手。

在他快要坠落人生断崖的时候，现身，是为他的行动而掩护的人。

女神的恩赐和人不同。

贝内迪克特·布鲁，收获的，就是此刻。

“.....贝内迪克特.....”

是薇尔莉特·伊弗加登。

——为什么.....偏偏握住了手？

如同在黑暗中牵着妹妹的哥哥，薇尔莉特握着贝内迪克特的手。握住后，便交叠十指，转为引着他向前走。

“贝内迪克特，我们回去吧。”

明明，连一步也迈不出的他却在向前走着。

“这样不行的。”

手被握住，便摸不到枪。

“哭着时，就看不清前路了。”

想要将子弹射入脑袋，也做不到。

“我会牵着你。”

耳边，这个与妹妹相似的少女如此说着。

“我们回去吧。”

唉，想要活着啊。

“.....薇.....”

初见时，无论如何都不能放下她，是因为两人的身形太过相似。

金色头发，蓝色眼睛。以及彼此难以言喻的，些许的忧郁。

一直.....都将她视为妹妹的代替.....

“薇.....我.....”

不愿移开视线，甚至取下爱称，唤着她的名字。

“我.....可能.....把妹妹.....杀死了.....我想起了.....”

——如果妹妹还活着，一定会成为她的样子吧。

明明自己忘记了，却在心底某处这样坚信。

为自己的愚蠢，泪水止不住淌下。

——这么重要的事，为什么，过去的我会失败呢？

“因为中途的失败，变得天各一方.....呜.....呜呜.....就、就像是我把她、杀死了一样.....”

更加用力地，薇尔莉利握紧他的手。

“而且，这还是不确定的事，不是吗？”

比起妹妹，更像是姐姐。

“就像是那位曾说过的那样，总有一天能够再次相见的。”

如谆谆教诲，如柔声安抚，她呢喃着。

“不可能.....不可能.....绝对.....只有我.....一定只有我活了下来.....我.....我.....”

泪水流过了头，哽咽着说到中途便无法继续。好痛苦，这份痛苦何时能够结束。

“贝内迪克特，所谓绝对，是不存在的。我的少校现在安然无恙。你的妹妹可能也是一样，‘绝对’死去了，没有谁能肯定。”

紧握的手，有些痛。只是没有这份痛楚，自己便会放任自流，结束生命了吧。

“.....但是.....但是啊.....”

“现在的我们，能够应对各种事情了。之后的我们，也会面对新的事情。是这样吧？”

“.....我.....我明明.....死了就好了！”

不顾形象的，像孩子似的哭着，简直像个笨蛋，贝内迪克特想着。

明明一切已无法挽回。

“我死了就好了！”

就算哭叫，也无济于事。

或许应该在世界上四处寻找。

可紧牵的手若是一度放开，身边那个人不在，便再也无法牵起。

“.....贝内迪克特.....”

薇尔莉特突然止步。或许是因为哭泣的贝内迪克特就像小男孩一样，她贴近他，硬是把他的头按在自己肩上。

“我们回去吧，贝内迪克特。”

“.....回哪里？”

“回到公司。对于我和你都是，只能去那里。”

“.....”

只有那里。

在那里有着等着他们回去的人，有着让他们安然停步歇息的人。

只有那里，是他们的归宿。一直都是。

——只是，真的可以回去吗？

“.....我以前，做过很不好的事。虽然没有告诉大家，我.....在做佣兵的时候也.....”

“嗯。”

“做过很多傻事。就算是小孩子，也不该允许。”

“嗯。”

“.....就算是.....我这种人.....”

克劳迪亚·霍金斯的面庞在心中浮现。

——不能再.....回到那里.....

穿着他给的那双宽大松散的靴子迈开步的时候，心中的雀跃之感。

抱怨着一来一往的玩笑闲谈。

两人一起喝酒时尽情胡闹一通的开怀大笑。

——即便如此。

一筹莫展时耷下的眉，被拉克丝发火时颓丧的肩。

仅限女人的甜蜜嗓音，男人看来的那份强硬。

对一个一无所有的失忆男子，用世界仅此一家的执着相待，那样的心善。

——也想回去。

远方，向着那方温柔之地，想回去.....想回去.....泪水不觉满面。

“只是，就算这样，也要活下去不是吗？”

贝内迪克特屏息。

“.....”

似子弹正中胸膛，那番话，让他惊讶失声。

明明平时沉默寡言，也从不巧言令色。

却能偶尔，一针见血地道破。

“活着走下去，会是这样，对吗？”

薇尔莉特的声音夹杂着小小恳求。

与她牵起的手，她那机械的指尖。

“曾经做下的事，今后要做的事，为了不再遗忘，——列数吧。”

失去之物，破坏之物，罪与罚之证，以及重获新生的象徵。

那只指尖，隐约间将贝内迪克特留住。

“直到某一天，停止呼吸时。”

比起自己，更早地承担这份苦涩，却不曾移开哪怕一次视线，深陷于痛苦之中的，眼前的那名少女。

“今天.....今天就到这里.....回去吧.....”

薇尔莉特·伊弗加登。

“那么，一起走吧。还记得吗？我们只在上午离开公司，下午开始就是休假时间了。”

声音平淡，只是手依旧引着他，领他前行。

“昨天，没能及时整理报告书就回到了隆塔诺。我和拉克丝约定，今天一定会上交报告书。

我们也太过衣衫褴褛了。如果就这样若无其事地出勤，大概会引发巨大的骚动。”

这样一说，贝内迪克特看到了如此景象。

从创业那时开始就是一同吵架的朋友的嘉特利亚。

荒岛捡来的拉克丝。

C·H邮局的同事们。

莱登沙弗特里希的街道。

自己的过去。现在的工作。

新的名字，给予他名字的人。

“.....大叔会发火的吧.....”

克劳迪亚·霍金斯。

给予自己现在一切的男人。

迫不及待，想见到他。

声音，容颜，思念在心口浮现，仿佛撕裂一般。

接纳他过去的人生，给予他如今的保护，这样的大人，只有霍金斯一个。

“.....只要活着，就能见到霍金斯社长。妹妹也是，会见到的。一定.....若不这样相信着，像我们一样的，这样的人，是不行的。贝内迪克特。”

独身一人，随波逐流的生存，即使拥有这样的能力。

“今天，我们也十分劳累了。回去吧。”

有人庇护的温暖，这种桎梏，现在贝内迪克特已不再讨厌。

薇尔莉特说着回去吧，这样的C·H邮局，已经成为两人的归宿。

贝内迪克特仰望天空。朝阳蓬勃欲升。

而身后溶入夜色的暗影，如今浓墨重彩地映在心中。

眼前铺展而来的前路熠熠发亮，光彩耀目。

仿佛过去与未来那样分明。

“呐，薇。”

怎么了？薇尔莉特如此询问着，贝内迪克特用衣袖拭去泪水，低声开口。

“我哭了这件事，是我们之间的秘密哦。”

紧牵着手向前走去，两人的身影，一定就像是亲密的兄妹，如此落在旁人眼中。

“我说你，现在手上只有自己的一条命了吧？我将它买下好了。”

听到他的话，男子的心脏像是触到了什么，喧嚣地鸣响起来。

分明，应该习惯了用这条命去换取金钱的。可是仅仅是当面问到，就仿佛变得不能呼吸一般。

“请问是多少钱？”

男人被问住，无言以答。

“.....不知道啊.....”

还真是老实的回答，霍金斯笑了。

“真是笨，倒是给个高价啊。”

“为啥啊。”

“说个根本付不起的金额，然后一生都为我工作不就好了。”

一瞬间，他没能明白那句话的含义，过了一会儿，才给出回答。

“.....我才不要！你在说啥啊！”

“因为，你不是什么也没有吗？”

“没有没有的，你给我闭嘴啊！”

“就算没有血缘关系，但是如果一直在一起，不就像是家人一样了嘛。我说了，报一个付不起的价钱吧。”

“.....哈？”

“我是说，这样不就可以成为一家人了。嘛，算了，比起这个，还有名字呢。”

“不不，喂，你.....绝对是个怪人吧。”

“突然灵光一现啦！”

“大叔！你完全不听人说话的吧！”

“好好地听着啊。”

“你倒是给我竖着耳朵听啊！”

用无比开心的神情，又有些许害羞的样子，霍金斯说道。

“虽然有一些矫情，但是现在的我，大概能理解那家伙[8]的心情了啊.....呃，不是，我说啊，不如说这就是我现在的感觉，再加上对你的一点希望，希望年轻的你也能那样.....”在那一瞬间，察觉到蓝色眼睛里的那一抹闪亮之色的，在这世间，仅有克劳迪亚·霍金斯一个。

“以示祝福之意。贝内迪克特，怎么样？”

第一次知晓，属于自我的生命，倘若能够被何人祝福，收获到的那份喜悦至高无上。

“名字源于掌管旅行，为之加护的神明。姓氏就用布鲁吧。你给自己取的姓再加上我取的名，贝内迪克特·布鲁。嗯，好名字。请多关照啦，贝内迪克特。”

回想起那段记忆之时，或许会再度受伤，只是被呼唤名字之时，有他为自己祝福。

“.....笨蛋.....”

事到如今，已再也不想离开那份祝福的守护。

“诶，贝内迪克特和薇尔莉特酱，欢迎回来.....诶？你们这是怎么了？两个人都来这边！拉克丝酱，急救箱！”

可能有一些漫长，这就是贝内迪克特·布鲁的故事。

第4章【嘉特利亚·波德莱尔】

写下文字的过程就像是歌唱。

“初次见面。如果客人希望，无论是哪里都可以前往。我是自动手记人偶服务员，嘉特利亚·波德莱尔。”

这是某位自动手记人偶的观点，在她看来再正确不过。

“那么，我开始了。”

在脑海中编织着情境，轻轻吟唱出声。在这一点上与绘画也很相似。

“.....米尔特，你最近还好吗？谢谢你写信来，你的话语成为了我的力量.....”

深深呼吸，在写下文字的那个瞬间，出声歌唱。

“糟糕，不小心打错了，重新开始。”

那个人收到信后会有怎样的反应呢？

读到这些文字，会抱有怎样的心情呢？

“要加油学习啊，这样写虽说是理所当然的.....但在信中提得多了未免太扫兴了。收信人是待在全日制寄宿学校的令弟是吗？平时的乐趣大概也不多，努力学习，然后成为像你一样成功的人，离开家获得自由，我想按照这种思路应该可以。但是过于自吹自擂可能会惹他厌烦，还是要适可而止。想要得到回信的话就更应该如此了。”

在脑海中描绘着。

“.....那，我继续了。”

乐曲有开始与结束。奏响的乐曲不同，予人的印象也大不一样，或是印象鲜明，或是温柔明朗。但从开端至中盘总会渐入佳境。打字机的键音是钢琴，蘸水笔的沙沙声是小提琴。最后铜钹鸣响，乐曲收尾。

“.....怎么样？”

写好的书信逐渐孕育了生命。文字就像是一个个舞动跳跃的音符，墨水的香味仿佛人的一呼一吸。信也就成了故事。

嘉特利亚·波德莱尔如此完成着她的代笔工作。

自动手记人偶与客人共同完成书信，也是完成一个故事，一曲音乐，一幅图画，一同分享这个世界。

所需的时间与书信的内容尽可能地压缩，同时让彼此的心相互靠拢。

只是，短短的时间下，仍旧有人产生单向的情感。

“请问，可以与我以结婚为前提交往吗？”

就像是这天的这位客人一样。

莱登沙弗特里希，首都莱登。在某一角落，有一家最近人气旺盛的店铺。

这家老板改建了本是迎宾会馆的建筑，开了一家名为“咖啡玛格诺利亚（Magnolia，木兰花）”的咖啡馆，在这里，人们可以品尝甜蜜的点心，安静欣赏音乐。对于需要等待一个月之久才能进店的莱登居民来说，无疑是无比向往的场所。在这里，精致用心的店内陈设赏心悦目，客人可以在常驻钢琴家的乐声下放松休息。演奏的人也会根据日期和时段而更换。店里演奏的年轻音乐家很多，因此这里也成为寻求资助人的平台。或许是由于这个缘故，客人的年龄阶层也很高。

感动地慨叹着的嘉特利亚与她的同伴看上去似乎是这里最年轻的。

接过的菜单上写着菜品金额，与传言一样十分昂贵。但看到端上来的东西，也就明白它们有着值得破费的价值。茶点托架带来的惊艳与感动是难以用金钱衡量的。

她与同伴一起决定，先逐个挑选自己中意的食物。烦恼地犹豫再三后，她第一个选出的是苹果派。满心欢喜地把装着苹果派的盘子移到面前，落下叉子。吃下第一口时，不由真切地感受到，这正是自己想要的感觉。在暖融融的店内吃着甜甜的点心，就是冬日的至高美味。

“.....”

同席的拉克丝·西比拉面前摆着巧克力蛋糕，却没有动勺。

蛋糕看上去十分美味。想要品尝，可交谈的半途中，由于店员端来蛋糕，对话正巧在重要的地方拦腰截断了。

“嘉特利亚，然后呢？”

“超棒.....啊真是的，我都不知道该怎样感谢你陪我一起来了拉克丝！这里毕竟很贵嘛？不过话说回来，如果不是喜欢甜品的话，很难称霸这个三层托架吧。虽然大家都拒绝我了吧，但这也太傻了吧？没有吃过这个的人也太傻了吧？”

“嗯，的确是很不错的店呢。然后呢，嘉特利亚.....”

拉克丝终于插进了话，可嘉特利亚像是要堵住她的话一样继续说着。

“对了，你知道吗？社长不是买了一块地嘛，记得吗？就是要作为我们公司制造基地的那个地方。听说，那边的村子附近有一个传说中的池塘。如果不让任何人发现地带走水底的石头，就能实现愿望.....不如，下一次我们一起去吧？”

“这种是一起去就不灵验的那类传说吧。不是说那个，嘉特利亚，我想回到刚才的那个话题。”

在红茶中投入加工成星星形状的糖粒，用小棍搅拌着，嘉特利亚回答道。

“啊，是那个被要求交往的事吧。我拒绝了哦。”

“诶诶诶诶诶！”

逐渐融化的砂糖粒会不会也觉得泡在这样的红茶中很舒服呢。嘉特利亚想着这种有些可笑的事。一下子摄取了太多的糖分，或许脑袋也转不过弯儿了。还是，果然是现在交谈的这个话题的错。

“因为，他对我说了，以结婚为前提的。”

嘉特利亚并不是第一次被表白请求交往，但想到结婚的，自出生以来那位还是初次。

“诶诶诶诶诶！”

“拉克丝太吵了。”

的确声音太大了。拉克丝向四周望了望，捂住了嘴巴，用快要听不见的声音说：“对不起。”

“到公司来的那位是本人？”

“嗯。到公司来的那位是本人。”

“感觉是个长相挺帅气的人.....不过年龄稍长一些，不如说这点也很不错。”

你也吃呀，嘉特利亚对拉克丝说，她终于把蛋糕含在口中，也不说感想，只是嘴巴鼓鼓地咀嚼着，等待嘉特利亚接下来的话。

“拉克丝，你明明也没有在恋爱，却喜欢听别人的恋爱八卦啊。”

“喜欢哦。因为对于自己来说这种现象还显得太早嘛，也可以说是未知的经历.....”

虽然肩负着社长秘书的职责，拉克丝·西比拉，这样的她在平时也不过是个年幼的女孩子。再加上，她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某个宗教团体的控制下度过，对她来说，什么都是新鲜的。男女之间的恋爱问题看上去就像是书上的故事。

“虽然我也想有朝一日谈一次恋爱，但现在还是想听别人的故事。好啦，继续。”

拉克丝的异色瞳中满溢着一闪一闪的好奇心。

“.....说是在莱登开一家香水店。是名调香师，就是那名克里斯先生。前一段时间从店门口路过时，看着还挺繁华的。本人感觉性格温柔，长相不错。言谈举止也很温和.....对了，结了婚大概会是个一个好丈夫，很讨女孩子欢心的那种男人哦。”

“嘉特利亚不喜欢吗？”

被问到后，嘉特利亚思索着。

若是在喜欢还是不喜欢这两个选项中挑选，自然是喜欢的。只是。

“怎么说呢.....我也不明白。和我倾向于喜欢的类型似乎不大一样。”

心里浮现出了一个男人的面容。

“我喜欢的人，都是不会喜欢我的那种。”

她托着腮，发出一声叹息。

“啊啊，霍金斯社长。那个人的话不大可能。不只是与嘉特利亚你，社长他在对公司不造成实质性危害的前提下花天酒地，自己却.....是那种会正经理性地看待恋爱的人。社长也不会因为喜欢恋爱和女孩子们就随便交往哦。”

或许是因为一直待在一起，对待别人的态度基本礼貌而温和的拉克丝却对克劳迪亚·霍金斯这个人的事毫不留情。

“.....嗯，是啊。霍金斯社长。果然会给人这种感觉吗？”

“就是这种感觉。霍金斯社长啊，大概是在等着命中注定的那个人吧。如果那个人不出现就不会和任何人结婚.....不过要说霍金斯社长不惜抛弃一切也要奉上真心的女性.....”

“薇尔莉特呢？”

提及这个两人都很熟悉的名字，拉克丝还是伸出双臂交叉，表示不对。

“诶，薇尔莉特就像是家人。而且薇尔莉特她.....已经有那个人了嘛。”

“是吗？这样啊。的确不行呢。”

“那当然不行。这种人在这个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我之前就和社长这么说过。”

“霍金斯社长说了什么？”

“拉克丝酱好过分，我可要扣工资咯，装作要哭的样子。”

嘉特利亚想象一下那副样子，笑得倒在一边。拉克丝也忍不住噗嗤笑出声来。

对话欢快地进行，红茶也喝到了第二杯。曲奇之后是装饰着果肉与雕糖 [1] 的塔。不出所料，十分好吃。也想要让在谈话中出现的薇尔莉特尝一尝啊，嘉特利亚想，和她也有一段日子没见过了。她是很受欢迎的自动手记人偶，现在又在这片大陆的哪个角落呢。若是她也在这里就好了。

“那个啊，既然说到了我就稍微提一下.....虽然回绝掉了交往的要求，但最后还是约了一起吃饭的.....和克里斯先生一起。”

若是薇尔莉特·伊弗加登也在，她会对嘉特利亚的话作何回复？

“你们成为朋友了吗？”

呃.....可能会说出这种让人大跌眼镜的话。

虽然薇尔莉特不在，但拉克丝以她自己的方式给出了不错的反应。她哗啦一声从椅子上站起来，像是急刹车一样向前探过身去。三层蛋糕架成了两人面前的阻碍。

“为、为什么？啊，只玩玩的关系开始了吗？嘉特利亚你会做这种事的啊？”

这误会可大了，嘉特利亚连连否定。

“不是不是！我虽然看上去像是这样但对恋爱还是很纯粹的啊？拒绝时我说，与连了解也不了解的人，突然就要以结婚为前提而交往实在是做不到.....那就请你了解一下我吧，成了这种情况.....我也是因为对方是客人不敢太强硬了啊.....”

“咦——真少见。不愿意就直爽地说不，嘉特利亚不就是这样的人吗？是身体不舒服吗？”

“喂，拉克丝小姐，这真的不是说人坏话吗？”

“虽说作为感到不舒服的受害者这算是坏话，但身为朋友，我喜欢你说一不二的性格哦。而且我想，这一点对自动手记人偶来说也很重要。做人偶的女性，不是经常会被异性套近乎吗？就是那个，你听过加迪安（Guardian）公司的那个女孩的传言了吗？”

“在被大政治家强迫的紧急关头，邮差男朋友英姿飒爽地现身击退对方，最后告发犯人的那个！我知道！那个超级心动的！”

“我懂——不过那两个人好像是青梅竹马来着。讨厌，真是的。这已经超出恋爱小说的范畴了！”

“她是属于我的！这种展开我超级喜欢。就是我从拉克丝你那里借来的那本书。”

“‘星月骑士团’的故事？骑士团长挺身而出，奋不顾身地守护主人公那里？下卷的第三章？”

“就是那里！那个太生动了就像眼前看到的一样。咦，我们是不是跑题了？”

“是跑题了。对不起哦，是我带跑的.....啊，这个蛋糕，真好吃。”

这是女孩子们聊天常有的事，两人都暂时冷静了一下。

嘉特利亚倒了第三杯红茶。茶壶也因此空了，她拜托外表十分漂亮的女性店员又续了一壶。点下三层点心架的客人可以选择红茶或咖啡无限续杯。真是贴心的服务，嘉特利亚想。重要的正是这种周到。她甚至已经开始考虑再次和谁一起回头光顾这里了。

“嘉特利亚，司康饼怎么样？”

“没关系喔，虽然简单但很好吃？”

“我特别喜欢。说不好还要比蛋糕更喜欢。对了继续前言，吃饭是什么时候？”

“那个啊，就是明天。”

“诶诶诶诶诶诶诶诶？”

“拉克丝你好吵。”

因为.....拉克丝通红着脸辩解着。

“我说.....我说.....只是如果.....如果.....这次吃过饭后，觉得克里斯先生还不错，顺势交往也不坏，就和他在一起好了，以这种为前提的约会呢？”

“.....那边像是这个意思，但我这边的话.....”

“嘉特利亚也是，没有这个意思的话，可不能觉得不去也行啊。你会去的吧？”

“去是会去的.....”

“那要告诉我结果哦。”

对方笑意盈盈地说道，嘉特利亚回答“如果心血来潮的话就告诉你”后拉克丝鼓起了脸，嘉特利亚把实现从想要抱怨的拉克丝脸上移开，望向窗外的景色。

到了夏天，满溢的新绿会充盈街道，如今街边的树上却是光秃秃的，没有一片叶子。寒风在外四处游荡，目之所见，一切都显得凄清。

在街道上行走的人们弓着背，将上衣的领口紧紧拢着向前。邮差们骑着摩托穿行的身影映入眼帘。不是，嘉特利亚一边想着，一边向窗子那边探身望去。

“.....”

果然有差别。既不是金色的头发，远远看来，就连脸和体态看起来也与本人完全不一样，这点她立刻就察觉了。只是，他是个邮差。

“怎么了？”

是嘉特利亚对邮差反应过度而已。

被拉克丝问道，嘉特利亚以心不在焉的声音回答“没事哦”。

然后彬彬有礼地再一次坐回位置上。

“我说，究竟怎么了？”

“.....可能是那家伙，我想。”

“嗯？是谁？”

大概是没有听清，拉克丝又问了一遍。嘉特利亚不满地撅起嘴回答。

“贝内迪克特。”

带着刺儿的语气。拉克丝立刻明白了她想说的话。

她轻轻歪头，让对方看到自己的苦笑。

“自从他消失后，感觉已经过了不少天了.....在街上看到骑着摩托飞一般经过的邮差，我也会不由自主地想着，会不会是贝内迪克特。也会向大家打听有没有他的音信，每一天都是。”

“没有信或是明信片之类的寄来吗？”

“什么都.....呐.....嘉特利亚今天应该第一次听到对吧.....贝内迪克特提交了休职申请。”
像是被大人训斥的孩子一样，嘉特利亚立刻垂下了眼。

“不可以.....我和那家伙虽然总是吵起架.....但姑且还是公司创立以来的伙伴关系啊！”

“我没有说不行哦，嘉特利亚。”

“那家伙真的很薄情。听说他离开公司时对社长和薇尔莉特说了的！”

“嗯。”

“我也是.....我是一开始就和他在一起了啊！”

“嗯.....很寂寞啊。”

拉克丝的坦率，一语道破嘉特利亚藏起的心情。

寂寞。只是，倘若能将这份心情说出口，就不必噘着嘴说些抱怨话了。

“就算死了我也不会这么说！”

嘉特利亚·波德莱尔并不是那样的女孩子。

用叉子一刀刺在蛋糕上，强行塞进口中。一边鼓囊囊地嚼着，一边将红茶一口气倒在喉咙中。接下来，再次粗暴地刺下叉子。或许她是将蛋糕想象成了贝内迪克特。

“已经三个月了，冬天结束春天就要到来了呢.....但是，社长谁也不允许碰一下贝内迪克特的摩托车.....我也没有把他的名字从员工簿上划掉哦。”

拉克丝的话语听来简直就像是在安慰自己一样，嘉特利亚鼓起了脸颊。

“我才不觉得冷清呢！”

“嗯，嗯。”

“社长也真是的，连什么回来也不知道，这种员工怎么能简单地就放他出去呢。”

——我真是.....讨厌的家伙。

本不想不想口出恶言的。

“就算他突然回来了，我也不会和他讲话的。因为他一声不吭地就走了啊。”

但不想将这一切表露的她压抑着，宣泄自己的恶意。

听到这些，拉克丝只是有些困扰地微笑着，包容着她。

此刻就算是想要说出口，也要考虑对象。

拉克丝·西比拉是最合适的人选。

拉克丝平稳地，仿佛抚慰她一般地开了口。

“.....作为我，他若是回来了倒是会很高兴的.....”

像是说出了嘉特利亚的心声。

“我虽然是途中加入的人，但我也明白他只是语气糟糕，其实是个很不错的人。我是被薇尔莉特捡到的，又开始在霍金斯社长身边工作.....对这一切像是一点也不在意一样，时不时来找我搭话的，就是贝内迪克特。他对年龄小的女孩子其实很温柔啊。而且作为社长的秘书为公司考虑，他也是必须的。邮差的数量一直都是不足的。就算是招聘采用，很快不干的人也有很多。像贝内迪克特一样，抱怨的同时却还能完成大量的工作，同时还具有统率能力的人，可是难得的人才啊。长远看来，他应该被引荐参与公司的运营，作为劳动者的代理。这点作为运营者的社长也一定有所感觉。.....还有，嘉特利亚不知道也是情有可原。因为自动手记人偶的工作，你到很远的地方出差了不是吗。贝内迪克特也可能只是想告诉你却没有办法。.....唔，一定是因为可以说再见的人太少了。他似乎有一件不得了的大事要处理呢。虽然没有去问薇尔莉特和社长，但两个人都说他会回来的。贝内迪克特未必不是这个意思，所以才不和我们说的。他那个人，并不讨厌心情低落的人。我们就一起等着那个随心所欲的贝内迪克特回来吧。我可也是他没有通知的其中一员哦。”

缓缓地，用安静而可爱的声音，低声说着这一段长长的话，一直盘旋在嘉特利亚心中。比起其中的内容，她那无比宽阔的视野与气量让嘉特利亚不禁感叹。

明明是比自己还小的女孩子，却像是母亲一样思考着。

“.....你怎么能是这样好的孩子啊.....”

在对年长却毫不成熟的自己感到无比羞耻之时，午后的茶会结束了。

之后久违的，她忘记了许许多多的事，一路玩下去。

在书店和可爱的杂货铺流连后，喜好不同的两人逛着同一家服装店。当店员问“是姐妹吗”，则笑着回答“是同事也是朋友哦”。到了日落时分，两人手中满满的都是买来的东西，才向事务所走去。随后，勤勉的拉克丝想要稍微处理一下昨日留下来的工作，她也陪在身边。闲得无聊的嘉特利亚在社长办公室露了面。霍金斯并不在，取而代之的是微妙的有着违和感的一小盆仙人掌，以及用镇纸压着的留言条，“去营业处和吃饭，晚上回来”，上面这样写着。让拉克丝看的时候，她说“这是和他最近泡的女孩子一起吃饭的意思”，用不满的神色翻译道。只是晚上会好好回来这一点没错。虽然对于自宅兼公司这一点是理所当然的。

两人一起吃了饭后就分别了。

一起说了很多话，她提起精神说了再见后，却仍然在走出三步后就感到了孤单。

嘉特利亚明天也在休息。

无论与谁道别，就算明白他们还能够很快相见，她却仍然心情低落，无精打采地走在回去的路上。途中，她看到了一只野猫，想要追上去，最终却连尾巴尖也没有碰到。

“.....我回来了。”

不常回的家中，在积了一层薄灰的床铺上，她急匆匆地一屁股坐下，顺势躺倒，又念叨着好不好——然后翻身爬起来卸妆。脸蛋艳丽的嘉特利亚总是被认为化了浓妆，实际上，化妆前后的长相却并没有太大变化。五官的各个部位都很分明，变化也只不过是显得年幼一些而已。

泡澡后，从衣橱中拿出刚买不久，还没有穿过的长睡袍换上。想着今天的月亮会是什么形状呢，一边向窗外远眺。没有找到月亮，反而看到了每一户人家亮起的灯光。穿着睡衣，她梳着头发，凝视着遥远的万家灯火。

独自生活的自己不同，灯光让她明白，有人选择与他人一同度过。

——结了婚的人们，真的很了不起。

这种契约盛行于全世界，被称为爱情的表现形式，没有对象就无法成立。

总有一天自己也会这样吧。从小时候便这样想，只是到了一把年纪却仍然没有邂逅那位会与自己结婚的男性。或许一辈子就这样了吧。

——连喜欢的人也没有，一生孤独度过，我做不到。

提到结婚就是这个样子，更不要说想象有了孩子的生活了。

因为，自己也还是个孩子啊，嘉特利亚这样想道。

可社会是漠然的。你必须这样做，结婚的趋势逼迫她接受这种义务感。

在这种义务之中，有着咖啡一般的苦涩。又怎会觉得美味呢。

——在这其中，是否也同样有着与我怀抱着同样心情，尚未入睡的女孩子呢。

虽然没有更好，可她仍不由自主地想着，若是有该多好啊，希望对这样的她们说出没关系的朋友也在身边。

——有工作真是太好了。

若是以工作为生，就能从作为女人必须完成的那份义务中暂时逃脱。

“.....”

义务。想到这里，也间接地刺痛了嘉特利亚的心。

——贝内迪克特，他也没有对我说的义务啊。

一直为他的事挂心，甚至变成了小小的切痕，传来阵阵钝痛。

只是单纯的，嘉特利亚没能进入贝内迪克特的人生。

他想要怎样，由他决定。只是这样，只不过是这样罢了。

没有向她嘉特利亚汇报的义务。

但嘉特利亚认为他们是伙伴。

虽然总是吵架，但不知为何会感到，他们有着最亲近的关系。

那可能是嘉特利亚会错意了。

——我总是这样。

误会与某个人关系变好。实际上却不是这样。在她的人生中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了。

——因为，我是笨蛋啊。

所有人或许都是这样。忍耐自己，强迫自己与她相处也说不定。

——我.....一定.....

不可能成为哪个人心目中最重要的一個。

越是考虑，越是不安，也越是悲伤，眼泪流了出来，她在床上翻过身，用毯子与枕头蒙住眼睛。

与外面的世界割断了联系，她冷静些许。就这样再也不到早上吧，她暗自祈求着。

沉入梦乡后，就像是沉入红茶的砂糖一样，忘却悲伤与烦恼，就这样溶化就好。

——好寂寞呐.....

贝内迪克特的离开，原来会让自己变得这样脆弱。

放弃吧，在脑海中，一个自己如此窃窃私语。

对啊，只有放弃了。

不被他喜欢的事也好，他的人生没有踏入的余地也好。

——好寂寞呐。

像胎儿一样蜷缩着，她陷入了睡梦中。

第二天清晨，仿佛昨日的寒冷都是谎言，天气变得暖和起来。

实际上冬季早已进入了尾声。嘉特利亚站在窗前，注视窗外片刻，像是要甩去什么一样，开

始换衣服。

搭配在昨天已经决定好了。想着将要去见的那个人的脸，从眼前各式各样的衣物中，她准确地挑出那一套白色的裹身连衣裙 [2]，胸口稍稍有些空，并不像平时一样。有着丰满胸部的女性如果选择了与身体曲线不合的衣服，会显得过胖，而且衣服也与想象中的扩展方式不大一样，撑成另一种形状，就好像纸娃娃 [3] 一样。作为初见的私服来说是最合适的选择。披在外面的外套虽然想选黑色的斗篷式大衣，但由于气温升高，还是选了薄一些的米粉色长外衣 (gowncoat) [4, 5]。

九公分高跟的靴子与五公分高跟的靴子并排摆着，她最终选了五公分的那个。虽然大概只是吃一顿饭，但若是需要走路，九公分的靴子跟过一段时间就会造成脚痛。再带上只装着钱包与口红的女式手拿包 [6]，这一身就完成了。

出门后，在租房的房东设在巷子里的木头长椅上坐了片刻，她与邻居打着招呼穿过了小巷。嘉特利亚居住的住宅区一带大多是一人居住的老人或是多人的家族。冬季中，因为寒冷窝在家中的老年人扎堆散着步，看到这样缓慢的走路方式，连步伐很快的嘉特利亚也感到自己被带慢了。

穿过街道的中心部分进入小道，不知从何处传来了钢琴的声音。弹奏的人应该还是孩子，或许是在窗户紧闭的冬日间大量练习的原因，比起秋天听到时进步了许多。

人们深深扎根于土地之上，踏实地生活着，这一点，比以往更加清楚地有了实感。但只要委托还在继续，就仍要无视这片风景与这些喧嚣，在奔波不停的日子中度过。

“.....将来，要不要不做自动手记人偶呢？”

她想要在同一条街道上，迎接一成不变的日常。

也就是说，立足于一条街道，开店谋生的人或许是最适合的结婚对象。

走到碰面的店前，不费太多时间，便看到碰面的人站在那里。红棕色 [7] 头发，体格纤细，个子很高的男性，身穿战壕大衣，夹克与衬衫，在莱登一家很有名的香水店担任调香师。

“克里斯先生。”

果然选择裹身裙是正确的，嘉特利亚想着。饭店也是没有服装规定的，可以决定自己的衣着。那家店十分有港城莱登的风情，听说贝类十分好吃。

“嘉特利亚小姐，感谢你今日来赴约。天气暖和起来了呢。”

“是啊，一下子春天就来了。”

不易察觉地被他揽着肩，带入了店内。

与霍金斯微甜的香草中种植着荆棘一般的气味不同，他身上有绿色系香水那种清爽的香气。

——我更喜欢霍金斯社长的那种。

一直以来靠近嗅到后，那种肚子空空的感觉让人喜欢。若是被香甜的气味包裹着，就会生出幸福的心情。其实今天早上是想吃面包的啊。

——那家伙，身上是怎样的味道来着？

金色头发，口气恶劣的那个男人在脑海中浮现。

他不像是会有喷香水的兴趣的人。大概，什么味道都没有。

日复一日日复一日，身上缭绕的雨的气味，汗的气味。他拥有自身不加修饰的香味。

“想喝什么？”

被领到座位上坐下，拿着菜单凝视着。她挑了无可非议的果酒。

思考着要吃什么，对方则说已经预约下定好的套餐。于是，还没有详细考虑要选什么，就这样结束了。

——很熟练啊。

目光相交时，对方递来微笑，自己也不由自然地笑了起来。

“说起来，弟弟的回信来了。”

“啊，怎么样？”

“比平时要更加坦率。多亏拜托了你代笔。我们年龄相差很大……我很疼爱他，一点办法也没有，那边却正是生龙活虎的逆反期呢。最近互相交流都变得困难了。”

从前菜开始，旧的撤下，新的盘子端上后又被一扫而空。

“啊……我明白的。我站在相反的立场上哦。我是最小的孩子，上面有九个哥哥。”

“九个人？真厉害啊。”

交谈并没有令人不舒服的地方。在委托时也感觉这真是个好说话的人啊。既不会突然发怒，也不会突然顶撞。就像是随处可见的邻家先生。

“说起最年长的哥哥，甚至比我大了十岁，虽然有着这样的哥哥，自己却因为是最小的每天都在被骂，反倒是大哥，只要露个脸就能受到夸奖。我对此可是十分生气呢。”

“……原来如此。只是我的成长过程中也有常有辛苦。”

她明白是对方让这场交谈变得格外享受。这就是大人的游刃有余。

“只不过像是克里斯先生那样认真工作取得成功的人凌驾于兄弟们之上，岂不是要变成敌人了吗，究竟怎样做才能正确相处，真是变得越来越复杂了呢。”

“大概与我对父亲抱有的心情相似吧。父亲是贸易商人，在他面前我怎么都抬不起头啊。”

“明明你开了那么一家有名气的店？”

“对于父亲来说达到合格线还差得远呢。”

因为我达到了结婚对象的合格线，所以才邀请我的吗。

快要溜出喉咙的话被贝类压了下去。

“家中一人一艘，所有人都有自己的船。等到天气暖和了，要不要出海试试呢。”

“……那个大概和我想象中的船是不一样的吧……”

是怎样的想象呢，被他问到，嘉特利亚直率地回答渡河舟。是在河两岸之间移动的小船。他噗嗤一声笑了，回答说“要稍微大一些哦”。从他笑的方式推测，大概是相当大的。

嘉特利亚再一次重新认识了名为克里斯的这名男性。

从棕红色的眼睛里可以看见温柔的眼神，缓慢悠然的说话方式也让人喜欢啊，她想。

所有地方都完美无缺。不如说作为对象的自己浑身都是缺点。为什么时至今日，会选择自己作为对象，她很想这样问。这里就坦白去问吧。

“为什么，会对我提出交往的请求？”

突然逼近问题核心，克里斯先生看起来有点惊讶，但他没有一点掩饰，普通地做出了回答。

“我因为工作上的关系，总是需要处处小心谨慎。所以喜欢像嘉特利亚小姐您一样不在乎这些的女性。单纯的，很愉快，在一起的时候。”

“可你现在不也是这样，特别留意周围吗？”

“并不是这样的。不，不必说，为了让你感到愉快，我也在努力着。但还是很少顾虑的。大概，你就算看到了我在这场约会中不成体统的举动后也不会感到幻灭的。”

“不成体统的样子是？”

“意大利面的酱汁溅到衬衫上，在算钱时把零钱撒出来之类。”

“是这样吗？我也会做这种事啊。虽然会说你在干什么啊，这样来帮忙吧。”

“就是这点，就是这样的随随便便的态度很好啊。光顾我店的客人们都是做减法的人，所以一切举止必须要优雅，又必须能让他们带着一份美丽心情离开。我本以为自动手记人偶也是这样的，你却完全不同。第一次见面的瞬间，就很有精神地对我说“你好”，代笔的交谈也十分轻松。明明刚刚认识，却像是邻家女孩来这里玩的感觉一样。”

“我、我们那里很受欢迎的自动手记人偶和我不一样，可以很漂亮地接待客人。我……我不行的。而且，克里斯先生，那样的女孩子有很多哦。到店里来的女孩子中没有吗？”

“像这样让人放松又性格温柔的美人很难找到。”

“长相吗？”

“你很漂亮。”

“.....我吗？”

“而且很可爱。追求你的人一定很多吧，由我来得到不可以吗？”

这就是理由哦，他这样说。嘉特利亚羞红了脸，胸口因欢喜而满满的。

会这样以简单的方式给予他人肯定的人为何会至今独身呢。难道他有某些奇怪的兴趣爱好吗？她止不住地怀疑着。

“克里斯先生，莫非已经结了一次婚也有了孩子吗？”

“我连牵着新娘的手走在教堂的经历也没有。”

“每天晚上都在外面到处徘徊的爱好呢？”

“我是吃过饭就会很快变困的类型，每天都会第二天到来之前睡觉。”

“为什么一直是独身呢？”

“你才是，你为什么是独身呢？”

“我.....”

“说起来.....为人什么要结婚呢？”

声调的起伏不经意改变了。嘉特利亚目不转睛地盯着他。

“家与家的联系，或者是血脉的存续，经济上的援助，恋爱，虽然理由有千千万万，但是选择不被名为结婚的契约所约束，这样不也不错吗？”

“明明提出与我以结婚为前提交往，却说出这种话？”

“抱歉抱歉。”

克里斯垂下眼睛，轻轻嘟囔着“该怎样说呢”。

装着香槟的玻璃高脚杯已经空了，他用手指拭去上面的水珠。

“.....这是因为到了我这个年纪仍然没有结婚的人，会被视作怪胎。可结婚的机会却迟迟不来，我也想了很多，结婚到底是什么？和别人恋爱又会怎样？之类的问题。我的父母，来到我家对我说了，‘不错嘛，虽然是一个人生活，但餐具还不少嘛’我只是因为每天拖着身体回家顾不上洗碗，为了能有餐具可用才买了很多。并不是为了谁。我在，我在为自己活着的同时，思考着结婚的意义.....如此思考着，思考着.....”

——我，我在为自己活着的时候恋爱，这代表着什么。

“我独自一人也能够生活下去。我喜欢制作香水，空闲的时间也会躲在工作室中。若是能在街上与使用我的香水的女性擦肩而过，我也会十分高兴。若是我的恋人也在身边，一定会更快乐吧。但是这样，制作香水的时间又会减少。那么就找一个不错的人结婚一起生活吧，这是最合理的选择，我这样想。但是究竟，这能否称得上纯粹的恋爱呢？”

——想要走自己的人生之路，又想接纳他人的介入，这与纯粹并不相容。

“我.....我认为你是个很棒的人。我想要试着与你恋爱。但是.....必须结婚的念头出现的那一瞬间，就让这份感情变质了，变得陈腐不堪。明明是我向你提出了以结婚为前提的交往请求。”

“所以.....为什么要对我说这种事？”

面对薄怒的嘉特利亚，克里斯张开两手。

“这就是我无法结婚的理由。”

他耷着眉毛，耸了耸肩。

“我现在还在幻想着恋爱。我希望如果是恋爱，就应该只有喜欢这一个理由。结婚也是一样。我喜欢你，不想让你被其它人抢走，这有这个理由就足够。但一旦要结婚，就需要牵扯到利益关系，若是发现了对方从我身上谋求的利益，又会让人退缩。在交往到最终关头之

前，就会精疲力竭，想着什么啊，这种根本就不纯粹啊。但是，和你在一起，或许不会变成这样。我是个顽固的人，可就算是这样的我，也许也能与你像是老友一样，慢慢变老呢……绝非不是不想恋爱，只是不顺利罢了。”

说着，克里斯的神情变得苦涩，他用手挡在前发上，这住了面容。

“朋友就是，无关住在哪里，无关信仰何物，只是在一起，就会感受到快乐。但若只有这个理由，也只能是单纯的朋友。我和你，我们之间，也许能够成为这种关系……我提出了以结婚为前提的请求，所以，我试着……坦白地告诉你这些。”

“……”

“很奇怪吧。”

“……您……并不……奇怪。”

——这不奇怪。这一点也不奇怪。

“就算有人这样说过，我也不会认同的。”

——不，我不会这样说。

因为，我也是这样啊。

“笨女人。”

脑海中，一道声音响起了。那道声音，如今仍不曾忘怀。

有些粗暴，稍显执拗，却坚定不移的声音。

“……嘉特利亚……”

他很少喊自己的名字。

“我说你，一个人在这儿干嘛呢？啊？把大叔丢在一边了吗？”

若是恋爱，就应该只有喜欢这一个理由。

“……喂，投诉来了。你不会又把委托人狠狠甩了吧。”

因为我喜欢你。

“大叔，这家伙为啥这么能喝啊！送她麻烦死了！”

因为，我喜欢你，我喜欢你，我喜欢你。

喜欢你的这份心情，像是走马灯一样反复盘旋着。

向贝内迪克特飞去的这份心意，像电流穿过。

——为什么会喜欢他？

冲动而又鲜明。

——眼前的这个人，绝对要比他更好。

这份启示是那样无与伦比。

——但是，她做不到。

像是在脸上重重一击。

——因为，恋爱，

电流消失了。

——所谓恋爱，无论身在何地。

都不是“进入”，而写作“落入”。

——有着喜欢的人，怎么能算计自己的感情。

让嘉特利亚落入爱河中的，不是这个人。

“克里斯先生，那一点，我明白的。”

为何与名为克里斯的这名男人，事到如今也没有产生爱的火花呢，其中的原因，她如今明白了。

“十分的，十分的明白啊。”

为何无法踏进这个人的人生，她明白了。

“我明白的。”

因为这违背了嘉特利亚的恋爱原则。

因为，她喜欢贝贝内迪克特·布鲁。

因为违反了原则，一直以来，她都无时无刻不在烦躁着。

——都是那个笨蛋的错。

蛮不讲理地勒令自己中断这份感情，努力忘了吧。平时客人绝不会纳入考虑，但是，必须这样。因为，没有对象啊.....

一个人无法恋爱。

“因为我明白你的心情，我们两个，绝对不要交往为好.....”

但是，若不做个了结，今后这份心情一定无法改变。

“克里斯先生，你只是在选择与自己相似的人罢了。我也会是这样的啊。我也是，若是想要开始恋爱.....”

嘉特利亚·波德莱尔的恋爱守则是.....

“恋爱只要喜欢就好了.....”

应该追上去，亲口告诉他我喜欢你的。

店内，这对男女情绪高涨的声音安静地消散了，视线指指点点地聚在两人身上，用力过猛站着的嘉特利亚坐下后，人们也回到了各自的交谈中。

克里斯呆呆地张着嘴。

“那句话，是对现在的我说的？”

过了一会，她苦笑着地回答。

“我也是在以结婚为前提考虑交往的，就坦白说了。”

克里斯搔着头发，揉了一团乱。然后嘟囔了一句。

“我们可能真的很相似。”

她发出一声呻吟，脸朝下伏在桌子上。

“我也这么想，而且，我们若是成为朋友，一定会关系很好。虽然看上去会吵架。”

“因为很相似？”

“因为很相似。”

不知是苦笑还是真的感到这种说法有趣，克里斯情不自禁地笑出声。

“.....对不起。”

“不，是我强人所难地缠着你.....”

接着叫来了店员。她本以为对方会细致地买单结账，却是在菜单中选了度数最高的一种酒，又邀请嘉特利亚喝一杯。

“诶，我也？真的可以吗？”

“当然。不如说请你别走。现在回去我就更不好过了。迄今为止的约会，这是被甩的最快的一次，甜点还没有上桌呢。我还想要与你一同品尝呢。恐怕一个认为被甩的男人独自吃掉两人份的甜点是最辛苦的了。”

我也是甜食派的，对方这样说后，嘉特利亚精神地回答“我也是！”。

“但是，不是被甩了哦，因为还没有开始嘛。”

“.....的确，在没有开始前就切断了。”

虽说似乎很奇怪，接下来的对话顺其自然地流淌下去。

“而且，比起开始一段随时可能结束的恋爱，感觉开始一段十分气味相投的友情对克里斯先生更重要一些？而且最后，比起说是恋爱，我还是会变成你为自己的梦想和利益做打算的人选吧？”

“不.....但是.....嗯.....”

“果然精于打算是不可行的，是不是喜欢对方，这点才是最重要的啊。”

“可是我喜欢你啊？”

“放弃我吧。一定会在中途变得不再纯粹了的……还有……实际上……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嘉特利亚这样说之后，克里斯终于下定决心放弃了。接着对此送上了一句忠告。明明突然被甩的时候还没有发火，现在却突然生气了。

“……你有喜欢的人，还接受我的邀请，这不行的吧！”

“对、对不起……我自己也变得搞不清楚了……”

“而且你说就算和我交往了也一定会分手，对吧？这对我太失礼了。”

“真的非常抱歉……”

“多道歉啊，我要求你向我道歉。这是我最讨厌的一点了。”

“真的非常抱歉。下一次，我请你吃甜品。去‘玛格诺利亚’咖啡馆怎样？”

“啊，那个要等一个月的地方？”

态度一下子缓和了。

“昨天和朋友一起去了，感觉非常不错，我和朋友一起称霸了三层的茶点托架！”

“三层……”

“红茶也可以自由续杯哦。”

“真有吸引力啊……”

“感觉已经是糖分的物理攻击了，这是最棒的。店里也很漂亮哦。男人一个人去会有点显眼吧。”

两个人都抛却了顾虑，真的谈了很多。

无法否认，克里斯看起来有些自暴自弃，但直到最后都是绅士的。

吃过甜点，又喝过了饭后的红茶，之后顺路去了克里斯的店铺，嘉特利亚收到了他制作的一款香水，是适合自己的味道。店内的气氛很好，架子上商品每一个都很想收入囊中。或许她命中注定在这里工作的，被击败的反倒是嘉特利亚。

约定了下次见面，傍晚时他们解散了。

“店长你又被甩了吗？为什么还和甩了你的女孩子变成朋友啊？”

“多嘴啊你。”

在店门关闭前，门缝透出了克里斯与店员的对话，嘉特利亚偷偷笑了。

在深蓝色碧空与夕阳相交的地方，嘉特利亚走过那座被认为是莱登最古老的一座桥。

这里可以远眺大海与街道的绝妙景色。恋人依偎在一起坐在桥上，享受着共同的时光与桥上眺望的景色。老夫妇牵着一只老狗散着步。在这其中，嘉特利亚一人精神昂扬地走着。

——明天，就向霍金斯社长递上辞职申请吧。

脚上套着五公分高跟靴子，奏响比起早上更为清脆的步声。

——理由若不肯说，就算使用暴力也要从他口中听到。

消除了隔阂，心情格外轻松。

——去找他，去见他，然后，说喜欢他吧。

就算被甩了也无所谓，只是说说的话，那个男人应该会允许的吧。

“喜……欢……”

只是小声地试着说出口，就变得开心起来。

“喜……欢……”

距离身边走过的人群远一点，就算一个人自言自语也不会害羞。

“喜……欢……喜……欢……”

只有马车与机动车从她的身旁驶过。

“贝内迪克特，我……”

本应该如此。

“喜欢你。”

“……我说你，在这里干什么？”

突然间，骑着机动摩托的人从正身边映入了眼帘。

像是一堆破烂儿拼凑而成的摩托看起来十分古怪。这绝不是这片陆地上的东西。

嘉特利亚慢慢地将视线移上去。她看到了那一头被夕阳微微染红的金色头发，以及依旧中性的长相，可是，感觉比起以前，某些地方却更有男人味了。

“啊……好久不见啊。过得还好吗？”

有些粗暴，稍显执拗，却坚定不移的声音。

“现在，我回来咯。想着那会不会是你就追上来了……”

嘉特利亚仍然一句话说不出地僵立着。脸庞变得通红。

“……刚才的，那个，是什么？”

只是被手指戳着，露出害羞的神情，就已经是极限了。

想要去见他，说喜欢他，刚才的决心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把一切都抛在脑后，她用飞一样的速度，跑离了这个地方。

“诶，喂，喂！笨女人！”

——太糟糕了，太糟糕了，太糟糕了！

五公分果然是正确的选择，这里如果是九公分的靴子大概脚会废掉吧。

——怎么办，如果自杀的话在什么地方比较好？

耳边传来机动摩托追上来的声音。想要跑的更快，可裹身裙缠在身体上，空气阻力很大。

“嘉特利亚！”

人类自然不可能战胜摩托。被追上的瞬间，似乎也被抓住了手腕。嘉特利亚无论如何也不想被抓住，于是改变了前进方向，向桥的栏杆处跑去。

“喂喂喂喂喂喂！”

丢掉了手拿包，脱下了靴子，丝毫不在意会从裹身裙的裙摆下看到长长的腿，她就这样爬上栏杆，蹲在上面，转过头来。

“过来就杀了你！”

“你才是会死吧！”

再会后最初的对话就是这样。贝内迪克特也被吓了一跳，像是为了阻止嘉特利亚一样，张开了双臂。看到了这些，嘉特利亚咬住了唇。

——啊，若是在不同的场景下，对这双手臂。我会感到多么开心啊。

现在却只是妨碍她自杀的障碍。

“冷静些！死掉也好杀人也好都别去做啊。”

嘉特利亚不情不愿地摇着头。

“……刚才的你听到了？”

“听到了。”

“等下我要重新开始。我会再问一遍你听到了没有……你就回答没有……求你了。”

“……明白了，那就再说一次。”

“……刚才的你听到了？”

“你喜欢我是吧？”

“真是的——！”

挥舞着的胳膊被抓住了，这里若是普通的女孩子，就会以被抓住而告终了。

“漂亮！”

嘉特利亚·波德莱尔却不是这样。

“疼，好疼疼疼疼啊！”

“给、我、放、手！”

嘉特利亚的手劲太大，被抓住的手臂从内层弯曲后扭了过去，变成了还击。

“笨女人！笨蛋怪力女！”

“知道啊！”

“为什么要逃走？莫名其妙！你对我……”

“才不喜欢才不喜欢才不喜欢！”

“我知道！我知道啊！我这么一说你就会稍——微加点力气所以给我住手啊！”

突然像是线断掉了一样，动作停下了。放开了贝内迪克特的手腕，嘉特利亚没有从栏杆上下来，而是坐了上去。

“……”

“别瞪我啊，别瞪。”

他的视线和眼泪汪汪的嘉特利亚对上了。

贝内迪克特终于能久违地好好看一看这一位同事。

一眼便看得出她不在当班。比平时更加成熟，美艳更甚的她，从克里斯身上带来的，周身缠绕着绿色系香水气味的她。

很显然，是约会回来。

贝内迪克特不知想到了什么，笑出了声。

“哈哈你……你真的，莫名其妙。”

“什么啊……”

“……我说，我已经知道了。稍微平静地说会儿话吧。我不在的这段时间，公司怎么样？没有怪事发生吧？大叔和薇呢？”

嘉特利亚噘着嘴回答。

“没什么，大家都很好哦。霍金斯社长也是薇尔莉特也是……”

“你呢？”

“……很好哦。”

“是吗？我看，你好像有些瘦了呐。”

实际上真的减了体重的嘉德丽雅有些吃惊。

“那……有没有有一点寂寞？”

“……”

“你别用野生动物一样的眼神瞪着我啊。”

“对你，你这种什么也不说的家伙，寂寞什么的，那种心情什么的，一点也不想说出口啊！”

“

想要用光着的脚去踢他，却踩空了。贝内迪克特像是要与她并排一样在她身边爬上栏杆坐下。

——土的味道。

日子不同，他身上的气味也不同。

“倒是我，寂寞的不行就回来了。”

贝内迪克特用强撑精神的声音低语。

“……用了一点时间，去找人了。老实说线索什么全部没有，所以扑空了。从公司挣的钱都花光了，现在几乎是分文没有。在我以前住的大陆上啊，几乎没有我认识的人……怎么说，开始想要早点回来了……”

从没有见过这样一面的他，嘉特利亚忘记了生着气的事，入迷了。

“果然，走哪儿算哪儿地碰运气是行不通的……但是，稍微有了点头绪。还是要继续存钱。不过，话说回来，到底在不在那片大陆上还是个迷……”

“……”

“啊，是妹妹啊。我在找的。我说……你倒是说点什么啊。”

“你有妹妹吗？”

“喔，有，千真万确的有。”

“离家出走？我也是离家出走的……”

“不，生离死别的感觉。你呀，不回家怎么行，双亲会担心的吧。”

“不行。我是我……很不容易的哦。我的事这样就行。那么，你还会回公司吗？”

“啊，我除了那儿也没地方去。”

这样啊，嘉特利亚想着。

贝内迪克特会回来。仅仅是这一点，就让她欢欣鼓舞。

“是这样啊，这就省功夫了。”

真的，太好了。

现在，放着如此尴尬的场面到一边不管，这是这点就让她很高兴了。

“欢迎回来。”

自然地微笑着，她这样说道。

“以后，别再突然离开了哦。”

因为我喜欢你。

这份心情或许，

“我会去找你的。”

是自心流露的。

稍稍变强的风吹过，黑色的长发抚过脸颊。傻瓜一样的追逐戏仍在继续出演着，但是时候从栏杆上下来了。清冷的风带来冷静的诱惑。

“呐。”

该下去了，这样说后，她看到了对方伸来的手。

以及那边，贝内迪克特那从未见过的神情。

随风摇曳的那一缕黑发被指尖捉住，轻轻拨开后，愈发接近的手心擦过了脸颊。

与脸交叠的时间，不足一秒钟。

虽然，手移开了。

想要逃走，想要猛然推开，可是做不到。

擦过的脸颊能感到些许濡湿。

为什么这样做，比起这种疑问。

为什么在哭呢？她这样想。

“……你说，我如果不在……就会去找我？”

虽然离开了脸颊，可抚上脸颊地那只手好好地穿到了背后扶着，依然无法逃开。他说。

“……喂，会去找吗？”

像是无法忍耐寂寞一样，克制着呜咽的声音有些变调。

“……下定决心虽然花了三个月的时间，但下一次立刻就会的。”

贝内迪克特长达三个月的旅程，说不定，比自己想象的要更加遥远也更加重要。嘉特利亚终于意识到了。

他寂寞着，寂寞着，寂寞着。

然后选择回来了。

回到已近成为他故乡的街道，与街道的人们身边。

“就算不知道我去了哪里？”

做过的事，如今就放在一边吧。

他也将自己的告白暂时搁置了。或许有些困扰，但绝非残忍无情。

“你是个笨蛋所以总会留下一些线索的。”

现在，一定应该认真听他说去。

“我，如果，只是如果。如果忘了你就这样活着呢？”

“唉.....我会哭的.....”

“你会哭啊.....”

“会哭的哦，普通来说。但是，如果能带你回来，我会去做的。因为社长也会很伤心的。”

“.....那家伙，会感到寂寞吗？送我出来时还是一脸没事儿人似的。”

“你不在的时候社长室多了盆仙人掌。那个的名字就是贝内迪克特。不久之后，估计都要养一只叫贝内迪克特的狗了，他可是寂寞到了那种程度。”

“别骗人了.....”

“没有骗你哦。现在去公司吧。桌子上可是有仙人掌的。贝内迪克特，好好长大吧，这样说着给它浇水的社长我们都看到了。”

“.....嗤嗤，骗人的吧？”

“那就走啊。虽然想回家，但是有你在就想去公司了。”

“.....嗯，再过一会儿吧。”

贝内迪克特抱住嘉特利亚的那只手臂更用力了些。虽然想要甩开也是做得到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个男人面前，总是想当一个普通的女孩子。

他会这样做，或许代表还有希望，虽然.....如果没有会想杀了他。

——不过，算了。等到身上的这份燥热稍微冷却下来可以吗？

嘉特利亚同样，想要再过一会儿，想要继续这样下去。

“呐.....”

“.....嗯？”

“我说了欢迎回来的哟。”

“哦。”

“哦什么啊？”

“我回来了。”

“做到了。”

——如果是恋爱，只是喜欢你，就可以了。

“贝内迪克特，听我说，我.....”

——只是这一点，就好。如果不是仅仅的这一点，我宁愿不要。

第5章【基尔伯特·布甘比利亚与克劳迪亚·霍金斯】

你知道那种花的名字的真正含义吗？

它每年都会开花。作为这个国家种植的行道树，它每年都会生出洁白可爱的花蕾。

凋落的花瓣在街道上铺成绝对不会融化的白色绒毯。

在那个时候，街道就像雪国一样，失去了颜色。

离开这国家又归来的人们异口同声地说，在其它地方是见不到这样的景色的。

无论是去了哪里，一旦想起春天，就会想起那种景色。

那就像和你共度良宵的女人。

如果你听到你搂着她的时候听到的音乐，你就会回忆起她。

我回想得起相同的情境。

到了春天的时候，那纯白的花朵就唤起我的一些记忆。

掩藏在军帽之下，那双像翡翠绿宝石一样的眼睛。

对即将离去的人也会坚定地伸出的，戴着白手套的空无一物的手指。

就像耳语一样传达不到别人耳中的话语。

我一次又一次地回忆起，那个时候的基尔伯特·布甘比利亚。

“莱登沙弗特里希陆军士官学校面向所有的年轻人敞开大门，无论贵贱。只要年满十四岁，不论男女，均可报名。保卫国家就是守护你所爱的一切。”

我是在哪儿看到这条公告的？

大概是被家里派去合作商那儿跑腿时在店门口看到的吧。

那里有一个公告栏，不论是求职还是招聘，都可以在此发布信息，而这条公告就在其中某处吸引着我的眼球。当时十三岁的我一边啃着因跑腿而从合作商那里得到的苹果，一边望着公告栏里的那道招募。

那是一张质量很好的纸，被竖直地贴在那里，四周钉着整整齐齐的图钉。边缘印有金色的螺旋纹，文字的最后印着火漆烤制的莱登沙弗特里希陆军士官学校的标志。

当时还是个小孩子的我觉得这真是一个很酷的人生选择。

可能很愚蠢吧。即使是我自身，也会因为那时候的幼稚而感到可笑。

彼时的我并不清楚，一旦成为军人，面对的就是你死我活的宿命。事实上，在我真正成为了一名军人之后，许许多多的现实打破了我当时美好的幻想。不过这都是后来才意识到的了。

还是接着谈谈当时的故事吧。

“啊啊.....我想当一名军人。”当时我下定决心，有着这样一些理由。

我是一个商人家庭中的次子，家业是由长子继承，我是一个不必要的存在。我是在一个大家族里长大的，我想早一些独立拥有属于我自己的空间。“克劳迪亚”这个由父母赐予的（女性化的）名字，让我想变得更男人一些。还有，嘛.....兄长的未婚妻是我喜欢的类型，所以我想离她远远的。

不过最重要的是，我想竭尽全力守护那个虽然想逃离，但是又爱着的家庭。

那之后，战争开始，愈演愈烈。北方和南方的资源战争，西方和东方的宗教战争，笼络起来就是始于数年前的大陆战争。莱登沙弗特里希位于大陆的最南端，如果这里被攻入，那可是实实在在的战败，我的家人们就会因此丧命。我喜欢这里的城市和人民，喜欢莱登沙弗特里希，于是自然而然地萌生了想成为这里的士官的想法。

暂时不提由于我的这个想法，而引发的各种情况.....总之我决定了想要当一名军人。

我瞒着父母去报了名，也借着和朋友一起出去玩的名义，去参加了入学考试。

录取通知书寄到家里的时候，我被父亲狠狠地揍了一顿，虽然当时我也还手了。那时候我的老爸大吃一惊，我也很惊讶。我没想到，我的父亲出乎意料的弱。因为在我还小的时候，我一直觉得父亲是家里的守护神，是一个很强大的存在.....没想到.....

可能我的父母很担心我吧。选择军人这个职业，相较于普通人的生活，死亡率更高，而且士官学校强制所有人住宿，所以我不得不离开家人的身边。

虽然是那样，但是因为我的顽固，我最终带了一张家人的合照离开了。

那之后大概过了两年，我遇到了基尔伯特。

基尔伯特.....基尔伯特·布甘比利亚。是啊，我最开始讲这个故事就是想聊聊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只顾着说我自己了，那就聊一聊他吧。

布甘比利亚，是一个以花命名的家族。

只要住在这个国家，一听到这个姓氏，就会知道那是贵族军人家庭的后代。你不知道吗？在街上有他家族的祖先的铜像。

莱登沙弗特里希有被入侵的历史。

优秀的军人在那时很容易被传颂为神话。从布甘比利亚家族出来的军人可以说是一定会肩负要职。即使到了现在，也是这样。

基尔伯特是一个来自贵族家庭的少爷，有着高贵的血统。那是军人可以全权管理国家的前皇权制度时代，军人也会和皇家联姻。他们的家族，即使到了现在，也是皇家的象征。

如果在那时，基尔伯特是一个不能像现在这样被我随意谈论的人。但是你现在能在这里听我谈论他。我也只能谈一谈他。说起来，我是怎么和他成为朋友的？

故事开始在早春时节，莱登沙弗特里希的陆军士官学校。

这所学校建立在国家的边境，是为了以防万一可以成为保卫国家的第一道盾牌。

经过瞭望塔后是被坚固的城墙包围起来的要塞城市。进入其中之后也得在夹在石墙中的狭长道路上走上很久才能够到达广场。首都莱登也是这样的格局。如果遭到袭击的话，首先在入口处防卫，然后在空旷的广场上作战。

你应该知道莱登的建筑物有高度限制吧，绝大多数的建筑都建造在一定的高度范围之内，但是由国家建设的公共设施之类的就非常庞大。嗯，就是这样。每隔一段距离就会刻意地建造一栋比较高的建筑，这是为了远程狙击。

我们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国家中生活。听到这你或许能够想象到威风凛凛的建筑物吧，但春天的时候，这里可非常美丽噢。每年春天，白色的花朵会从街边的行道树上飘落，铺满整个城市。布甘比利亚，虽然有些不可思议，但是那种花的名字正是布甘比利亚。

虽然我不知道那家伙的姓氏为什么是那种花朵的名字，但一定与在国家中种植这种花有什么渊源吧。

小小的花瓣一片片散落在地上，铺成一条雪白的绒毯，光景之美可谓是天使之羽散落之处，而这些美丽的花树也包围着这所学校。来到士官学校的几年里，我一直很喜欢在春天散步，沿路会有新生向我问好，我一边微笑着向他们打招呼一边在心里想着，你们接下来要到的地方可是地狱啊。就是在那个时候，我看到了那个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闪光、引人瞩目之人。该怎么说呢……是一个很俊美的人。呃……就是一个会不自觉地吸引你的美人。

那时候他的个子和你差不多高，有着黑色的波浪长发和深绿色的眼睛，以及给人一种中性印象的端庄面容，良好锻炼过的修长身躯上穿着的是海军的白色制服。该怎么说才好呢？

可以说，即使是男人看到也会恍神的男人吧。就是那样的一个帅气的人，他正在和另外一个人争执着什么。那两个人站在一起立刻就可以知道他们是兄弟，稍微明显一点的差别是，看起来像弟弟的那个人面色更为冷峻。

那两个人好像完全没有注意到从他们身边路过的我，可是穿着海军制服的人站在一个陆军军官学校的门前怎么说都有些奇怪吧，我对此突然产生了兴趣，便站在一旁听起了他们的交谈。不过断断续续的，也只听到了只言片语。

“哥哥你太任性了。”

“这是因为你，理解我吧，基尔。”

“你为什么总是什么都不给我讲呢？”

“如果说了，我们兄弟之间的感情就要断了。”

“……我总是，除了说‘好’别无选择。”

弟弟说话时的表情，既悲伤又不顾一切。

我站在一边，就那样旁观着。过了一会儿两人平静了下来，哥哥缓缓地摘下了弟弟的军帽，伸出手轻轻抚摸着他的头，而弟弟的表情看上去也像是打心底里感到深深的懊悔。那之后，哥哥像是要挡住弟弟的面容一样将军帽深深地扣在了他的头上，然后转身离去。

根本没有理睬好像正在哭泣的弟弟。

我觉得那个少年太可怜了，心想着要不和他搭个话吧，但是看到他抬起头来的脸时，我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他并没有哭，刚才那些强烈的情感全都没有了，他就那样表情冷冷地穿过了士官学校的门。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基尔伯特时的情景。

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冷峻的少年，一直呆呆地站在原地望着他的背影。

那一年英雄家族的孩子作为新生第一名入学这件事在学校里引起了热议。我因为懒得去所以没有参加新生入学典礼，所以也一直不知道，但是现在想想的话，说的就是他吧。

虽是同校的学生，但因为年级不同，所以基本上不会有什么联系。即使有共同的训练，也因为大家都是男性所以分辨不出来。真正和他有交集是因为一件偶然的事情。

莱登沙弗特里希陆军士官学校的男女比例大约是七比三，因为女生大部分是通讯兵或者后勤兵，所以教育课程不同，宿舍自然也是分开的。我们的课程呢就是跑步、跑步、跑步，练到肌肉酸痛，然后是不停地射击、射击、射击，再接着跑步、跑步、跑步，不断重复。当然也会在教室学习理论课程，作战方法，陈兵布阵，学习使用通讯机器，普通学校的课程也会通学一点。虽说女生比我们这边要轻松，但也还是很辛苦。于是，为了保卫国家而日夜奋斗的青年和少女们在恐怖的教官的眼底下偷偷地恋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没有其它的可以娱乐的方法，恋爱就是唯一的乐趣。

我也曾有过几个谈着玩的女朋友，但是一定要说的话，到现在也没有那种真正能让我热情地投入其中的恋爱。

这么说的话，我可能是没有经历过真正的恋爱吧。

对某一个人非常专注这种情况在我这里从来没有过，只要是女孩子我都喜欢，全心全意爱着一个人对我来说有点奇怪。

总之，我还没有和任何人相爱过，我觉得谈恋爱是一种娱乐，但是这种娱乐有时候也很危险。对我来说是娱乐，而对方却会在这种娱乐上托付自己的人生。是曾有过这种情况的。

我这样的态度难道很恶劣吗？我曾经谈着玩的一个女生竟然向我下了挑战书，那可是挑战书啊，你知道吗？

“我最讨厌你了。我要狠狠揍你一顿。某年某月某日到这里来。”这是挑战书的内容。这是真的啊。世界上确实有这样的信。

或许她是以结婚为目的和我交往的吧。我不明白，我是真的不明白。我没有和她做什么（不可描述的事）。可能只是和她接过吻吧，但是对于我来说，接吻只是一种问候而已。

没办法，按照我这个人的处事风格，我只好诚心诚意去道歉。于是我就一边这么想着，一边走到了约定的地方。没想到真有人在。

你猜那个人是谁？是基尔伯特·布甘比利亚。

正是我入学式那天见过的，低着头站在那些白色花朵中的，像梦幻一般的少年。

看到我走过来，他翡翠绿色的眼睛里透出了轻蔑的目光。

那时的基尔伯特十四岁，我十六岁。

“你就是克劳迪亚·霍金斯吗？”

这是他对我的第一句话，和表情一样冷冽的声音。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十四岁的基尔伯特像个小大人一样。黑发一丝不乱，面容稚嫩但却凛冽，言行举止中能感受到他独有的风范。因为出身军人家庭，可能对于他来说，士官学校什么的，只是家庭教育的延伸罢了。处在校舍阴影的这个训练场四周围绕着树木，所以平常很少有人到这里来。然而今天不止有基尔伯特和给我下战书的女孩子，还有许多围观者。

“不要再喊我克劳迪亚，一听到这个名字我就觉得牙疼，你是……”

“我是基尔伯特·布甘比利亚。虽然是你的后辈，但今天我在这里是作为她的决斗代理人，所以我与你立场是对等的。所以我不说敬语了，仅仅是作为一个男人守护她的尊严，代替她与你比试拳头。”

我想这孩子口气可真不小，虽然实际上我也比他大不了多少，但是听到一个十四岁的少年这

样讲话，我还是很吃惊。那一刻我回想起基尔伯特和开满白色花朵的树木所构成的风景，哪怕仅仅只是一瞬，那场景也如同火烧一般在我心间留下了痕迹，对于我来说，他是一个如此令人印象深刻的对手。

我做着休战的手势把他喊过来，悄悄对他说。

“基尔伯特，我叫你基尔伯特可以吧？你作为低年级的学生，为什么要插手我和那个女生之间的纠纷呢？难道你是她现在的男朋友吗？听说了她和我事，你生气了吗？”

“你可以叫我基尔伯特。我和那个女生没有关系。我不是她的恋人。我只是碰巧遇到正在哭泣的她，然后听她说了这件事，所以我决定要当她决斗的代理人。对于我来说，和前辈……或者和一个跟自己没有私仇的人战斗，并不是我的本意……但是没办法，如果能让她气消了就可以了。你好像是个很过分的男人啊。”

我越过基尔伯特的肩膀看向那个制造了这出不知是悲剧还是喜剧的女孩，除了与她喝过几次茶以外，我对她一点印象都没有。

“她说了什么？”

“虽然难以启齿，但是那种事实在是令我感到厌恶。”

被这样的一位少年说“令人厌恶”，让我尴尬到不能忍受。

“我真的没有做过那种事。我是有在一起睡过的女生，但是我和她没有做过那种事。仅仅是约会过罢了。只是亲过她的脸颊。但亲脸颊什么的，家人之间不也经常做吗？”

“……那她为什么要对我撒谎？”

“大概是想试探一下我吧。”

可能是想试探一下你呢。我在心里补了一句。

“……但是用这种恶意的方式试探别人也没什么效果吧。”

从这句发言当中，我感觉到了基尔伯特的聪慧，但是他确实是一个对世间丑恶毫无知觉的孩子啊。

“基尔伯特，你还没有和女孩子谈过恋爱吧。在恋爱中失败的男女，大部分走上了那样两条道路，纠缠，或者是憎恨。憎恨对方时，会想办法在社会上或者肉体上陷害对方。”

“如果是深爱的人，也是那样吗？”

“正是因为是深爱的人。”

基尔伯特紧蹙起眉，表情显得十分困扰，然后他转过身朝向那个女孩，说他要好好地再次问清楚这件事。

真是个率真的家伙啊，我抓住基尔伯特的手腕阻止了他。

“这样真的好吗？基尔伯特少爷？这只是因为过于强烈的正义感而导致的战斗罢了，就演到最后吧，不然要怎么守护她的尊严呢？”

“不是什么少爷。你……算了就这样吧。如果你说的是真的，那这只是一场无谓的罪名而导致的战斗。我竟然被她的谎言利用了，真的太愚蠢了……”

我有意教导一下这个狂妄的小鬼，紧跟着悄悄说道。

“我只是说说而已，少爷，你决定代替别人来决斗这说明你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但总得有个限度吧，反正我觉得有些傻。”

“我只能口头上向你表示我的歉意，但是遇到在路边哭泣的女孩子总要上前询问吧……即使结果不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

基尔伯特一脸痛苦地冷冷地说着这些话的样子给我带来了好感，最近很少见这样志同道合的人啊。

我强行拉过他的手腕擅自握起了手，可能太用力了导致他的身体也跟着晃动。

“我同意这点。怎么，你也算是怜香惜玉？你在女孩子中也有人气吧？”

“只是我的父母这样教育罢了。”

原来他只是——一味遵循家族的教导啊。我无奈地耸了耸肩。

“这样啊，嘛……总之通过刚才的谈话，可以确定咱俩的利害是一致的。在这里重要的不是需要相互战斗的我们俩的面子，而是在恋爱中受伤的女孩子的感情。对于那个女孩来说，她是希望通过这件事能震撼住我。那就按她的意思来吧。”

“那你要故意输掉吗？”

“比起让女孩子哭泣那样的罪恶，即使一败涂地也没什么。”

基尔伯特那翡翠绿色的眼睛里的轻蔑消失了，稍微有了一些尊敬的神色。

“不管怎样是我误会你了，十分抱歉向前辈您说了那些无礼的话。”

“没关系，是我把你卷进了这场纠纷里。”

“这样的战斗对于我来说是第一次，我不知道该怎么做，请教教我。”

“我们俩适当地打一会儿，时机到了我会假装倒下，你按住我的手腕或者别的什么这场战斗就算结束了，要表演地让观众觉得你赢了。”

“话说，你知道那些围观者都是些什么人吗？”

“那些都是我叫来赌博的。啊，对了，我故意要输的这件事一定要保密，到时候从赌博头子那里拿到的两成收益我会分你一半的。”

“我收回之前说过的话，我会尽全力击倒你的。”

虽然不知道怎么回事，但基尔伯特一脸明显要破坏气氛的表情。

我忽然听到了“锵锵锵”的声音。

在一旁等得不耐烦的赌博头子嫌我们俩一直说个不停，用锅和勺子敲响了战斗开始的“钟声”，而我和基尔伯特的关系也就从打架开始了。

“你要是能对从事愚蠢的赌博感到后悔的话我就满意了。”

基尔伯特把紧身的学生制服上衣脱下来放到了地上然后瞥了我一眼。我们都在等着先发制人的机会。与我架起拳头挡在胸前的姿态不同，基尔伯特活动着他的双肩像是要适应战斗状态一样。

——什么啊，从没见过这种架势。

从小我就一直被父亲和兄长像恶作剧一样铁拳相向，在街头打着架长大，对我来说这种搏斗不过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如果只是一般的住在莱登的孩子，那么使用的格斗技也不过那样，但基尔伯特显然不止于此。他使的是莱登沙弗特里希军队式的格斗技，毕竟是军人家庭的孩子。

我的打架理念是首先要注重防守，也就是等待对方主动出击，可基尔伯特此时也做出了同样的临敌姿态，两人就这样互瞪着。一旁的观众们不停咂着嘴，嫌我们磨磨蹭蹭不赶紧动手打飞对方，对他们的赌博来说我们的表现才是最重要的。

没办法，我只好先后退一步然后向前猛地一跃使出了连续飞踢，第一回被他躲过了，第二回虽然踢中了他的大腿但也没什么效果，第三回反而被他抓住了脚失去平衡仰倒在地。他骑在我身上不停地捶打着我的腹部，因为他体重还很轻，所以倒也不是什么重击，然而尽管如此，我的八块腹肌还是发出了悲鸣。

就这样输了的话也太无聊了吧。

凭着我那深受女性好评的柔韧性，我伸出双脚夹住了他的头，稍一用力便把他扭倒在地。他确实挺轻的，不过轻和敏捷往往也是同生的，他逃过了我灵巧的双脚，我们又重新站起来互相对峙着。

“霍金斯你不要梦游啊！我可是赌了你赢啊！”

“你们两人不要为了我受伤啊！”

“就是这样！打起来打起来！”

外围的人开始议论纷纷，但我对此充耳不闻，我的视觉、嗅觉，所有的感觉都集中到了基尔

伯特的身上。

或许是结束了对我战斗方式的观察，基尔伯特开始频繁地正面进攻，我也一一迎击并反击回去。不是我吹，我的拳头打人可是很疼的，被这汇聚了我全身肌肉力量的拳头击中三次的话对手一定是会倒下的。

基尔伯特后来切成了攻守兼备的战斗方式，而我则全力进攻。他一只手防御着我的攻击，另一只手向我的腹部打去。那动作实在是太敏捷了，这样的战斗方式不经过大量训练是根本做不到的，而且这家伙一脸即使被打也感觉不到痛的样子。

“基尔伯特，你是在哪里学的这些？”

我的进攻和问题都被基尔伯特回避了。

“谁知道呢.....从哪里学的呢.....”

你这家伙，真的只有十四岁吗？

“差不多该做个了结了。”

说话的时候他下手突然重了起来。

让人生气的是，到现在为止他好像都没有使出全力。他一脸冷漠地冲着我的要害之处打了过去，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局势又变成了我一味的防守，到最后我终究是不敌他屁股着地躺倒了。他俯视着我，脸上的表情好像在说“如你所愿，你输了”。

“基尔伯特，你对比你年龄大的人态度最好改改。”

那时候我把要故意输掉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

明显感到脑袋充血，我双手撑地架起倒在地上的身体，然后猛地一跃对着他漂亮的脸蛋儿一头撞了上去。这可是我的拿手好戏，是让人无法起身的战斗技巧。

这回倒在地上的就是基尔伯特了，我笑嘻嘻地冲过去朝着他的身体狠狠地捶打。围观的人群中起伏着兴奋的尖叫声。

我也享受着把他按倒在地的快感。就在几十秒前他还俯视着我。

不不，你等等，不要一脸责备地瞪我！这都是过去的事了，都已经过去了！嗯，所以先接着听我讲吧，不想听听后续吗？

我正得意洋洋地冲着基尔伯特轰拳的时候，基尔伯特也毫不顾忌地抓起了一把地上的土朝着我的脸扔了过来，甚至都扔到了我嘴里。我感受到一嘴的土味儿，开始拼命地往外吐。

“你这家伙，太卑鄙了！”

“彼此彼此。”

真是意外中的意外，这家伙似乎为了胜利什么都肯干，比我想象的要更加直率。

挣脱我的控制后，基尔伯特拉开了我俩之间的距离，接着一个助跑朝我冲过来。由于泥土的干扰我的视线严重受阻，反应过来时就看到了一双军用靴的靴底。

他先是用右脚对着我的胸口狠狠一踹，在我被踢飞到空中旋转的时候他又用左脚给了我一击，紧接着他又换成右脚给了我第三踢，这一会儿工夫我就挨了三脚，最后后背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什么啊，那个攻击！

比起害怕或者生气，我心里反而真诚地觉得他这样非常帅气。

你之前已经见识过了贝内迪克特那样的非人的战斗能力了，所以看到这样的情景或许会觉得也没什么好惊讶的，但这对当时的我来说真的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对，没错，就是冲击。

对我来说，基尔伯特·布甘比利亚简直像是突然出现的新人类一样。

能做到回旋踢这种事情，不光是身体素质，更是要有那样的意念。

那之后我们俩怎么样了？

我们俩进入了胶着的战斗之中，全然忘记了周围的看客。因为实在是难分胜负，观众们等得不耐烦渐渐地都散了。而事件的中心人物，那个女孩，本来好像是想演绎一个悲剧女主，但

在我们打斗的中途她与一个看客聊到了一块儿然后就不见了踪影。看到最后的人，除了主持赌局的我的朋友之外就只剩一些闲得无聊的家伙。

“呐，我们什么时候能结束啊？”

然而并没有胜负之分。

结果，我们俩被旁人分开送到了医务室，连教官都知道了我们打架的事，最后我们像好哥们那样一起接受了惩罚。因为要优先考虑我们的治疗，所以给我们的处分是打扫所有的浴室。我真的很对不起他，要是我能赶紧输掉的话就好了，当时不知怎么的开始较真了，不过他也像我一样，这么说来我也没什么对不起他的吧。不，对不起，还是我的错。

我在打扫浴室的时候尝试着向基尔伯特道歉，但他只是用轻蔑的眼神望着我，说再也不想和我扯上关系。也许从这里开始，他光辉的履历上就要因一入学就和前辈发生了冲突而染上污点，但现在也无济于事了。我们两个年龄不同性格也不一样，正常来说，经过这件事我们会渐渐疏远才对。

但这样的话，现在你就不会在这里了。

这件事之后我总是处处纠缠着他，虽然说纠缠有点不太好但现在回过头来想想，除了纠缠也没别的什么词可以形容了。

“基尔伯特，我请你吃饭吧，就当是为之前的事情赔罪。”

“不用。”

“好歹是别人的心意啊，我们可是一起受过罚的人，别说敬语了，你这么说话让我浑身不舒服。要不我给你介绍女孩子吧，你喜欢什么样的？胸大的怎么样？”

“.....我求你了，不要再缠着我了。”

虽然他不情愿，但我执意请他吃午饭，教他喝我悄悄搞到手的酒，让他明白什么才是成年人该喝的东西。不过偶尔也会吵架。我也教了他抽烟。那家伙完全不会这些娱乐项目，所以我教他卡牌游戏的时候他的反应也非常有趣。就这样，跟我同期的那些人也都觉得他可爱起来。基尔伯特好像是那种很受年长的人喜欢的类型，我倒不觉得他很可爱，因为他真的不够可爱。

或许对他很在意吧，从最初到现在，越来越在意，越来越在意，可是我也没办法啊。

这一点对你也是一样的，不只是嘴上说说而已。

其实还是有些差别的.....准确地说是我单方面对他纠缠不清。他这个人怎么说呢.....是那种难以捉摸的类型。正义感很强，但同时又有点冷血，如果他有必须要赢的理由，即使是卑鄙的手段他也会淡定地使用出来。性格上有着利己傲慢的一面，也有着吸引众人的魅力，但他本人却对别人没有一点兴趣。他是个一心只考虑自己该如何走向光明前途的人，就连我教他的这些娱乐活动他都能从中找到对自己有益的地方。“烟草作为交换情报的手段倒是不错”，这种话他都说过。

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我也是日后才有所了解的。

.....告诉你这些我还是有些犹豫的，这是关于他的过去，一些不曾外传的小插曲。

基尔伯特·布甘比利亚以前有未婚妻。

他告诉我这件事的时候我已经快毕业了，那时我们玩在一起也已经被周围人普遍接受。

你问发生了什么？不，什么都没有。

我只是一直做着和之前同样的事，缠着他，追着他，开他的玩笑，惹他生气。我和他有些时候会吵架，大多数时候都是我先服软，基尔伯特偶尔会认错.....就这样，我和他成了普通的朋友。教官们有时会训斥道“你不要逗别人布甘比利亚家的少爷”，我才不听。

基尔伯特也没有听从那些让他不要和我有来往的叮嘱，就这点来说他也不是什么好孩子。大概比起那些和他同一年龄段的朋友，我更加了解他吧。正因如此，我在快要毕业的时候听说这件事还是相当吃惊的。在学校休假日他托人和我说有事要拜托我，和我提起了关于未婚妻

的事。

“今天要去和未婚妻吃饭.....你能过来吗？事情有些复杂，我觉得需要第三者来帮忙。”

去，我当然要去。话说，你竟然瞒着我有了一个未婚妻？

什么时候开始的？六年前就有了？你那时候几岁啊？十岁？你为什么什么都不告诉我？！你难道趁我不知道的时候在休息日跑出去约会了吗？基尔伯特你这个臭小子！

总之，我在那一天和他一起去了。没想到他连外出许可证都准备好了，真是够周到的。

看来他从一开始就想和我一起去，然而（之前完全没有提过这事）想要我原谅他，这一点来说倒是真的很像他的风格。

约定地点是士官学校和莱登街道之间的小咖啡店，我偶尔也会去那里喝喝红茶，气氛还不错。

.....嘛，我们在那里会面了，这件事就不细说了，说下一件事。

唉，是个怎样的人呢？呃.....我不想说，如果硬要讲，是一个富贵人家的大小姐吧，感觉不是那种喜欢出去玩的女孩子.....算了还是不说了吧。至于为什么.....如果说了基尔伯特会生气的。

至于基尔伯特为什么要叫上我.....就像他所说的那样，事情有些复杂.....

那个女孩原本不是基尔伯特的未婚妻。

那家伙有一个哥哥，本来应该是由他来继承家族，但是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他进了海军士官学校，就像是离家出走一样。原本布甘比利亚家族的男性都应该成为陆军才对。

你如果参加过军应该知道的吧，虽然同属于国家防卫部门，但陆军和海军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

军费的分配之类的都是些成人的话题。他哥哥和家里人的关系好像不太好，听说他那种性格族人里不曾有过，如果真的是那样，那么在那种严格的家庭里长大一定很辛苦吧。说起来，我第一次见到基尔伯特的时候和他在一起的那个人就是他哥哥。因为他哥哥脱离了家族，所以一切责任都落在了当时只有十岁的基尔伯特身上，包括父母给长子定下的婚约。

虽然这样说对他们两人有些无礼，但是的确有一种捡了别人不要的东西的感觉。基尔伯特和他哥哥不一样，是一个承受着很多事的人，他一直以成为家族模范来要求自己。而周围的人也希望他不要像他哥哥那样，于是他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众望所归之人。正因这般性格，所以即使是对未婚妻的事，他也很重视。当他的未婚妻提出了有想实现的愿望时，他毅然决定要帮助她。

私奔。那对男女不顾世俗的眼光，想为了自己的爱情而逃离这个现实的社会。但是不是和基尔伯特私奔。他的未婚妻.....虽然尝试过去喜欢基尔伯特，但是最终失败了。她喜欢的是其它人。那个男人是她们的管家。

真是够浪漫的。被自己的未婚妻告知说想和其它男人私奔，却还是满不在乎，也太缺根筋了吧。但是基尔伯特却答应了，甚至为了帮未婚妻策划私奔，把我叫了出来。

我一边听他一说边在心里想着这家伙心里真的有感情吗？

我真的很想对他的未婚妻发火，这种事情你们自己去做不就行了，别把基尔伯特卷进来啊。

但是基尔伯特却一心想着怎样帮他们设计逃到外国的路线。

“出入境的管理很严格。霍金斯，你家里有在做进出口商品的买卖是吧，也就是说你们家有政府许可的出国证明，那么可不可以混入出国人员中呢。如果行的话在那之后转成水路...但不管绕多少路也一定要避开战争地区。”

他的声音很平淡，就像在处理什么公事一样。

“你们能准备多少钱呢？我觉得小姐你把能够自由支配的财产换成现金比较好，用来维持生活开销什么的.....但即使这样也不够。担心没办法稳定生活？好的，我知道了。我也会帮（资助）你的。不不，这有些太多了吧.....毕竟有哥哥那件事.....”

基尔伯特越是冷静，我就越是怒火冲天。

最终，以我的帮助为前提的探讨终于结束了，回去的路上我向基尔伯特问道，你到底喜不喜欢你的未婚妻？即使是父母定下的婚约，经过了这么多年的相处，再怎么也不会对这种情况无动于衷吧。

一直沉默着走在我身旁的基尔伯特突然看向了我。

于春日里将道路染得雪白的花树上的花朵已不复存在，如今只剩青葱而茂盛的绿叶。虽然与那时的景色完全不同，但基尔伯特在我的眼里依然是那个与众不同的存在。

基尔伯特的嘴角轻轻上扬，然后说道：“哥哥那件事，让我知道了去者不可追。”

淡淡的，就像是在说别人的事一样，他轻微地挪动着嘴唇。

“倒也不是一点感情都没有……硬要说的话就是没什么执念。那个人原本也不是我的东西。”

“……把她说成‘东西’……你……”

“我的说法可能不太好，不是因为她是女性我才说是东西。”

“不，不是这个意思……你……”

唉，我明白了。

——因为这样，你总是……

此时此刻，我好像触碰到了基尔伯特·布甘比利亚的本质。

——你总是被很多人包围着。

基尔伯特是一个没有执念的人。

——虽然得到了许多肯定，得到了许多赞赏。

基尔伯特的离家出走的哥哥的身上，可能还有着对事物的执着。但是基尔伯特不仅仅是那样。

——看上去很孤独。

已经习惯了放弃的人。

正因如此，即使是私奔的事，这样的他也只是公事公办地来处理。即使本意并非如此。

“本来就因为自己的哥哥那件事给那位小姐添了很大的麻烦，所以帮她私奔也没什么。”

——那你又要将你自己的感情置于何处？

“父母会怎么看待这件事？可能会另外给我找一个新的未婚妻来代替那位小姐吧。”

——像棋子一样被他人左右自己的人生，你难道喜欢那样吗？

“她的家族里有长子作为继承人，所以除了面子问题，其它可能没什么。如果以我自己为代价，能让他们两人的缘分继续，那么就那样解决吧。”

无论他怎样想让我接受他的观念，我始终都无法认可。

在我身旁的这个人，还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年轻人。

很努力很懂事，却从不追寻他自己存在的意义，仅仅是对别人来说有价值，不考虑他自身的情况。可能对于他来说，不论是他自己还是别人，都只是“东西”而已。

“……我知道你有一个未婚妻本来是挺高兴的。虽然你瞒着我，让我有些不舒服。”

不知怎么的，或许是太悲伤了吧，我强忍着眼泪但声音还是有些哽咽。基尔伯特问我怎么了，我敷衍他说是咳嗽呛着了。

我觉得我自己预见到了基尔伯特的未来。不论获得了多么无上的荣誉，走上了多么光辉的道路，最终他的手心里都将一无所有。

没用的东西就舍弃掉，即使是自己也毫不在乎，就这样一直一直走下去。

在无边的黑暗世界里，于这样一条狭长的，光明且危险的道路上，一直走下去。

但是，他一定会漂亮地比谁都要自如地通过这条道路吧。他握在手里的，除了枪以外别无它物。

我也只是个自私的人。

对于我来说，基尔伯特是我最好的朋友，但对于他说来，我可能什么都算不上。对于这个事实，我只是感到悲伤。

.....呃.....说起来，私奔计划是成功了。

虽然我不知道那两个人现在身在何处过着怎样的生活，但好歹是践踏了我朋友的尊严而私奔的，所以我希望他们能幸福。后续有很多要处理的麻烦事，但是布甘比利亚家里的少爷的未婚妻失踪这件事，很快就没有了下文。

基尔伯特的父亲，突然去世了。

刚好就在用我老家的工作用车把那对神经质的恋人运往国外的事情结束之后。好不容易处理完那件事，我们若无其事地回到宿舍，教官却神色大变地把基尔伯特叫住了。

“你到哪里了？干什么去了？我正在找你。”

“我的父亲突然就去世了。”

“你没能赶上见他最后一面啊。”

教官看起来也很慌张，如同雨点一样落下的话语拍打着一脸茫然的基尔伯特。基尔伯特看起来虽然有一些动摇，但却并没有混乱，他是一个看待任何事情都可以剥离感情的人。他对教官说了一句“我知道了”就立刻回了家。

我没有被许可和他同行，但是教官批准了我参加他父亲的葬礼。

我的亲戚都是些身体很好的人，如果说葬礼的话，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参加。

我战战兢兢地过去，看到了最前面的基尔伯特，他正凛然地站在那里负责着这场葬礼。

那时的基尔伯特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布甘比利亚家族的家主了。在基尔伯特的父亲的葬礼上，他小声地对我说。

“什么啊.....如果早知道这样不帮他们私奔也可以.....因为最难说服的大麻烦不在了，由我出面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感觉对那个人做了不太好的事。”

那家伙竟然把他自己的父亲称作麻烦。

这肯定是因为，基尔伯特作为布甘比利亚家族的一员，一直都是被教育作为延续家族的一个“道具”而长大的。为了家族的繁荣，愿意成为一枚棋子而生存，然后再被抛弃。就是这样的教育让他走偏了人生道路。人会把自己所接受的理念用在自己的处世之道上。

越是和他接触就越是会发觉他虽然很温柔，但却是一个很孤独的人。明明笑起来很可爱，却几乎不笑，毕竟这是和他身份不符的行为。

我死的时候.....可能就是我永远地消失在他的眼中的时候.....

我不希望我自己也像那样被他当成一个东西，我无法忍受。在他的翡翠绿色的眼睛里，每一次投出命运的骰子之时，展开的只有未来，没有过去。只是看着前方的路，而不是人。那个男人会有某一天想要追求一个人的时候吗？不管是谁，谁都可以。会是谁呢？怜爱地，想要把某个人.....放在手心里.....

霍金斯没再说下去了，他伸出了手。

霍金斯用手指的指尖轻抚着躺在床上的薇尔莉特的头发，把因为出汗而粘在一起的一簇头发轻轻分开。

“在那之后，霍金斯社长就从士官学校里毕业了.....后来.....是什么时候再次和那位相见的呢？”

伴着支气管炎患者特有的喘气声，薇尔莉特想让他继续说下去，但霍金斯只是苦笑着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把她胸前的毛毯仔细地盖好。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治感冒的事吧。”

温柔的视线，怜爱的细语。

言语中满满的是像父亲一样的慈爱。

他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房间即使是两个人居住也足够宽敞。室内由绘有浅蓝色花朵图案的壁纸搭配着紫罗兰花样式吊灯的，正中央摆放着一个白色的圆桌，上面有着一看就知道是慰问品的包装精美的盒子和水果篮子。这么冷的天里室内却很温暖，显然是壁炉里添了柴火，此刻正爆裂着细小的火花。拉着窗帘的窗户因风吹而发出咔嚓咔嚓的声响。房间里时钟的指针指向了晚饭的时间。

“.....我自己，也很吃惊。可能是因为离开了战场.....才变得像现在这样弱不禁风的。抱歉，没有管理好自己的身体。”

“你在说什么啊，发烧是因为气温骤变吧，因为习惯了北边的气候.....我不该这么说的。你别在意，快睡吧。”

霍金斯一边说着一边用食指轻轻地抚摸着薇尔莉特蓝色眼睛下淡淡的黑眼圈。虽然不能让这阴影消失，但却能从他的动作中感受到他是如此希望的。

“我已经联络过那些已经预约好的客人了，大家都说即使晚一点也希望能拜托你来代笔，所以没关系，好好休息吧，薇尔莉特酱.....你看起来太累了。”

“马上就会好的，让我明天就工作吧。”

“你这样可不行，算上今天最起码也要休息三天，三天后再看看你的状态能不能回去工作。我禁止了别人来探视，抱歉了啊。”

“没事，如果传染给别人就不好了。霍金斯社长也是.....真是对不起了，让你说了这么多话，还在这里待了这么久.....”

“我没关系的，只要能治好薇尔莉特，就算传染给我也没关系哦.....虽然时间不长，但我现在就像是你的家人呢。难道不是吗？”

“.....嗯.....”

听到这个回答，霍金斯露出了满脸的笑容。

“拉克丝酱叫我捎来的书就放在那个茶色的小包里，好像是一本流行的恋爱小说哦，眼睛如果累了就赶紧停下来别看了。”

“嗯。”

“接下来就是事务所的人托我带的话了.....贝内迪克特叫我向你问好，明天嘉特利亚也会回来帮忙的，所以你不要自顾自地跑回来工作。”

“嗯。”

“如果有什么想要我做的事就叫你家人告诉我，我会立刻放下工作赶过来的。”

“不用了，拉克丝会哭的，你好好工作吧。”

作为道别，霍金斯想在她的脸颊上轻轻地吻一下，但是薇尔莉特用手掌捂住了嘴角。霍金斯用略带悲伤的声音问道“你讨厌这样吗？”，薇尔莉特只是回答道“我如果传染给你，就危险了”。

从薇尔莉特被捂住的嘴里发出了一种奇怪的腔调。

“晚安，薇尔莉特酱。”

“晚安，霍金斯社长。”

霍金斯安静地退出了房间，然后在宽敞的走廊里疾步行走着，途中告诉路过的佣人说自己要离开了。

他很着急的事实从他之后开车的样子也能感觉出来。伊弗加登家的宅邸距离首都莱登有一段距离，所以霍金斯回到市里的时候太阳也已经落下，绯红的天空渐渐地与墨色交织在一起。不知为何今天的风儿好喧嚣啊，霍金斯的老式汽车在强风中不安地摇晃着。

他要前往的是位于莱登沙弗特里希首都莱登市郊的一条旅店街，里面不仅有那种无需预约、随来随住的旅店，也有那种如果没有介绍人的话连大门都进不去的高级旅馆。

霍金斯按响的或许就是这样一座高级旅馆的门铃。一层专供所有的管理者和工作人员居住，

在这之上还有五层。在周围尽是一些平房和三层的小楼中，这栋旅馆可以说是唯一的高层建筑了。每一层也只租给一个客户使用，里面配有寝室、浴室、厨房，是有着奢华设计的高级旅馆，即使只住一晚价格也不低，所以居住者也必然是身份高贵的人。

霍金斯按响了最高层房间的门铃，里面传来了脚步声。

“请问您是哪位？”

听到这充满礼貌的问话，霍金斯的脸上浮现出了笑容。

“是我，那天你帮助了的小狐狸。”

“我不认识什么狐狸。”

像是突然知道了对方是谁的样子，里面的人声音低了下来。

“那就是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和我打架的霍金斯吧。”

“.....你等着，我现在给你开门。”

拿着手枪打开栎木门的是被选中的家主，一位二十八九岁，看上去非常精明干练的男性。在莱登陆军中没有人不知道他是一族的当家。

虽说已经是半夜了，但他依然穿着军装，只有领口的扣子是解开的。或许是没有休息的时间，他平常打理得井井有条的头发有些凌乱，嘴角生出一点胡髭。眼罩有些移位，露出了受伤的眼睛。

“薇尔莉特现在怎么样了？”

几乎是两人对视的同时他就这样问道，这让霍金斯不禁缩了缩肩膀。

“这么晚了，辛苦你了霍金斯。晚上好。我问候了之后可以提问了吗？”

“这么晚了，辛苦你了霍金斯。晚上好.....你累吗？”

基尔伯特的视线里写着“差不多可以了快点告诉我”这样的话语。

“她只是感冒了，我说了不用担心她的。你如果明天去看她，还需要我来说明吗？”

“我很在意.....”

回想起过去的事，霍金斯意识到现在的基尔伯特已经变了。

少年时期那个浑身带刺的基尔伯特，现在有了心爱的人。霍金斯想到这儿，不禁露出了笑容，但也很快就止住了。

“喂，怎么了，你在笑什么啊？”

“我没笑啊，话说这个房子好高啊.....你搬出之前住的房子了吗？”

“靠家里的关系住在这里。我正在找房子.....所以是暂时的。之前.....为了不被薇尔莉特发现所以会定期更换住所，但是现在没有必要了.....”

从蒸汽火车事件之后，基尔伯特到霍金斯那里以及伊弗加登家里去道歉了，也放弃了隐瞒他自己还活着的事，开始继续和薇尔莉特联系。现在两人都是有着各自工作的人了。

一边是陆军上校，另一边是自动手记人偶，所以能见面的日子很少，两人相处的时间和空间都非常珍贵。

“呃.....你不想回有妈妈和妹妹在的那个宅子么？”

基尔伯特点了下头。

“我不想把薇尔莉特叫到那儿去.....。霍金斯，谢谢你告诉我她的状况，进来吧。”

他可能是累了吧。说话说到一半就停下来。

到了最大的一个房间，由于室内没有开那种光照很强的灯所以有些昏暗，只有房间角落里柜子上的台灯照亮着周围的一小片区域。

“不要开窗户，纸会被吹飞的。”

霍金斯一言不发地坐在长椅上，在他面前的桌子上放有一千多根带子，还堆着很多的文件，另外还有火漆、钢笔，以及写好了的便签。

便签的旁边是用麻绳系好的像小山似的信纸堆。霍金斯一脸惊讶，紧接着伸出手去拿便签。

基尔伯特安顿好霍金斯之后就到厨房去了。读了便签的内容后，霍金斯表面装作平静地问道。

“.....你.....睡觉了吗？”

厨房中传来了木塞被拔出酒瓶的声音。

“啊，不久前才起来的。霍金斯，我在做夜宵，你要吃吗？”

“.....呃.....刚才确实累得够呛，那我就不客气了。基尔伯特你一边做菜一边喝酒吗？”
芳香的气味在空气中蔓延。

“我又不是你.....我做菜用的。”

“你还真会做菜啊？”

“如果朋友来了的话，会做一下。”

霍金斯放下手中的便签，朝着厨房的方向看去，但是在这个房间看不到基尔伯特的身影。

“.....骗人，只是你刚起来饿了吧.....”

他的声音中虽然满含笑意，但仅仅只是嘴边有一丝微笑。

“那我就全部吃掉好了。”

“你啊，最近突然把我当朋友了。怎么突然这样？”

“.....最近.....是这样吗？难道还有其它的定义吗？十年以上的关系？为什么把你当成朋友你会觉得很奇怪呢？”

无意的回复，刺痛了霍金斯的胸口。

“也不是.....你啊.....经常把人当成道具什么的，虽然我比你年纪大，但是你对我也没什么敬意。”

“薇尔莉特那件事，对不起。至于不尊敬你这件事，为什么现在你会因为年龄这种事让我尊敬你呢？”

“.....”

“霍金斯？”

虽然被叫了，但是霍金斯却沉默着将视线收回到了信上。

虽然是第一次看这封信，但是霍金斯是一直知道这件事的。每一次去基尔伯特的房间，总会看到某处放着没有寄件地址的信。像基尔伯特这样留着很多不会寄出的信的人，霍金斯还知道另外一个.....

“.....是笨蛋吗.....”

正如基尔伯特所说，他们俩已经认识大约十年了，也有过互相不往来的时候。

这些终于重见天日的信里，是那段岁月中，基尔伯特对那个女孩无法抑制的思念.....

“.....”

——可能是想扔掉旧的然后给薇尔莉特新回信吧。到现在，看到的道歉的信有好几封，感谢的信也有。

霍金斯扭头向着厨房里的基尔伯特的背影望去。

——自己也是如此啊，两人都成长了。

——这分别的两人一定会再次相见的。

——老套得像是哪里看过的恋爱小说一样，但正因如此.....

——因为已经错过很多次，所以希望他们最终能幸福。

基尔伯特和薇尔莉特，无论是哪一个，对于霍金斯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存在。

“基尔伯特。”

“怎么了？”

“接着说.....那个.....我.....我觉得友情也有单相思。”

“.....啊？”

出乎意料的发言，但是基尔伯特并没有否认，大概压根就没有认真听他说话，只是随口回复了一下吧。霍金斯的声音里终于出现了不满的情绪。

“你只说了个‘啊’……你是知道还是不知道啊……你有觉得我比你年长吗？基尔伯特，你是没有朋友也能过得下去的那种人，但是我不是。只有我……希望你能够充满活力，希望能够偶尔和你见见面，随便聊聊天之类的。这样的……这样的感情，你很讨厌吧？只有我喜欢这样吧……因为你太冷淡了，所以最近我对你还挺吃惊的。你……你肯定不明白我的这种感觉吧……”

知道彼此的心思，理解友情的存在，也信赖对方，基尔伯特能把即使赌上人生也要守护的女孩交给霍金斯这也是个证据吧。但是即使是这样，对于基尔伯特来说，霍金斯所想的那种位置，在他的心中，可能是不存在的吧。

对于男性之间的友情这么执着，好像有点可笑，这种话是不能说的。

霍金斯刚一说完就后悔了。虽然有些后悔，但是……

“不，我明白的。我只有你一个朋友。”

大概是握得过于紧了，霍金斯手中的信有点压皱了，他慌慌张张地把信放到桌子上轻轻地抚平，但是在中途听到了基尔伯特的脚步声，于是又把它放回了原来的地方。视线交汇时两人都沉默着。

基尔伯特好像终于注意到了他刚才的那封信，与工作用的文件混在了一起，于是就当着霍金斯的面开始整理桌面。霍金斯则一直悄悄关注着那封信的下落。

好好收拾了之后，基尔伯特将手叉在腰上叹息般吐了口气。

“你刚才说我不知道，实际上我是知道的。”

他的声音在寂静的空间中显得很轻。

“总是有一群人围绕在你身边，但是我的朋友只有你一个。”

——什么啊……骗人……

基尔伯特虽然没有像霍金斯那样的朋友，但是他总是人群的中心。他是一个不在乎孤独的人。士官学校时期，不论同学聚会还是联谊，他都会去参加。无论是谁，他都可以与别人相处融洽。

霍金斯正想要出言否定。基尔伯特接着说。

“我认识的人虽然很多，但真正的朋友却只有你一个。你毕业之后……我当时想着我如果能早出生两年就好了。”

像是充满了委屈一样的语气。

这个一脸疲惫的三十岁的男人的身影和当年那个十四岁的少年重合了，他自己也仿佛回到了十六岁的那个时候。

那时候总是追在基尔伯特身后，和他一起玩耍。

——一直在一起啊……

霍金斯的胸口感到一阵刺痛，渐渐地又温暖了起来。

现实的自己，此刻心中充满了无法抑制的喜悦。

——基尔伯特……你……

基尔伯特·布甘比利亚，他不是一个会说这种话的人。

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基尔伯特变成了现在的样子，可以为了维持他自己与朋友之间的关系，不再局限于他自己的“装置”，坦诚地将他自己心中所想说出来。

——你这一点真的是太狡猾了。

奇怪的是，基尔伯特爱着的那个女性以前也是他的“道具”，但是束缚着那个“道具”的绳索也在渐渐解开，薇尔莉特渐渐地可以和其它人接触了。

最大的功劳到底是属于谁呢？克劳迪亚·霍金斯不在意这些，只是面对着眼前的朋友有点害

羞的脸，笑逐颜开。

“哈哈，哈哈哈哈！”

“喂，别笑了，弄得我好尴尬，我这辈子都不会再讲第二遍了。”

“哈哈.....不是，不是那样的，我没觉得你好笑.....呃.....基尔伯特.....你火上烧着的东西还好吧？好像有什么奇怪的声音.....”

基尔伯特匆匆地跑到厨房，霍金斯也立刻站起来跟了上去。

琐碎的交谈声在恢复平静的房间里静静地流淌着，宛若夜曲。

时间也再次流转。

跨过因绝交而不再见面的时期，两人的友谊回到了当初的心意相通。

“你让开，我要加调料。”

“傻子，你弄错了，那个不是盐。”

“但是没有香料啊。你只靠盐和糖活着吗？”

“.....我习惯了在外面吃。霍金斯，算了吧，这已经不能叫食物了。”

“你说什么蠢话啊？没有挽救不了的食物啊。”

“是吗？”

“是啊，不能放弃啊。”

经历千百个日夜，仿佛又回到了当初的两人。

十四岁的基尔伯特·布甘比利亚和十六岁的克劳迪亚·霍金斯。

第6章【邮便屋与自动手记人偶】

如今，在这个邮局堪称林立混杂的时代。

在众多小国家熙熙攘攘的这片大陆上，邮政业经营者也在削尖脑袋与同行竞争。究其根本，大陆邮局的发展就像是抢夺顾客的战役。客人会自主选择邮局委托派件。

选择的依据，有费用的高低，有效派送区域的覆盖，当然，派送员的亲切与否也会纳入评议之中。充分考虑以上所有条件之后，再以此为据，从中选一个邮局进行委托。现在，邮局已经不只是配送货物，将“自动手记人偶”即代笔的副业纳入责任范畴，以至于成为主要业务的行业结构也随之形成。如果不考虑这边的业绩，生意是站不住脚的。这样同行愈发增加，在服务方面的差距也变得更为显著，优劣之差随之扩大，失败者必然会关门。

在这样严苛的竞争中，坐落于南方沿海，名为莱登沙弗特里希的国家里，有一所C·H邮局趁势脱颖而出，在业界确立了自身地位。

虽是创立不过数年的年轻公司，评价却蒸蒸日上。不仅顾客的满意度很高，回头客也不少。这样优秀的成绩，若是探寻缘由，可以大致分为两个。

首先第一个，C·H邮局不存在配送区域的限制。

如果客人有需求，从古到今，从东到西，任何地点，都能送达。当然对偏远地域进行收费是业界的初次尝试。只有竞争业界首席的现存邮局才有着规定配送区域的资格。如果有一家公司能覆盖战争区域的配送，对于亲朋好友恋人身处战场的客人来说，就像雪中送炭。自然，其使用者也会增加。而将这一切以一种理所当然地态度完美实现，对邮局一方而言，却绝非是易事。为了满足顾客需求，无论何处都能送达，这是以召集合适人才，建立相关系统为条件的。C·H邮局则将这一切化为现实。

然后，第二个理由。就像彗星划过夜空，自动手记人偶业界里如日中天的那位耀眼的明星，就属于C·H邮局。漫步街上，引得芸芸众生惊艳回首，仅闻其声，遂惹来神情恍惚双颊飞红。她就像神话里脱胎的无暇美人。最近，身为剧作家声名正盛的奥斯卡，以她为印象创作了新剧，发布后获得极大人气，其影响力与日俱增，使她在业界外也一举成名。人们总不禁会在心中幻想，那究竟是怎样的一名女性。普遍来说，这份期待会被辜负，以一种正面的形

式。那名女性是超乎任何想象范畴的。

关于她的一切，人们称之为薇尔莉特·伊弗加登。

莱登身为大陆首屈一指的贸易场所及港口，被称为渡海而来的第一道玄关，对于莱登沙弗特里希来说，是重要的国民利益所在。可与此同时，其间也埋下了战争的火种。其它国觊觎丰富的资源及富饶的土地，而发动侵略，这种情况数不胜数。饱受征战的徽徽不仅仅是烙刻在城墙和石板铺就的路面上，街道处处浸润着经济的繁荣昌盛，同时也残留着自古以来依然如故的战争伤痕。

在纪念莱登沙弗特里希建国百年之际，于首都莱登修建的喷泉，可以说是最为有名的战争遗址。

总计九尊女神雕像环抱汲水瓶于肩，从中地下水汨汨流淌。作为国任艺术家独一无二的杰作，女神们却被斩去了首级。这是一种警戒，为了不使莱登沙弗特里希忘记城市腹地被人入侵的耻辱，从而没有再次改建。

在这里，商业大国与军事国家兼于一身，生气勃勃的大街小巷就算在平日也会有全副武装的士兵出现。

C·H邮局的每一个人都将这样的国家视作自己珍视的家园。

“喂，在做什么？”

“啊呀。”

“.....许久不见。”

高远澄澈的秋日天空下，失去臻首的女神喷泉前。十分难得的，这几名稀客聚在了一处。

女性两位，和男性一名。

“这不是嘉特利亚和薇尔莉特吗。原来你们那么等不及本大爷归来，就来接我吗？”

将双轮机动摩托停在大路一端，身着草绿衬衫，正豪爽地大快朵颐烤鸡肉串的男人是名邮差。纤细浮华的十字架型高跟长靴给人以一种不合时宜的风情韵味。

如沙子般质感的茶金发下隐约看得见薄水色的眼瞳，稍带挑逗，拥有一副不似男人一般的柔美长相，却不显温和。他是所属于C·H邮局的贝内迪克特·布鲁。

“你在乱说些什么？再说一遍你在乱说些什么？我可没有来接你的打算！我只是被我亲爱的社长拜托了跑腿，出来买东西。薇尔莉特也说点什么啊，对那个穿高跟鞋的骚包男！就说我不想和你这种人扯上关系什么的.....”

似乎是为了掩饰什么，用不悦的声音出声反驳的，是一名拥有满头柔美大波浪的黑发美人。那双眼睛就像紫水晶一样通透，那身姿就像沙漏一般有致。足够俘虏任何异性的躯体充盈着难以言表的成熟韵味，紧致地包裹在用丝带束腰的胭脂红色洋装礼服中，几乎冲破衣物。她则是同所属于C·H邮局的嘉特利亚·波德莱尔。

“两位，你们交谈的声音太大了。”

银铃般的嗓音如此责备道，那名少女似盛装打扮的瓷器娃娃般玲珑剔透，楚楚动人。

舒展的金色发丝微微卷曲，由刺绣丝带制成的发圈束起，身穿同系的大量流苏蕾丝装饰的浅灰玫瑰色连衣裙与雪纺绸双排扣外衣的她，正是.....

“薇。”

“薇尔莉特。”

蓝色的眼睛，和胸口那颗翡翠绿色的胸针交相呼应，如果将两个一同收入眼帘，定会夺人心魂。她是C·H邮局的自动手记人偶，薇尔莉特·伊弗加登。

贝内迪克特和嘉特利亚一同看向她，关注的对象也随之一变。

“你这是怎么了？”

“真的呢，薇尔莉特，很适合你呢。头发.....卷起来了？是约会吗？”

突然被两人围住，C·H邮局引以为傲的自动手记人偶，薇尔莉特·伊弗加登目光低垂。

“.....这是蒂芙尼夫人.....这方面的事都拜托给了家里那边。看起来很奇怪吗？”

微微害羞的声音。嘉特利亚则用温柔的目光注视着薇尔莉特。

“一点也不奇怪哟。现在你的可爱程度，完全不逊色于我呀。你是要和少校见面吗？”

“嗯。因为还不到约定的汇合时间.....所以正准备去买下一次旅行需要携带的书本。”

“太好了，你等不及想快点见到他，对吧！呐，一点也不奇怪，对吧？贝内迪克特。”
无所顾忌地为她开心的嘉特利亚。

“啧.....”

以及不耐烦地咋舌的贝内迪克特。

这样的三个人能够齐聚一起实属久违。不过这也是事出有因。在C·H邮局，每人每日的工作都繁忙交错，很少会有在一起工作的时候，大多数情况，都只是因为各自的日程奇迹般地凑在了一起。他们几乎是同时被所属的社长雇佣，如果说起来，也算是同期同事。

吃完肉串的贝内迪克特把骨头扔在路边，一边舔着手上残留的油脂，一边紧盯着薇尔莉特的脸。

“.....哼.....嘛，也不错嘛。薇。”

他的脸靠得太近，薇尔莉特毫无退缩，明亮的眼瞳径直注视过去。贝内迪克特在那一对大眼睛之间的眉心处气势汹汹地伸出指尖。

“但是，带走你的对象，如果不是我，就不行。作为哥哥身份的我看着被视为妹妹的你被那种大叔骗（吃）走（掉），简直无法接受。明明我才更好吧？我才是又年轻又帅气啊。”
能堂而皇之说出这种台词的人，大概也拥有某根在常人中几乎绝迹的神经吧。嘉特利亚露出生气的神情插嘴道。

“我是从别人那里听说的，基尔伯特先生是非常优秀，非常成熟的男人。你看薇尔莉特为他神魂颠倒的样子，不就明白了。和你这种人根本没有关系好不好。”

“神魂颠倒.....是什么意思？”薇尔莉特对于从未听闻的音节，做出了迅速的回应。

“就是对那个人着了迷，为了他不顾一切。你不是对我说过，少校就是你的全部吗？”

“.....虽然.....是这样说过.....”薇尔莉特困扰地垂下眉梢，那双蓝色的眼睛微微湿润了。
这可能是薇尔莉特正在害羞的表现吧。对此，说不出任何话语的薇尔莉特，只能默默无言地躲开了脸。

贝内迪克特和嘉特利亚的心里，有着对这个不争气的姑娘的怜爱，对这份幸福的小小嫉妒，以及一种朋友被男人拐跑的复杂感情。于是，两个人为了甩掉心里的憋闷，心照不宣地握紧了拳，一左一右站在薇尔莉特身边，又是用手戳又是用脚踢。

“见鬼，讨人喜欢的样子模仿得很不错啊。明明你的内在就是个战斗狂。”

“真的，火大啊！明明你就像熊一样强壮的！但是好可爱！”

也许是由于薇尔莉特并不会感到痛，也或是对于这种情况，她并不知该如何处理是好，只是沉默着心甘情愿地承受这种毫无道理的暴力。从旁人的视角看来或许是非常严酷的对待，可实际上，三人中战斗能力最强的反倒是薇尔莉特。考虑到这三人的力气加起来如何，这样的行为不过就是小打小闹。

“行了，别太过分了。但是这个真厉害啊，软绵绵的，就像小狗一样。嘉特利亚，你也来摸一摸呗。”

“等等啊，你不要随使用手去摸女性的头发啊！用沾着肉汁的手指什么的，去碰女性的发丝，你的行为粗鲁也要有个限度！停下！”

“这种没关系的吧。我又不是去厕所回来。”

“.....诶？！你.....你是说，你去厕所之后从不洗手吗？！是吗？是那样的吗？不要啊啊啊！薇尔莉特，快到我身边来！不要让贝内迪克特靠近我们！从现在开始，我的身后就是我的领土！如果贝内迪克特敢靠近，就是侵犯领土的行为，我会狠狠地揍你一顿的。”

嘉特利亚的翻毛皮革长靴在地面上来回移动，划出一条线。面对她贝内迪克特也以毫不逊色的气势，绝不服输地与之对抗，从街道边的树根那里捡了根枯木棒效仿。

“哈？！那你听好了，从今往后，我身后的地方全都归为我的领地了！顺便一提，我身后可是那条路！通往你最喜欢的，有那个大叔在的本部的路，现在是我的东西了，你有本事就别回去了！”

“啊——你太狡猾了！”

“我才不狡猾！先说出口的是你！”

虽然是成年人，但却做出像小孩子一样的行为。其中最年少的薇尔莉特像是在欣赏某种新物种打架一样，兴味颇深地远远观望着。

这是在骚动发生之前，微不足道的和平。

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国家，同一条街道。

从主街延伸出的一条小路上。在小商铺鳞次栉比的这条街道间，最为突兀地探出头来的，是C-H邮局的本部建筑。而此时，它对于数分钟后那个近在眼前的噩梦一无所知，只是任时间宁静地匆匆流逝。

尖塔的薄荷绿圆形拱顶上矗立着鸡型风向标，像是要把它们环抱其中的深绿色屋顶衬着绵延的外墙，砖石呈现出一种夕阳般颇有味道的赤红色调。拱形门玄关上，铁板以金字镌刻着店名。倘若推开门扉，电铃那活泼声音就会响彻大厅，宣告贵客的到访。

进入大厅后马上映入眼帘的，是业务柜台，在此处可以进行邮递物品的交付接纳事宜。

建筑是三层构造，一层用来收受邮件，二层是事务所，而三层的尖塔则作为社长的私人住宅。

这里距主干道并不近，即使那样说，这栋建筑依旧花费了相当可观的金钱。这栋建筑物的所有者，被邮局的人们喊作“社长”、“大叔”的那个人，正在那个可以将街景一览无余的露台上啜饮兑入白兰地的红茶。

“.....我这个人真的太优秀了啊.....”

沉溺在自我迷恋中的这幅样子就算被人看见，也不得不说是个像模像样的美男子。他的年龄大约在三十，拥有一对蓝灰色的下垂眼，稍稍长长的赤色头发，体格则十分有男人味，不再年轻的英俊脸庞极讨女性欢心，气质仿佛浓茶般散发出成熟的苦香。无疑这是一副会受到同龄男性艳羡乃至妒忌的好容貌。也许是有这方面的讲究，他的皮靴上没有半个污点，擦得闪闪发亮。

“霍金斯社长！”

在室内大声斥责的是个面容未脱稚气的少女。

薰衣草色的短发从肩膀上方利落剪下并理齐，少女拥有大大的眼睛，小巧的脸颊，以及纤细窈窕的身体。她还是不曾发育的幼小体型，可透过眼睛的镜片看到的那对异色双眼是那样神秘美丽以至于妖冶。用惹人怜爱去形容这名少女，真是再合适不过。

“那种话请在工作都完成之后再说！”

社长任性妄为，身为秘书的她，一举一动却很有气场。霍金斯则不紧不慢地做出回答。

“拉克丝酱，现在对我来说，比起杀机四伏的工作时间，更重要的是感受着秋日悠闲的气氛，一边享受手中红茶的休憩时光啊.....”

“就算你这样好声好气我也只能从中听到逃避现实的余音哦！拜托您了，至少盖几个印章啊，那样的话无论多少杯红茶我都会端给你的！明天就是截止日了！今天大致把文件整理后，明天之内不提交到相关各处可不行！绝不能重蹈飞行信纸的覆辙！”

“已经完全适应我秘书的身份了呢。我很欣慰呐。刚来的时候还像是只瑟瑟发抖的小兔子一样，可现在不也是算得上优秀的职业女性了嘛。哇啊，这种看着被我抚养的孩子长大成人的自豪感真是停不下来呐.....”

“霍金斯社长！拜托！拿着这个印章！就这样拿起来我就会替你动起来盖下去的……请把这些文书全部读完……”

“这岂不是和拉克丝酱你直接盖章没有区别了吗？”

“如果可以的话我会去做的！只剩下这些需要社长确认的文件了所以请麻利一些！”

“十多岁的女孩子用命令口吻的敬语对我说话真是让我忍不住激动得颤抖呀……呃……我说拉克丝酱啊，女式衬衫搭配荷叶摆长裙虽说也不错但要不要试着改变一下服装？个人的话，推荐圆领灯笼袖的衬衫配上黑色连衫围裙，下搭黑色紧身连脚裤与红色漆皮鞋这样的打扮。”

“请听人说话啊！”

曾经，作为半神而被供奉在一个孤岛之上的宗教团体总部中的那个拉克丝·西比拉已然消失不见，如今站在这里的，是竭力劝说没用的上司，就快要哭出声的下属。自从拉克丝被薇尔莉特带回C·H邮局并成为员工，她一直认真踏实地工作着。

因为一丝不苟的性格被雇佣的她如今已被任命为社长秘书，并时常因社长的漫不经心而焦头烂额。这个叫霍金斯的男人的确有着商业手腕，只不过由于他过于极端的享乐主义，就算工作堆成了山也会肆无忌惮地花天酒地。管理这样的霍金斯的每日日程正是拉克丝的使命，情况严重时，为了找到他还不得不找到花街柳巷里去接人。

“如果再不按下印章的话死掉的不是社长而是我。”

拉克丝精疲力尽了。

“别啊。我会按的，按了按了。不要露出这样阴暗的表情嘛。拉克丝太过悲观了。而且对什么事都太当真了。我不是教过你我的话要适当去听，八成就好吗。活得再轻松一些也无妨。去享受一切吧，麻烦事也是哦。”

“社长你……就算胃上开了一个洞也像是会说出这种话的啊……真是羡慕……”

“谢谢夸奖。我可是那种被夸了就会精神百倍的类型啊。”

虽说想要向他说明这绝不是夸奖，拉克丝却被另一件事夺去了注意力，而没能付诸于口。在阳台之外铺展开来的美丽街景之上，拉克丝那对金色和红色的异瞳捕捉到了一个奇怪的物体。

“霍金斯社长……那个……有什么……”

话声未落，霍金斯猛地把拉克丝拉到自己身边紧紧抱在怀里，飞扑到墙角。

拉克丝连发出一声悲鸣甚至疑问的时间都没有，就被勒紧在霍金斯怀里。数秒后，响起惊天动地的爆炸声。

“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

对终于从口角演变成相互扭打的贝内迪克特和嘉特利亚，薇尔莉特以冷静的声音打断了他们。蓝色双眼将视线投向空中，注视着那个黑色物体从上空转瞬即逝，紧接着，在众多富有莱登风情的街坊间，径直轰向其中的一个。

“总部正在承受攻击！”

话音落地的时间，薇尔莉特就飞驰着离开了这里。晴朗和熙的午前时分，被突兀地响彻在这片天空中的爆炸声惊呆的人们张口结舌，呆若木鸡，她就这样与呆立的人群擦肩而过。

“骗人！你骗人！诶诶？社长呢？”

“上车，笨蛋。”

不知何时，贝内迪克特跨上了机动摩托，低声发着牢骚，将手放在嘉特利亚腰部一扭，毫不费力地将其举起，放在自己的膝上。让她坐稳的那一瞬，引擎发动，车子滑动起来。

“等……突然这样很吓人啊！好可怕——！”

嘉特利亚高声哀号，紧紧抱住贝内迪克特的脖子不放。

“躲开！躲开！你们太碍事了！”

在流动小摊上买花的小姑娘摔倒在两人面前，马车上套着的马扬首发出嘶鸣。无视街道交通，贝内迪克特横冲直撞地向前方的薇尔莉特追去。少女已变成黄豆大小的背影如今正在不断逼近。

贝内迪克特伸出了手。

“薇！”

还在以惊人速度奔跑着的薇尔莉特听到了贝内迪克特的声音，立刻敏捷地飞身滑上他的机动摩托。不用说“上车”就能自然而然明白对方的意思，两人又不约而同地无视了吵闹的嘉特利亚开始交谈。

“那个声音来自莱登沙弗特里希式火炮。”

“看到发射位置了吗？”

“是从街道西侧发出的这一点应该确凿无疑。请看那边，本部的三楼有烟雾涌出。考虑到要从高度近似的位置发起攻击，地点应是很有限制的。”

“被打的是那个大叔的房间，这么说嫌犯也太多了吧。”

“你们这些人怎么能这么云淡风轻？社长他可能会死了也说不定唷！”

嘉特利亚怒火中烧，瞪视着贝内迪克特和薇尔莉特。两人都露出了与平时不大相同的神色，不由自主陷入了沉默。

“怎么可能不担心……！”

贝内迪克特连带着自己和薇尔莉特的份一起辩解道。

乘着三人的机动摩托高声怒吼着爬上坡道。

霍金斯被压在书架下，为了保护拉克丝不被挤伤而用手一动不动地支撑着。拉克丝呆呆地仰头看着这样的他。

“拉克丝酱，慢慢地……就这样慢慢的就可以……从我身下爬出来……”

屋子里到处散落着四散飞溅的窗玻璃。请名匠打造的定制原木社长办公桌粉身碎骨木屑纷飞。绒毯变成引燃的火种，整个房间陷入了火场。

“霍金斯社长……十、十分抱歉！”

拉克丝爬出来，想要用柔弱无力的手腕抬起书架，可书架却纹丝不动。

“没事的，没事的。唉……最近在俯卧撑上偷懒的报应来了啊……嘿咻……”

一鼓作气把书架抬起来的瞬间，他侧身一滚摆脱了身上的压力。看来是个相当有臂力的人。霍金斯站起来放眼环视整个房间，那道视线中，方才吊儿郎当的样子荡然无存。

“对不起啊，没受伤吧？”

只有口吻中的那份温柔，还是一直以来熟悉的他。

“为什么社长要对我谢罪呢？”

“再怎么想这次都是以我为目标的袭击。所以，你如果有个万一，我怎样向你的父母交代啊？”

“我没有父母。”

“这样啊，那就是没办法向你有个交代了。好了，还得去确认一下其它员工的情况……”

“总之先下楼吧，这样下去两个人都要被烧死在里面了。”

不再啰嗦，甩开霍金斯后拉克丝向楼下的大门走去。

霍金斯正想着要从阳台的应急楼梯下去，慌慌张张地出声叫她。

“拉克丝酱！等等！”

不料，在拉克丝跑出去之前，大门自己敞开了。霍金斯眼中只看到一只手粗鲁地抓住了拉克丝的手腕，随即，她便被拉入无边的黑暗中，消失不见。

“拉克丝酱……？”

嘴唇翕动，霍金斯再次见到拉克丝时，她的太阳穴正被枪口抵着。揪着颤抖着的她的肩膀向

前一推，那是个一身黑套装的男子。紧接着又陆续出现了五六个同样装束的男人。渐渐，霍金斯的眼神变得阴冷。

最后现身的，是在这个团体中身为头目的男人。

“别来无恙，心情如何？克劳迪亚·霍金斯。”

男人像是刻意地把霍金斯闭口不谈的名字说了出来。

这是当年，父母在自己出生之前误以为是女孩而取下的名字。挤出一个歪扭的笑容，霍金斯说。

“着实是个让人心情愉快的混账东西啊，萨尔瓦特·雷诺。”

萨尔瓦特讽刺地笑了。炭黑色的头发用发油精心梳理一丝不乱，这是个木棕色下垂眼，厚嘴唇，皮肤白得像蜡一样的男人。

“所以.....用炮弹把我办公室炸个粉碎，现在又用枪指着我的秘书，你到底想干什么？”

“哦呀，看来你已经充分明白了我们的所作所为了。”

“虽说是大概有了猜测但可以请你详细指教吗.....萨尔瓦特邮局的社长先生。咱这边只是个军校出身的，论学历可比不上你。”

“您太谦虚了.....现在在邮政业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新锐青年实业家在说些什么啊。我的要求是什么难道不是一目了然吗.....萨尔瓦特邮局和C·H邮局，争夺莱登沙弗特里希邮政业霸权的两家企业。对手碍事自己却无能为力这一点对您们来说不也一样吗。只不过我们公司在这行干的时间可长多了，早就忍无可忍了。你的那种做法.....总之，还请阁下老老实实地跟我们过来，找个安静的地方好好谈谈。这样无论是这个可爱的小姑娘还是其它社员也能毫发无损地回到家哦。”

虽说经营着邮局，却算是个危险人物。被人称作黑社会的头脸人物，还能毫不遮掩地点头首肯，被他支使的那些一身黑的手下看起来也绝不像正经人。

“做出这种事现在还想过逍遥日子么？军警马上就会赶到了。”

“你在陆军那边倒是有点关系，但我们也不是没有两把刷子的。管理这一带的军警可不会出动的哦。按照约定，今天一整天，无论发生了怎样的骚动他们都会装作充耳不闻。克劳迪亚.....啊真是失礼，用名字称呼您不知意下如何？”

霍金斯死死咬住嘴唇，牙齿吱嘎作响。

“请。这可是亲爱的双亲给我取的名字。”

“那么克劳迪亚。长日漫漫，还让我们同舟共济促膝长谈吧。这边来，劳烦脚动起来，就这样跟上我们。”

“我明白了，我会去的。但是我的秘书要留在这里。”

听了他的话萨尔瓦特愣了愣，将视线移向因为太过害怕不由泪眼汪汪的拉克丝，紧接着露出了一个作为敌方来说还算和善的微笑。

之后突然而然，扬手向她的脸颊打去！霍金斯睁大了眼睛，面容一点点染上了怒色。

“你.....你对女人动手了！”

近乎双膝跪地歪倒的拉克丝被他的手下架住。轻蔑地看了一眼愤怒大喊的霍金斯，萨尔瓦特扯过一名属下的西装衣裾将沾了血的拳头擦拭干净。

“只想着靠眼泪解决问题的女人，我很讨厌的。对不起了。”

那个声音仿佛没有残存哪怕一丝的良心谴责。

三人赶到时，附近店铺的人们正在与消防队一起协力灭火。看到这一切，薇尔莉特沉静地低声细语。

“简直就像是.....知道这场火灾将会发生一样.....”

确实如此。如她所说，这次消防工作的处理手段也太过高明了。也是因此，受灾的只有C·H邮局的三楼部分。

“三位，请到这里来！”

听到声音转过头去，三人眼前是穿着C·H邮局制服呆立着的内勤职员们，因火灾而无处可去，显得狼狈不堪。其中，应当是最年长的，那位大约五十岁的中老年男人正在挥着手。

“安东尼，大伙儿，都没受伤吧？到底是什么啊这种事？”

C·H邮局的接待科长安东尼挂着公事公办的脸，言谈举止也好，说话方式也好都是如此。以十成十的职业表情，他说道。

“今日在岗的全体职员都没有大碍。只不过……社长和秘书拉克丝被带走了。”

“胡说！”

嘉特利亚高声发出一声悲鸣般的叫喊。

贝内迪克特看向一边的薇尔莉特。

“……”

她眨了好几次眼，纤长的睫毛剧烈地颤抖着，昭示着这名少女为数不多的感情中，名为“惊愕”的一种。她向胸针的地方伸出手，紧紧握住。

“……犯人……是哪里的……哪个人……”

那道声音没有一丝温度。

声音入耳，太过低沉又寒彻心扉，以至于瞬间之下，听者甚至产生了体温骤降的错觉。

平日看来就毫无生气的她，此时周身环绕着更加异样的气氛。

如履薄冰的空气中，只有一人打破了僵局。

“薇！”

贝内迪克特喊出薇尔莉特的爱称。她侧过头。

“没关系。”

这是平时的贝内迪克特绝无法想象的，温柔的声音。

“我绝对会做些什么。”

仿佛就像是，真正的哥哥对妹妹所说的那样，无比心安的话语。薇尔莉特金丝般的睫毛仿佛轻盈的羽翼，啪嗒啪嗒，一下又一下地眨着。

“……我去做。”

“这可不行。如果要说的话就全部一起。你……之后的约定，可以吗？”

“约定……不，少校一定会理解的。而且，少校也一定会对我下达营救霍金斯社长和拉克丝的命令的。”

薇尔莉特所展现出的那种决然的信赖太过有趣。

“这样啊……”

贝内迪克特粗暴地揉了一把薇尔莉特的头，软绵绵轻飘飘的卷发更加蓬松了。不同于方才，薇尔莉特以与平时别无二致的声音说着“请不要这样做”抵抗。

如惊鸿一瞥短暂出现的，属于原少女兵的那种狂暴之意悄然隐入身体，周围的众人不由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

“喂，没事了就继续听下去。这样安东尼先生很难做的吧。”

小腿胫骨被踢了一下，终于薇尔莉特点了点头。安东尼开始继续道。

“……犯人是萨尔瓦特邮局。那个外表看起来活像是吸血鬼的社长和围着他溜须拍马的黑衣服们把公司……虽然把事情的始末报给了军警，但完全没有得到重视。看起来萨尔瓦特背后有很深的背景。除了情报被控制以外我想没有其它可能性了。”

也就是说，霍金斯和拉克丝被萨尔瓦特的人带走去向不明。其它的社员也只能先专注于灭火工作。

“离开时，霍金斯社长嘱托‘之后就交给你了’。”

“太好了！总之看起来平安无事对吗？”

嘉特利亚轻抚胸口，眼瞳微微湿润了。

“.....萨尔瓦特就是那个派黑制服邮差出去的地方吗。的确，那个公司的总部也是在莱登吧？那些家伙啊.....曾经可是因为扬言要划分配送范围被我狠狠揍了一顿呢.....啊，难道说是我的错？”

“诶，什么？那种一听就特别容易咬到舌头的名字，我是一次都没能记住过啊。萨尔瓦、赛厄、萨尔维.....”

“是萨尔瓦特，嘉特利亚。”

薇尔莉特缓慢清晰地发音，嘉特利亚跟着她念道。

“萨尔瓦特，萨尔瓦特.....好了。这次能好好地念对了呢。毕竟是要被我们打下地狱的对象啊。那么什么时候开始大开杀戒呢？当然封口费也准备好了对吧？可以去解救社长和拉克丝了吧？”

十分危险的台词，只是在场的各位就像是什么一样都没有觉察到一样纷纷点头。

“狠狠地来一场吧！”

面对安东尼的请求，贝内迪克特像是恶徒一样地笑了起来。

“喔。会大干一场的。那个大叔一个人倒是没事但小不点不帮一把不行可呐。”

贝内迪克特用拳咚咚锤着胸口。安东尼看到他的样子也放心地舒一口气。

“三位，之后要做什么？要和其它社员交流一下吗？萨尔瓦特邮局除本部以外还有几个分社，甚至在国外也有。该怎样做呢？”

薇尔莉特举手发言。

“会同时压制。在国内也应该存在只设置了有接待窗口的地方。那些由我们三个人.....只是，首先要解决的必要问题，还是对本部进行打击。被攫走两人的位置也是如此，全部让敌人老巢和盘托出。在岗的作战人员人手空闲时，请拜托他们压制附近的萨尔瓦特公司分部。非作战人员把控整体，传递信息。汇总情报就.....安东尼，交给你了。”

“我明白了，薇尔莉特。”

不愧身为原军人，指挥十分条理清晰。贝内迪克特看着薇尔莉特说道。

“薇，怎么说，感觉你回到了以前当兵的时候？”

一成不变的清淡神色，吐出的话语却冰冷无情。

“.....没有回去。只是，拥有正当理由的还击在旅程中也是被允许的。你我只不过，是解决同在邮局的众人遇到的麻烦而已。被烧毁的只有三楼是吗？”

薇尔莉特的确认是有缘故的。

三人绕到了建筑物的背面，红色砖瓦墙壁之间，一扇厚重的铁门不自然地镶嵌其中，在门前停下，贝内迪克特就地蹲下，挖不到几分钟，地面就露出了一个被土掩埋着的小箱，里面装着一把青铜钥匙。小心翼翼地将钥匙插入锁头中，生锈的吱嘎声随之奏响，迎接它的访客。用预先准备的提灯照亮微暗的楼梯，拾阶而下，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在朦胧灯光照耀下的地下室中，保管着普通公司绝无可能收集到的藏品。枪炮，矛梭，斧弓，剑盾，以及数不胜数的各式用于战斗的工具。

虽说是社长的个人兴趣，这样齐全的藏品也绝非常人所能收集到的。

“那家伙，是预见了这种事会发生才准备了这些吧。看来对自己有多招人怨恨这点还是有自觉的嘛。”

贝内迪克特以一种钦佩的态度说道。

“啊！社长他，连我说过想要的旋棍也收集了！鞭子也是！”

“你那一个拳头就足够了好吗。别再变本加厉了。薇，该怎么做？这种情况如果是我就拿一个以前没用过的家伙了。”

“我.....”

薇尔莉特在C·H邮局的秘密武器库中环顾一圈，走到房间最深处的墙壁前，向那个靠在墙边，被一团破布包裹的不知是什么的物体伸出手。

“我使用的武器，就决定是这个了。贝内迪克特，嘉特利亚。”

一人高的东西，在薇尔莉特手上以一种完全感受不到重量的方式拿起。

薇尔莉特的话让在一边搜集武器的贝内迪克特和嘉特利亚抬起了头。

“还是尽可能的，稳妥去做比较好。”

三人的目光一时间沉默地碰撞了。

“这个不行。我会被气晕的。”

“不行的吧。看在面子的份上这个就……”

“果然如此吗。”

做到在不死人的情况下出手，卸除敌人的作战能力的话，就可以使用，退一步妥协的结果，三人得出了这个结论。

萨尔瓦特·雷诺居高临下地看着克劳迪亚·霍金斯。

在他精心挑选的进口货熊皮绒毯上，他憎恨的对象正绑着手腕跪在地上。

他们身处的，是个被黑色基调的陈设所包围的房间。

房间主人的个性嗜好，某种程度上会在房间的装饰上如实体现。

绘有自身容貌的肖像画，看上去几乎没有打开迹象的玻璃对开门书架，蝴蝶标本，以及刚插入不久，白蔷薇满簇其中的花瓶。

静谧的小提琴曲从留声机下潺潺淌出，却丝毫没有缓和这不安定的气氛。

遭受殴打，脸颊红肿的拉克丝·西比拉被迫坐在椅子上，太阳穴仍被萨尔瓦特的部下用枪指着。

她一再地关注着外面的情况。

从阳台向外看去，在差不多相同的高度，正好可以将霍金斯的办公室遥遥收入眼底。

黑烟升腾的C·H邮局本部与这栋建筑的构造太过相似。

在阳台上，还有一件东西应当引起注意。那里摆着一架火炮，无论怎么看，都绝不能称之为古董摆设。

“不如让我们来谈谈我为何如此讨厌你吧？”

用近乎从背后将拉克丝环入怀中的姿势，萨尔瓦特伸出双手，像逗弄自家养的猫儿一样摸着右颊红肿的拉克丝。

脸颊尚且丝丝作痛的拉克丝被这样碰到后，像是再次感受到痛楚一样地震颤着。

“第一点，是你自身的问题。出生于富裕的商家世家，且曾所属莱登沙弗特里希陆军，明明都爬到了少校一级却在大战后转眼间离开了军队，成立了现在的邮局，真是精彩的成功之路……总会有的是吧，那种无论做什么都左右逢源的人。大约他们还会用穿着鞋的脚践踏他人的努力，挂着那副清爽明快的脸。别看我这样也算是个吃苦耐劳的人，对于你这种人，我可是深恶痛绝。”

“……如果太过优秀也是种罪那就去向神抱怨啊！”

“第二个让我讨厌的理由，是你扰乱了先人们所巩固的一切，根基也好，规则也好……哪里都能送的C·H邮局？真是令人作呕。”

霍金斯心急如焚地怒瞪着萨尔瓦特挪动的手。

“把高品质的服务以低价格呈现给顾客……这是做生意的基本吧。”

“若是形成了标准化行规，做不到的公司只会被打到血本无归不是吗？”

“那样不思进取地经营的话，迟早会被人趁虚而入的吧。我啊，在做军人时就这么想了，如果有这样的邮局就好了，现在也只不过是把这个愿望化为现实而已。不论是怎样的战场都能邮寄的书信，不论发生了什么都能送达的邮差，如果有要求，就算是在树海深处也会赶到的

自动手记人偶。用自己的钱做想做的事有什么不对吗？”

“你做的事不止这些.....那栋建筑是个什么意思？这简直就像是在宣称，我C·H要把你萨尔瓦特公司取而代之不是吗。那个金鸡独立的风向标也是，一看到我就火大。”

萨尔瓦特的手从拉克丝的两颊处移动到那一头熠熠发光，滑顺整齐的银发上。

“别碰我的秘书.....啊啊，我想起来了，还有宣战布告这回事啊。你这个人我在进入邮政业之前就有所耳闻了。你对我守护着的地方，对我的国家做的那些烂事。”

“比如说有什么？”

一绺银发在萨尔瓦特指尖发出沙沙的声响。

“是在刚成立邮局时做武器贩子的那档子事.....你把国内的武器卖到别国了吧。”

“.....我们是以亲切体贴为特色的公司，委托哪里都能运送。只不过我没有多少运向北方去的印象。”

“不是这种问题。就算不卖给敌对国家，那种东西在市场上流转，会发生什么很显而易见吧。我当时太过不可思议.....为什么敌人会拿着莱登沙弗特里希制造的武器，为什么我的伙伴会被自己国家的武器击中而阵亡.....这个谜团，在战后终于得以水落石出了。”

头发被强行拽着，拉克丝的头不得不向后仰去。

领巾扯开了，从衬衫间看得到锁骨。萨尔瓦特从下属手中接过枪，撞到她的胸口上。

“既然已经了解到如此地步了，那么你也一定知道，我的一部分收益充作了军资。这可单单不是我个人的意志，只不过是为了你浴血奋战的国家，为这个国家的某人涨点退休金而已。这不是常有的事吗。可以请你不要再摆出那副义正言辞的嘴脸了好吗，简直恶心难耐。”

“不是什么义正言辞.....喂，说了多少次不要碰.....”

“.....克劳迪亚，你也绝不是所谓的什么端人正士吧。你似乎还把全部财产押进战争赌局，因此获得了一大笔钱不是吗？用以赌博的金钱就是滋养地下组织和黑社会那些家伙们的温床。他们用这笔钱作为活动资金，大肆买卖武器和麻药，甚至是掳来的女人们。就算身为敛到不少钱的赢家，只要曾经牵扯其中，兜兜转转之下，你也会成为对某人来说的加害者吧。”

“所以.....我不是什么正义使者！这所有的一切，不过都是我想做就去做了！我和你家伙一样都是满肚子黑水的人。但是，在那边的我的秘书是个认真正直的孩子。我一再说，不要碰我的秘书，你是耳朵有毛病听不见吗？！如果摸不到东西就让你那么心神不宁就来打我啊！”

大概是被这句话气炸了头，萨尔瓦特就像是霍金斯诱使的那样，从拉克丝身边走开，用脚踹向霍金斯的脸。赤红的发丝摇动着，霍金斯倒在了地板上，然而，他却微微一笑。

“多谢了，要不要我脱些什么？那样兴致也更高一点。”

萨尔瓦特怒不可遏地揪住霍金斯的前襟。

“真是不堪入目呐。你的公司和你的人品，如出一辙。我就是受害者，只不过想要夺回被你们抢走的客人，安身立命的根本，以及所有的一切！我想比起商人，做个大兵更适合你。像这样萎靡在地面上的样子真是再衬你不过。没什么，只不过劳烦你在这份文件上签个字而已，请作出约定，永远不会干涉我的商业帝国.....你再来动去，我很难做的哦，各种事情都是。”

他忽然放了手，霍金斯的脸随之向地板撞去。

“社长！”

拉克丝吐出带着泪音的呼喊。霍金斯立刻仰起脸对拉克丝露出微笑，一只眼还冲她挤了挤。萨尔瓦特用粗暴的声音让下属去喊为订立誓约而请来的公证书记。看起来，他打算利用这份内容全然不平等却写在正规书面上的文件，从根本上摧毁一切，让霍金斯的公司完全束手就擒，任人宰割。

“.....太嫩了，真是太嫩了。”

霍金斯伸舌舔去唇角溢出的血。

“果然和战场比起来嫩的就好像小青菜一样.....”

这道低沉微弱的喃喃自语并没能被萨尔瓦特听到。

“我的公司啊，可不仅仅是属于我自己的东西。”

霍金斯看向窗外。像是确信什么会如约而至般，等待着。

“前方确认，是萨尔瓦特邮局。”

薇尔莉特低声道。

驾驶机动摩托的是贝内迪克特，后面坐着的是嘉特利亚。将手搭在嘉特利亚的肩上，薇尔莉特在坐席一端站着。

两轮车疾驰于午后的街道，载着人类三名，以及毫不遮掩，大刺刺地露在外面的枪炮。

“呐，阳台上看得那个卖弄似的超级大炮哟！”

“好——嘞，还想着从玄关杀住对方的威风的，现在计划变更了。薇，把阳台给他轰个渣都不剩！”

用像是邀请对方一起买东西一样的语气，贝内迪克特轻快说道。

“我了解了。嘉特利亚，请支着我。”

薇尔莉特徒手将放在后车架上那个又粗又长的物体取下。那是个功能类似于喷射炮或者说是火箭筒之类的替代品。在依然保持行进状态的车子上，她将火炮扛在肩上，瞄准目标。有嘉特利亚在脚边紧紧搂住固定着身体，薇尔莉特没有一丝踌躇，扣下发射。随即，今日的第二声爆炸声响彻莱登的大街小巷。

“确认中弹。”

鸽子惊慌地四散奔逃，街上的人们像发出噪音的地方探头看去，被吓得翻过眼睛。与此同时，三人乘坐的机动车也在逐渐接近萨尔瓦特的本部。

“好可怕！但是超厉害！那个我也想来一发！”

嘉特利亚看着炸毁的阳台，扬起兴奋的呼声。

“才不会让你碰的。”

“绝对不可以。”

贝内迪克特和薇尔莉特同时摇起头。让天真无邪的她拿到枪炮绝对会十分危险，这是两人的一致共识。

“什么嘛！我也想要大闹一场呢！有什么不好的！”

“那么先头的突击就由嘉特利亚去做。这一点还请让步。”

“你在擅自决定个啥啊，头阵怎么看都是我吧！”

“你就在我身后乖乖跟着吧。去解救被囚禁的公主的工作可是我的。啊~等着我社长！你在到底哪里？！”

“你啊.....把那样的一个大男人叫成公主真是不能忍。那是哪门子的公主啊.....”

“你才是，如果长得像社长那么高，那种细跟靴子还穿着干什么。”

“才不是呢！才不是因为那种理由呢！这个是.....是因为看起来帅气！你.....之后别想过好日子了，准备好纸巾哭鼻子吧，还有今天在家里做好觉悟吧！”

“笨、笨蛋！当着薇尔莉特的面，你在说什么呢？！”

沉默着听着两人拌嘴的薇尔莉特从后座上轻悄悄地拿起破布中露出一截武器柄握住。

“那么就折中，由我去。”

两人尚且没能明白折中是怎样的折中，薇尔莉特仅仅留下这句话后，就敏捷轻快地跃入空中。在她轻盈地着陆后，机动摩托也以华丽的手法一个漂移，在刚刚好的时机处停在本部的大门正前方。

“.....我去了，少校。”

薇尔莉特蓝色的眼瞳里，映入的是与C·H邮局几乎一模一样的萨尔瓦特邮局。虽说是工作日却紧闭门扉，吊挂着休业的牌子。五名穿着大礼服的男邮差在入口处站着，几人还叼着烟嘴吞云吐雾。看到在眼前骤然现身的绝美少女，随后跟上的骑机动摩托的男人和之后方才露脸的美人，这样谜团重重的三人组让他们惊得掸掉了烟灰。

“干、干什么你们？！”

在他们被那名少女所展露的清素容颜和月光般耀眼的金发牢牢钉在地上的间隙，那名少女也快速地把裹着手武器破布的破布揭掉了。

看上去巨大到根本不能在街中挥舞，那柄战斧现出了真身。

“初次见面不曾问候。我是C·H邮局的自动手记人偶，薇尔莉特·伊弗加登。”

如同魔女般妖冶美丽，她手上的战斧，其名为巫术。

白银之刃，因屠杀而饮血的赤线无不昭示着其不祥之兆。

“工作百忙之中有所打扰，能否烦请传达你们的上司。敝社的社长与秘书，与贵社的先生一同消失，下落不明。”

白昼的阳光刺目打下，手持战斧的她看起来何等突兀。

“若你们拒不合作，很遗憾我将要依据社训付诸于武力。”

只是，那袭身姿仿佛同手中武器融为一体般，浑然相称。不，不仅仅只是如此。轻松地举着巨大的战斧，薇尔莉特将斧刃朝那些人指去。男人们虽说瞠目结舌，却也立刻从大衣和裤子中掏出手枪，对准薇尔莉特。

“C·H邮局的那些家伙们来啦！绝对不能让他们突破！”

“薇尔莉特！”

嘉特利亚的叫声回荡在街道各角。可同时间美丽的自动手记人偶恍如置若罔闻般开始了行动，电光火石，已先发制人发动了攻击。

“交涉决裂了。”

一击之下，邮差们如同杂草横割般被一网打尽。她的攻击方式更接近驾驭钝器，斧头没有将人拦腰砍断，而只是对准要害处打击。即便如此，三名男子也被打飞出去，头撞在自己公司建筑的外壁上不省人事。

留下的两个尚未变成斧下冤魂的男子慌慌张张地向薇尔莉特扣动了扳机。神色没有丝毫动摇，薇尔莉特将战斧一个回旋，用刀刃弹飞了流弹，紧接着换手持斧，斧柄指着敌人，机械运转声嗡嗡回响着。

“请原谅我的无礼。”

斧柄前端装饰的花蕾饰品与长长的锁链一同扑面而来。两名邮差的手枪从手上被击落了。不给因冲击而抓住手的男人们丝毫反应时间，这一次，薇尔莉特将斧臂撞在建筑物的墙上撑住。

自如地缩放锁链，她在空中翻转的同时，对准一人的脸飞踢而去，随后，更是踩着他的脸作为跳台，借力跃到旁边的邮差身上，一记旋踢落下。这一连串的动作行云流水，没有丝毫犹豫，更不存半点慈悲。

“明、明明我才是第一个的！”

“是我才对！”

嘉特利亚一边愤愤不平，一边把捆在后座的那个放着武器的包裹抓在手里。在武器库中，面对旋棍、鞭、斧，烦恼许久。她的最终选择是一副银色的铁腕（ironknuckle铁质关节）。

贝内迪克特则不知何时掏出两把手枪握在手中，以一种熟练的手法解除保险。

“薇！别太动真格的啊！如果要发火，我替你发就好了！”

萨尔瓦特邮局内，早就预知到会有人来袭击的邮差从高层的窗口露出脸来，摆好步枪准备射

击。一边唠叨着，贝内迪克特用子弹贯穿那些人的手腕，血沫飞溅，化成雨滴纷纷洒落。

“倘若这便是名为怒火之情，我更情愿它早日消失才好。嘉特利亚！”

薇尔莉特对装着铁腕的嘉特利亚指了指那边耗尽弹药的喷射炮。嘉特利亚单手紧抓把手然后一鼓作气势头满满地后退一步，以一种超高的转速发射出弹药。

“上吧！”

与那道十分可爱的吆喝声一同响彻的，是高层窗户受到冲击破裂的声音。玻璃渣向露出脸的那群邮差脸上扑面而来，那种破坏力甚至比拟炮弹。可投弹的那一方却十分兴奋，在那边一蹦一蹦跳的老高。

“打中啦！”

一般来说常人不会想到，这会是一个年轻女性做得到的事，真不愧是腕力过人。

“真有一手啊笨蛋女人。不对，是笨蛋怪力女。”

“烦死了高跟男！”

“诶，要来干一场（杀人）吗？”

“什么啊，干什么？”

两人的絮絮争论被打断了，来自薇尔莉特的战斧“巫术”的锁链摩擦声突兀响起。从窗口处，一个男人悲鸣着飞身而出，落在门面前的花坛中。

“贝内迪克特，嘉特利亚。这样看来，社长和拉克丝身处这栋建筑这点绝不会错。在公司的事务所始建时霍金斯社长就曾说过，这里与萨尔瓦特邮局的结构很相似。如此说来，公司地位最高的那位应当选择最顶层的三楼作为办公地点。两位，请按照顺序按部就班地前进，拜托了。”

对于薇尔莉特的话，两人纷纷各自点头以示肯定。

“赶快解决了然后在酒会喝个痛快！”

“虽说有点扰民就是了。”

街道上不知何时变得一片死寂。

萨尔瓦特邮局建在莱登一条十分普通的商业街上。

只是往来的人在几分钟内跑个干净。

亲眼目击了如此暴行，两边的建筑，以及身在建筑中的店主们，都紧闭店内全部的窗户，拉下铁制卷帘门闭门不出。

整条街道都在察觉了自身被卷入战争漩涡后而迅速采取了行动。自建国以来长年累月，多少次都成功防御了肆虐的侵略者们，正是这样的国家与国民，才能做到这点。街上的男女老少都在安静耐心地等待那边的争端结束。

“那么，请开始吧。”

用澄澈清亮的声音发号施令，那是与平时的她迥然相异的身姿。

萨尔瓦特公司顶层，社长办公室内。

从阳台上眺视的那片景色，仿佛被镶入油画框一般鲜明，高远晴朗的秋日天空上悠悠飘荡着鱼鳞状的白云，莱登的街头巷脚一片繁荣。可这种秋高气爽的美丽景色仅存在于数秒之前，如今，突如其来的爆炸攻击让坐镇阳台的那尊火炮四分五裂，升起滚滚浓烟。

雕着繁复花纹的栏杆东倒西歪，在这种情况下踏足阳台区域，大概会以倒栽葱的姿势，摔到楼下吧。

如果其中填入了炸药，破坏力就不仅仅只是火炮损坏这样简单的程度了。

面对这片混沌到极致的惨状，萨尔瓦特那张蜡白的脸变得更加蜡白，张口呆立。克劳迪亚·霍金斯则与其相反，死咬嘴唇拼命忍住笑意，脸颊内侧的肉不停发抖。

“.....这到底是.....”

“啊、啊哈哈哈哈！啊，已经不行了！我忍不住了！太了不起了！”

霍金斯看着萨尔瓦特的脸捧腹大笑。

“干什么那么一副受惊吓的表情啊萨尔瓦特。这不就是你对我们做的那档子事吗。不过这还真是.....真没想到会是以同样的方式以牙还牙啊！不过这是也没有办法的事呀！啊哈哈！”

一直神情黯淡不住颤抖的拉克丝也点燃了眼中一丝微弱的希望，小小地笑了。

“这是.....你们C·H邮局干的好事？”

“除此之外还能有谁啊。我等公司的社训可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被搞了就要搞回去’”

。

霍金斯现在的心情愉悦到随时都能哼出歌来。

萨尔瓦特的部下中有数名朝楼下跑去，随即立刻又响起了枪声与悲鸣。

发觉这些悲鸣出自自己的部下，萨尔瓦特焦躁得坐立不安。

“你的那些人也有受伤的可能性吧.....这到底是什么种类的教育！”

“基本上就是放任主义吧。组建公司时要招纳人才，捡到的基本都是些没有归宿的家伙，我只不过是把他们劝了过来.....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口味偏好吧来的倒净是些强得不得了的人...现在赶来的一定是两位不当班的自动手记人偶，还有.....大概，是预定今天从街上返回的邮差吧。在我公司里可算是精挑细选的精锐力量。萨尔瓦特，是你的话早该把我身边的一切好好调查清楚了吧？”

“你公司的员工是些原军人啊佣兵什么的对吧。那样的话我这边的邮差也.....”

“这可不单单是普通的原军人与佣兵。来自其它大陆的贝内迪克特可是有battle·hungry·freearbeiter（战斗狂）的称号的原佣兵。嘉特利亚以前做过拳击手，单看力量没人比得过她，是个腕力过人的主儿。然后就是可以说现如今自动手记人偶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拥有不可言说美貌的那个孩子.....我可爱的薇尔莉特酱可是莱登沙弗特里希的最强少女兵。虽然是曾经的。”

在霍金斯说了“顺带一提在那边的我的秘书以前是半神”后，拉克丝笑出了声。

“莱登沙弗特里希最强的少女兵.....”

“你历史讲座的老师没告诉你吗？不过嘛.....总之暂且还是当做机密事项隐藏的，一般人不知道也没有办法。军部可是为她专门组建了一支军队，用来协助她行动，只不过她既没有被授予勋章也没有被承认地位，那个时候也没有任何名字，只是被叫成“薇尔莉特”而已。是我的朋友找到并照顾着她.....是那场大战里暗藏影中的中心人物。”

萨尔瓦特脑海里浮现出部下调查搜集来的有关霍金斯公司成员的照片。

分外鲜明地烙刻在脑海里的，美到极致的她，那个拥有梦幻般可爱动人的容颜的女孩子。即使一时间被告知她曾是最强的少女兵，也令人难以置信。

“那样的女人是怎样成为你的私人所有物的？！”

“她可不属于我。”

霍金斯天不怕地不怕地笑着。

“不如说，也不属于军队。从最开始那孩子就.....还是不说了，这些话给你听太可惜了。”

”

战斗的弦乐渐渐靠近了顶层。

不知怎的，大声的斥责响起，以至于骚动不断扩大。声音的主人听起来像是一对年轻男女。

就算枪声四起两人的对话也没有被切断地持续着。

霍金斯的微笑加深了，而萨尔瓦特的脸则黑如锅底。

“你们听好，他们如果进来可要好好地招待一番！”

萨尔瓦特的部下一齐架好了枪准备攻击。

令人窒息的紧迫感迎来了最高潮，所有人都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屋门，正在此时。

“拉克丝，闭上眼睛。”

在那些人的身后，从那个已化作战场的地方，传来一道与之颇不相称的动人声音。

自阳台飞入一个黑色的物体。

在一切的开始，出现在眼前的，是一只“兽”。

优美矫健地伸展着四肢，对敌人大加蹂躏的，无端美丽却也极度危险的“兽”。无论意识到她存在的猎人们编织出怎样的枪林弹雨，她都视之为细雨春风，毫不驻足地对他们亮出獠牙。翩若惊鸿地跃于空中，目光却片刻不离战场，宛若游龙地挥舞武器，动作却丝毫不出差错，所到之处，敌人无不倒地匍匐。

“啊、啊啊啊啊！”

用枪口抵着拉克丝的那个男人肩上一阵刺痛，从战斧上卸下的斧臂飞来，深深刺入他的肉体，剜出一个血洞。

那只“兽”横扫战斧，将霍金斯和拉克丝纳入自己身后。萨尔瓦特后退数步，以左右手方位正正分开，形成各自阵营对峙的架势。

“霍金斯少校，很抱歉，我来迟了。”

“我说过，叫社长就可以了，薇尔莉特酱。”

那只“兽”，不，是那名少女，向着被她认作是敌人的那方投去冰冷的一瞥。

“你、你这家伙……是什么怪物？”

面对着手握猩红战斧，突然入侵此处的她，萨尔瓦特宣泄着满腔疑惑。

肌肤像瓷器娃娃般雪白无暇又细腻光泽，眼睛像湛蓝的玻璃珠，黄金般的发丝，仿佛浮动着甜美的芬芳。

她自然是个不可多得的倾城少女，可令人双目圆睁的，却又不仅如此。

在她身上，承载着一个萨尔瓦特闻所未闻的，活着的传说。

“……薇尔莉特……”

照片上那个惹人怜爱的身影消散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挥之不去的近乎狂暴的险峻气质。空气中噼里啪啦燃起火星，气氛一触即发。不知哪方先动了手，可怕的平衡在瞬间破坏殆尽。

“社长——！拉克丝——！”

“大叔——！”

叠成二重的呼唤从室外传来。随即那扇厚重的铁门就像是化作了一张纸的厚度，被一发击破。一声沉闷的落地声伴随着轰然倒塌的门扉，现出了那个正踏着一地废墟，掐着用银色铁腕击倒的敌人的脖子走进房间的身影。是嘉特利亚。

“啊！两个人都！找到啦！”

半死的猎物被抛到萨尔瓦特那边。她所持的武器，仅凭能将人像物件一样打飞这一点，的确是十分了不起的钝器。紧随其后的，只见一只露出的枪身，一阵子弹乱飞后，贝内迪克特终于显现身形。而除萨尔瓦特外，在场所有黑衣男人们的双脚都被打穿，为嘉特利亚的攻击补上最后一刀。

贝内迪克特环顾着室内的惨状，不由咋舌。

“这啥啊，这不是完全被薇给吃光了吗。”

他叹了口气，把手上拿的枪全部丢掉，掏出新的拿上。

“大叔，只剩下这个看起来最了不起的老男人了。”

“拉克丝！薇尔莉特在保护着你吧？社长！被绑着吗！”

嘉特利亚走到依旧倒在地板上的霍金斯身边，小心不让刀割到绳子，就这样用铁腕撕碎扯掉，然后，大胆地抱了上去。

霍金斯砰砰抚着她的后背，轻轻回抱。

“对不起啊嘉特利亚。我可爱的小姑娘有没有受什么伤呢？”

沉醉地呆呆看着站起来的霍金斯，嘉特利亚用十分有精神的声音回答。

“没有！”

“好孩子。”

用发出声音的方式，霍金斯在嘉特利亚额头上落下一吻。

嘉特利亚的脸上泛起害羞的红潮，不好意思地一下子背过身，在原地跺起脚，高兴得停不下来。贝内迪克特在粘着霍金斯的嘉特利亚从他身边离开时挤来了，本以为会被怒火相向的霍金斯从脸上到身体，在他胡乱地锤了一遍下，确认了死活。

“痛！痛！什么啊这是。没见过的爱情表现方式？”

“.....没事吧，被囚禁的公主。”

“让你担心了吗？亲爱的。”

对于贝内迪克特的挖苦，霍金斯只是心花怒放地回了句俏皮话。

一瞬咬住嘴唇，贝内迪克特低下头，在那之前，从侧面看到的他的眼睛，似乎微微湿润了。

霍金斯内心一惊。

——啊咧？原来是真的在担心我吗？

“.....喂，亲爱的。贝内迪克特。”

那一抹茶金色被乱糟糟地来回摩挲着，终于，他回答“给我住手”，神采奕奕地抵抗起来。在那双眼瞳中，已看不到泪光的影子了。

“谁是你亲爱的啊大叔！”

“你啊，在担心着我对吧？”

本以为绝对会得到斩钉截铁的否定的。

“.....有啊，别这样了。”

贝内迪克特天蓝色的双眼直直望来，这样说道。

“超级担心的。以后绝对别这样了知道吗.....”

这一记直球太过坦率，霍金斯一阵目瞪口呆后，脸色一点一点涨得通红。

虽说早就想到过他们会来救人，但霍金斯在人生中第一次知晓了，原来自己也会被他们如此珍视。

“啊.....这样啊.....对，对不起？”

“真是.....自己还是大公司的社长呢，别再被抓走了！被囚禁的公主二号没事吧？”

“那是自然。拉克丝酱必须要接受治疗.....”

束缚着拉克丝的东西被薇尔莉特解除了。女孩因恐惧而不停发颤的身体和胸腔内砰砰作响的心脏也逐渐恢复了平静。

“谢谢你，薇尔莉特。”

面对来救自己的朋友，拉克丝忍着脸颊的疼痛笑起来。

“我以为是王子大人呢。”

薇尔莉特眉眼低垂，露出一幅为难的神情，然后肃然地握紧她的手，拉起她。

“没有能够保护你周全，十分抱歉。但是.....我绝对不会再让你拥有如此可怕的回忆，绝不。”

宛若骑士一般，她将拉克丝守护在背后，寸步不离。

对方仅有三人，己方却被全面压制，萨尔瓦特握着枪却不敢放出一发子弹。向四周看去，视线所至，千疮百孔的走廊上到处是他倒下呻吟着的部下。

“.....应该有.....五十个才对。”

甫一张口，声音便发起颤。

“诶，你手下的那些家伙吗？就算来了那么多，那种水平也不行吧。话说有多少？我还数着

数呢.....笨蛋女，你打倒了多少条？”

“贝内迪克特！呃.....十个。大概打倒了十个人吧。”

“我是二十。剩下的是薇吗？”

“我只是从外墙登上来而已。除去开始的和现在的这些.....”

“不是谁溜走了吧。数目可对不上啊。”

优哉游哉满不在乎地说着，其内容却是关于自己打倒的人数。况且更加上，他们这边非但没有受伤，衣服上连一个破洞也没有。

这便是压倒性的力量差距，以及，组织力也高下立显。

一时间，萨尔瓦特满脸悔恨地咬紧双唇，接着对霍金斯狂叫道。

“.....就算来了也为时过晚，这就是你们的败因！契约书可是已经签好了！公证书记已经出发，将我们交出的文件交给政府机关，等待正式生效。大概现在已经处理完毕了.....请心平气和地接受吧。只是你部下干的那些事，包括房屋家具的破损，对我下属的人身伤害，这一切还请稍后重新清算！”

从萨尔瓦特的立场上看，本想暂且先从肉体和精神上实施痛击，再依靠植入恐惧心理而完全摧毁霍金斯反抗的意志，现在也不得不放弃原打算。但第一要务的不平等契约已经合法生效。只要有契约在手，萨尔瓦特的优势再怎样也不会被撼动。

“萨尔瓦特·雷诺，你到底在说什么？”

但不可思议地，霍金斯脸上浮现出一种嘲弄的表情，像是在说真是没办法啊。

“所以说，现在你已经完全无法动摇本公司的立命之本.....”

“所以呢？”

“在这份有法律效应的文件面前，如何动用武力也无济于事！”

“所以说.....所以这又怎样？文件确实填写了，看起来也确实在援救来前上交了.....这有什么问题？”

C-H邮局社长，曾经的莱登沙弗特里希陆军少校克劳迪亚·霍金斯。

拥有飘逸超然的性格，时常精神焕发，态度轻浮的他，此刻脸上没有一丝笑容浮现，眼中闪过一道锐利的光，凝视着萨尔瓦特。

“那种问题，难道不是在摧毁了你的邮局之后才考虑的吗？”

挽起衬衫，解下明眼人一看便知十分昂贵的手表，然后将手表的表盘当做拳面握紧指尖，经常打架的人一定明白这个招式。在没有武器的状况下，手表往往是派得上大用场的东西。

“萨尔瓦特，如果不是你打了拉克丝酱，我也绝不会如此生气。”

当霍金斯高扬起手，萨尔瓦特也向他发射了子弹。可徒劳无功的子弹甚至没有擦过他，而是意想不到地射入萨尔瓦特肖像画上的眉心中。

“别、别过.....”

萨尔瓦特吐出的声音戛然而止。

身高194厘米，体重85公斤的高大男人挥拳而来，发出破空之声，砸向萨尔瓦特的脸。毫不客气的一拳下，萨尔瓦特的鼻骨碎裂，血流如注，牙齿也打掉了数颗，轰然倒在高级绒毯上。倒下后又一时浑身抽搐着，随着一个痉挛后，终于变得一动不动了。

“打死了吗？”

听到贝内迪克特的询问，霍金斯把耳朵对准萨尔瓦特胸口，确认了他的心跳声后，摇了摇头。

“放心吧，还活着。”

转过身来后，霍金斯已经是平常的那个他了。

“大家，干得漂亮。我很高兴，果然我的社员是最棒的，然后选择了你们的我也真是了不得！”

霍金斯煞有其事地晃着身体挥舞手臂，振奋人心的同时也分别抱紧了来到这里的几个社员。然后他走到拉克丝身边，将嘴唇凑到她没有被打的脸颊一边亲了一下。

“让你受苦了。真的抱歉啊拉克丝酱。”

“不，我是社长的秘书，所以……”

看她没有丝毫害羞的样子便知道，两人间这种哄小孩似的亲吻绝不少。终于松懈了那根紧绷的弦，拉克丝的眼泪大滴大滴扑簌簌淌下，霍金斯慌慌张张地重复着口中道歉的话。

“不是的……好不甘心……我也能像大家一样，成为保护社长的力量就好了……如果不是因为我被那些人当了人质，就不会有这种事情……”

嘉特利亚温柔地安抚着拉克丝的后背，她正泪流不止，身体蜷缩成一团。

“你在说些什么呢。拉克丝是普通的柔弱女孩，所以这样就可以了。诶，这不是说我不是普通的女孩子哟，我虽然又强大又漂亮，但也是个很普通的女孩子啊……”

“嘉特利亚，你说出口的话变得杂乱无章了。”

薇尔莉特递给拉克丝一方绢丝手绢。

是因为身高恰好高低相错吗，明明长相不同类型也天差地别，不可思议地，紧紧相依的女孩子们在旁人眼中如同姐妹。

“看着同是女孩子的她们黏在一起，怎么说……好像很不错啊。呐，对吧贝内迪克特。”

“大叔，说够了就给我想想办法怎么处理这里吧。”

“我们也依偎一下？来抱一下呗？”

“行了别玩了，快点给我下个指令！”

屁股被贝内迪克特用力踹了一脚，霍金斯终于放弃了玩笑话。

“嗯……那么……就此解散！虽然想这样说，但之后我还有个小小的请求。之后没有预定的人请来搭把手，请和我一起去摧毁萨尔瓦特的分社！”

“喂，大叔。”

“怎么了，贝内迪克特小哥哥。”

“我没确认所以现在也不知道情况怎么样，但国外的分部可是拜托给别的作战人员了。那些留在本部的人联络了他们。那些家伙的话，用不着担心，对方也会被打个稀烂的。”

“真是精彩绝伦！但是我们公司可没有战斗社员什么的，我也不是因为这个才招来你们的呐！不不，不过必须得有能上战场的人才所以也并非没有这么想过……”

“本就是如此打算的，霍金斯社长。为完全消除日后的隐患，今日之内将所有势力全部粉碎至体无完肤才是上策。”

“好可怕好可怕，脸色变得太可怕了吧薇尔莉特酱！笑一笑嘛！这么可爱的脸蛋都被你浪费了！”

“社长～！结束后我想要买新的首饰。你看看嘛～！上面镶着的宝石都掉下去了……人家明明很中意那个呢。”

“没问题哦嘉特利亚。首饰也好衣服也好，大叔我什么都会给你买哟！”

“那个……社长，我该怎么办？”

不能作战的社员拉克丝一下子握紧了裙摆，一副不安的样子。

“拉克丝酱就回本部吧。正好也在那里处理下伤口。别担心，在别的社员联络过在本部的人后，他们也应该会聚集起来的，比起跟着我要安全得多。贝内迪克特，你送拉克丝酱回本部之后，再和我们汇合吧。”

“了解，搞事的话记得留下我的那份啊！”

“这种事又不是切分蛋糕……好了，那么薇尔莉特酱和嘉特利亚就先和我一起去摧毁那些家伙的分社。总之暂且先定个规则吧。打女孩子可不行，野男人的话随便。”

“我明白了。”

“是——”

被他们打倒的敌人还在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C·H邮局的几人无动于衷地继续进行着作战会议。终于会议结束，顺便给那些挣扎着爬起的萨尔瓦特邮差们补上一刀，让他们再也动弹不得后，几人离开了那栋建筑物。

用火点燃烟卷，就这样衔在唇间，霍金斯率先走在前面，几人紧随其后。

那一天，莱登沙弗特里希国内，在首都莱登等地响起了不和谐的枪声，可对此没有任何一个人前去取缔，无论接到了怎样的通报，军警们都按兵不动。

黑幕沉沉压下的深夜。

在繁华街道一角的小酒馆灯火辉煌。店前的今日菜单一角被人贴上了一张纸，简单粗暴地写着今日包场。招牌上画着一名妖艳舞女，看样子，在店里享受美食的同时也能欣赏表演。就算不进门，也能远远听到店内满溢的人们的欢声笑语与激情昂扬的音乐。似乎，某个公司的宴会气氛正酣。这里男性和女性的比例大约是一半对一半，年龄大相径庭，皮肤眼睛头发的颜色也是各式各样。

其中有几人格外引人注目。像个女人一样穿着高跟靴子的青年站在桌子上展示着自己华丽的舞步，与他一同的舞女们随心所欲，无邪地随他晃动身体翩翩起舞。另一张桌子上，与一个满脸凶相肌肉虬结的男人掰手腕的美人一边笑着，一边秒速扳倒对方。若只是看到这里，大概会认为男人在刻意放水。可反观输掉的那人，却正在以一种莫名严肃的神色搓着手腕。脸颊顶着一张硕大的纱布，一名银发的年轻少女正和她那个拥有一头金发，衣着却破烂得不像样的对手玩纸牌游戏。大概是扑克吧，完全读不懂对方表情的她露出了十分为难的神色。在其它人开怀畅饮不醉不休的气氛中，只有她们两人面前摆着茶杯，作为夜生活的辅佐。而周围都已沉浸在胜利的陶然中，开始大闹一通了。

“啊——！赢了！正好能买一双好靴子的小赢了一把！啊，拉克丝这牌赢不了的。”

“果然能一起跳舞的女人不错啊。薇，你玩游戏很烂的吧。”

跳尽兴的贝内迪克特与玩够了掰手腕的嘉特利亚相安无事地硬挤到桌子边坐下。拉克丝本在用手上的纸牌挡着嘴角，见状将牌放下。

“不玩扑克了好吗？薇尔莉特。”

“也是啊。纸牌被第三方看到了。”

被打断了也完全没有生气的意思，不如说，拉克丝很享受回到这样与伙伴们什么也不做的日常生活，她不由开心地笑了，不知是不是被笑容牵动了受伤的部位，又发出一串小声痛呼，蜷起身子。

“还好吗？还是早些休息比较好……”

“嗯……但我想今天和大家在一起会比较安全……霍金斯社长也还在这里，我也不会回去。”

“

嘉特利亚被吓得跳了起来，气势惊人地向拉克丝那边看去。

“这么说……”

“今天我会和社长在一起。你看，社长住在公司兼自宅的三楼，所以今天不是就没有睡觉的地方了吗？我也是，总是离不开被人掳走的命运……因为担心我，所以社长就在街上的旅馆订了房间。霍金斯社长也会暂时在那里滞留一段时间。等到这场乱七八糟的纠纷结束，我也会在那里上班的。今天就会一起去那里，所以不等他可不行。”

薇尔莉特直率地回答“那样就安心了”，嘉特利亚则通红了脸。看脸色，就知道她究竟在心中脑补了什么。抓住拉克丝的双肩，她激动地使劲摇着。

“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

“诶，诶？房间是不同的哟？”

“嘉特利亚，拉克丝是伤员。”

“呐，再过多少年也不会明白的吧。那个家伙也不至于那么没有节操。”

“喂！不要随便插进女孩子之间的对话啊！”

“啊，说出口了。那以后我和大叔说话的时候你也绝对不能插嘴啊。”

在嘉特利亚和贝内迪克特十年如一日的例行吵嘴开始之前，薇尔莉特和拉克丝把那两个人丢在一边，重新整理了对话。

“说起来.....薇尔莉特才是，没关系吗？今天难得打扮得这么可爱.....难道没能和那个人.....和少校先生见到面吗？”

薇尔莉特在听到拉克丝的疑问时，视线恰巧落在小酒馆门口。

“没关系。”

有谁向这里走来了。

那个人过于行色匆匆，呼吸也略显不稳。布满汗珠的额头显示出，为了赶到这里他有多么竭尽全力。虽然中途被霍金斯胡搅蛮缠打断了步伐，他也视作过眼云烟，径直奔赴心之所向。在酒馆门口时，他第一眼就发现了薇尔莉特的身影。而薇尔莉特也在他出现的那一瞬间，就将目光盯在门口。就像有某种引力将两人拉近一般。薇尔莉特顺其自然地起身，跑到那个人身边。

——啊，薇尔莉特。

拉克丝明白了。

——是那样啊，原来是那样。

那是只要靠近，立刻就会明白的事。

——那样的两人，已不需付诸任何语言。

自从他到来的那一刻始，仿佛瞬息之间，天地为之改变。

“上校。”

在那里的，是所属于莱登沙弗特里希陆军的基尔伯特·布甘比利亚上校。

似乎今天并不当班，他身穿做工考究的黑色开襟短外套与衬衫。在酒馆内大声吵闹的人们也一齐向他投去好奇的目光。

“薇尔莉特。”

那个为了保护薇尔莉特·伊弗加登而在陆军工作的男人，如今在公司内已经变成了某种传说，也难怪他会引起这样的注目。而他的存在被众人所知，是在之前的那场横穿大陆的铁道劫车事件之后。

当然，这仍是绝不外传的机密。对外正式公开的信息，则是由霍金斯所主导的一场激烈大战。在那一天，为营救她而聚集的众人都亲眼所见，他将那个女孩像孩子一样抱在怀里走来的情景。

同时也包括那时，贝内迪克特接过托付给他的薇尔莉特后，那副张大嘴的恍惚样子。

“上校，十分抱歉.....我打破了约定。”

失去用武之地的，轻飘飘的卷发，身上精心挑选的，却变得一片狼藉的衣服。为了基尔伯特准备的一切，现在都化为了乌有。

即使如此，基尔伯特也因为眼中的她的一切而小鹿乱撞。

“很.....”

很漂亮，基尔伯特想脱口而出时，从旁边射来的那道视线却太过气壮山河地黏在基尔伯特身上。注意到这点的他，不得不停下了。

贝内迪克特似乎在用某种无趣的眼神打量着他，视线相撞时，咂了一声舌。

“怎么了.....？”

“没什么。从那件事以来，总有野男人在薇身边打转，有没有那种让他不能得逞的法律啊？”

”

“.....那个时候能将薇尔莉特交给你帮大忙了。对此我表示感谢.....然后就是，虽然不知道那种法律，但扮演看门狗角色，我比你擅长得多。”

两人之间，某种电流穿过一般的气氛噼里啪啦地蔓延着。

直到现在，贝内迪克特还没能收住对基尔伯特的猜疑心。而对于心上人所在的职场中，那个疑似是情敌的男人，基尔伯特同样相看两厌。

两人都没有开口。就在那时。

“.....这是，胶着苦战拉开序幕之时！”

霍金斯见缝插针地掺和进来解说道。

“.....”

“.....”

不约而同地，两人用某种深表遗憾的眼神瞪着霍金斯。当事人则把基尔伯特和贝内迪克特两人挤开强行站在中间，两手分别搭上他们两个的肩膀一拢，大声笑道。

“请不要为我反目成仇！啊.....我早就想说一次这句话了。”

“烦死了大叔！”

“离远点霍金斯。一身酒臭。”

很有爆发力的漂亮对话。基尔伯特和贝内迪克特虽然互不对盘，在对待霍金斯的态度上倒是如出一辙。

“大叔，如果喝过头，明天会很难过的。毕竟你上年纪了。”

“亲爱的.....你说这样的话难道不是在担心我吗.....”

“喂，停下。我又不是女的。”

绕过噤着嘴凑近贝内迪克特的霍金斯，基尔伯特终于脱身，碰上了薇尔莉特的视线。仿佛在说让你遭到那种事是我失责，基尔伯特的脸上一副低沉的糟糕神色。

“有受伤吗？”

“只是轻伤。擦破膝盖的程度。”

“那就好.....”

千真万确的，发自肺腑的话语。接着，对坐立不安瞄着两人的嘉特利亚和拉克丝，基尔伯特再一次重复了这句话。

“你们也是，受伤了吗？.....你必须要看医生呢。”

“诶，我没事的。”

虽然拉克丝已经接受了应急治疗，但看上去，红肿的伤口之后随时都可能发炎。

基尔伯特从外套口袋中取出时常随身携带的自来水笔和小巧的记账本，写下莱登某地的住址后，将纸片递了出去。

“这是我家主治医生所在的医院。说出我的名字就可以免除治疗费用，所以以后请来这里。

暂时的止痛是必要的。在旅馆也是，有什么需要也请向服务生这么做。作为一直以来有所往来的地方，一定会给予你们亲切对待。”

拉克丝接过了递来的纸条，动作有点形迹可疑。

“非.....非常感谢。受您恩惠我真是惶恐不尽.....难道.....准备旅店的.....也是布甘比利亚.....先生，那个.....布甘比利亚上校吗？”

对贝内迪克特扭着的霍金斯投去一瞥，基尔伯特点了点头。

“应那边所托。以及，用你们公司的名义在政府机关提交文件也是，虽说不能声张.....现已被处理了。虽说行使超出管辖范畴之外的权力.....会使手中的应对非常情况的底牌少掉一张.....”

不知想到了什么，他垂下眉笑了。

“霍金斯对薇尔莉特照顾很多。因此我也会对你们尽心尽力。感到不安时，通过薇尔莉特联

络也可以，向我说吧。”

“好，好的。”

嘉特利亚和拉克丝的脸颊默默染上樱粉。

与霍金斯不同，面对展现出值得依赖的男子气概的基尔伯特，会存在无动于衷的女孩子吗？

“.....上校，好帅气啊。”

“上校，真的好棒。”

不，并不存在。

不知不觉，两人都摆出了十指交握的手势。

基尔伯特则冷静地回答“你们并不是我的部下所以不需要加上头衔”。

“.....”

薇尔莉特轻轻牵了牵基尔伯特的外套衣角。

“上校，请问.....要坐下吗？您也感到累了吧。”

“啊.....不用。对不起，我现在要回去了。你也是薇尔莉特。在布甘比利亚家的两位都很担心。我已经和那边联络说要送你回去，所以请跟我来。地方有些远，马车已经准备好了，走过去就好。拉克丝小姐，你今天也会和霍金斯在一起是吗。嘉特利亚小姐如何？如果需要也会送你到家。”

“呐，你知道的吗？我的名字。”

“自然。从薇尔莉特那里听说了。所以，要怎样做？”

嘉特利亚对此太过欢欣鼓舞，用相当大的力气在薇尔莉特背上兴奋地拍了不少下。

“诶，我没关系的！因为我要在这里和大家一起玩到天亮嘛。”

“人更多些，这样也好。那么，很抱歉在气氛正好的时候打断，我要带走薇尔莉特了。一直以来.....感谢你对薇尔莉特的亲切相待。有时间下次再见面吧，至少让我请客招待一次。”基尔伯特极其自然地将他自己的外套脱下搭在薇尔莉特的肩上，就这样在身边护送着她。

“喂！你这家伙！给我等等！薇尔莉特是我的义妹！”

“大家，晚安。贝内迪克特也是。”

“等等！薇！喂！大叔！”

霍金斯压着贝内迪克特反剪他的双臂，对薇尔莉特抛一个媚眼。看来是喝醉了。把贝内迪克特从基尔伯特身边拉开可能是霍金斯的策略吧。

自己被诱拐，从而也夺去了那两人单独共度的时光，或许这就是他的赎罪方式。之后，基尔伯特和霍金斯简短地交换了两声招呼“之后会联络你”，“再见”。

“.....贝内迪克特惨败了呢。”

“那家伙，虽然想争一争.....却完全没有胜算呐。”

留下的两个女孩子还在紧盯着酒馆门口处。

“说实话，薇尔莉特的过去.....在那件事之后也从社长那里听说了一些。我以前也想过，那样的人真的好吗？可是见了面之后.....可能是吧.....”

“.....嗯，真正见到了之后，就知道不是那样了。”

——因为对薇尔莉特的无比珍惜，无数次犯下无法补救的错误，又为此不惜一切竭力挽回。正是这样，他们两人才有了现在。

拉克丝感慨万千地轻声低语。

秋夜，晚风清冷。在店内暖和起来的身体，被走在外面的寒意夺去些许温度。

薇尔莉特披着基尔伯特给她搭上的外套，悄悄地，像是偷看般地凝视着只穿着衬衫的他。视线立刻就被察觉了，目光交合，随即，她不出声地露出浅浅微笑。

“你冷吗？”

只是这样的话语落入耳中。

“.....我不冷，少校呢？”

对于薇尔莉特而言，这些还没习惯的事，让她心跳加速。

两人见面的次数现在依然稀少到用一只手就能数出的程度，可能是因为这样，薇尔莉特发觉，由于基尔伯特漫长的离别而导致的隔阂，现在已化为心里的动摇。

那是在别人看来不能理解的。

薇尔莉特的表情，一向淡不可察。

“我没问题。今天东奔西跑了一番，出了很多汗，现在还很热。”

“.....十分抱歉，上校。”

“这不是需要你道歉的事。只是我想那样做。薇尔莉特。当然，也是为了霍金斯。”

“是，上校。”

“再稍微走得慢一点吧.....一旦乘上马车，归程就是转眼之间的事了。”

“.....这样不可以吗？”

薇尔莉特想开口说，“这样要求的不是您吗”，可话未出口，就消失在唇边。

“我和你一起的时间不够了。”如此甜美的话语，基尔伯特补充说道。

“.....是，少校。”

薇尔莉特的那双眼睛，比起面无表情的她，要坦率得多。

薇尔莉特的蓝色眼睛，一瞬不瞬地凝入基尔伯特翡翠绿色的眼睛里。

“我想和你多聊一会儿。那个叫贝内迪克特的青年，没问题吗？”

“您这样说是.....”

“.....看起来.....他对你有好感.....”

“他有他自己中意的女性，似乎正在交往，他本人对此是隐瞒的，但是他周围的人都知道实情。”

“是那样的吗？”

“嗯。他.....他就像是我的.....哥哥一样的.....立场.....”

“你的哥哥？那个男人？”

的确，头发的颜色和眼睛的颜色都很相似。虽然贝内迪克特是个中性化的美人，但是言行举止却和薇尔莉特相差很远。

“他本人是那样说的。”

“啊，确实，他说了义妹.....他如果解释了他那样做是在疼爱你就好了.....不过.....我和他不怎么合得来啊。”

“是那样的吗？”

“真是困难啊。”

薇尔莉特在听说了基尔伯特和霍金斯的过去的事之后，这句话在以后可能会被推翻，薇尔莉特这样猜测。因为，基尔伯特和霍金斯看上去不是合得来的组合。

“.....我如果和你在一起，他可能会阻挠吧.....”

基尔伯特露出非常难过的表情，但是，没能将这句话说出口。

“少校。”

“.....怎么了？”

听到了薇尔莉特的轻唤，基尔伯特紧皱的眉间骤然柔和。

“今天，我如果能和您按照约定相见，会到哪里去呢？”

“啊啊，事实上我预定去骑马。”

“马.....”

“你也可以骑马，我想在秋天晴朗的好天气下骑马远游也不坏.....你不喜欢这样吗？”

“和上校在一起的一切我都不讨厌。”

“.....我很高兴你这样回答.....只是，我也想逐渐了解你的喜好啊.....哈哈.....”
基尔伯特说着出声笑了，薇尔莉特歪了歪头。

“有什么不妥吗？”

“.....你可能没注意到吧，你在称呼我的时候，‘少校’和‘上校’混在了一起。”
从少校到中校，从中校到上校，薇尔莉特对官阶步步高升的基尔伯特称呼低两级的头衔，可以说是十分不敬。薇尔莉特端正了姿势，郑重地再次谢罪。

“对、对不起。对此我十分抱歉，上校。”

“不是，我不是在对你生气.....从你小的时候，你就是这样叫的。第一次从我这里听到的话也是这个。你如果不习惯，叫少校也没问题。”

“.....上校.....shàng_xiào，我不会再弄错了。”

基尔伯特为了不忘记，而拼命记住的她的身影，何等惹人爱怜。
那么纯真无邪，基尔伯特的眼前，蓦然浮现了过去的她。
开始是那个彼此之间笨拙的一问一答。
就像是小孩子之间做出的，互换名字的那个游戏。

“shào, xiào。”

“你能明白我说的话吗？薇尔莉特。”

“少校。”

学会语言，记住规律，然后，她成了他的武器。

“如果这是少校的命令.....”

“不是.....命令.....”

“如果是您的愿望.....”

基尔伯特对身为他的武器的少女，萌生了爱恋。

“那里有少校的眼睛。”

“这种感情，叫什么呢？”

没有回应的，单方面的爱恋。

“我既是您的‘盾’，也是您的‘武器’。”

“我会守护着您。”

“请不用怀疑。我是您的‘物件’。”

即使是这样也没关系，依然深爱着她。

“.....我爱你！”

“我不想你死！薇尔莉特！”

“我爱你，薇尔莉特。”

身为“武器”的少女，那时候她不明白她自己被基尔伯特给予了什么，哭泣着。

“爱，是什么？”

没有任何人教她。

“.....爱，是什么？爱，是什么？爱是什么？”

“.....我不理解，少校.....”

为什么，基尔伯特会对她自己说出那句话，她不理解。

“爱，是什么？”

她追寻着那句话语的含义，以及消失的他，兜兜转转，再次相逢。

现在.....

“薇尔莉特。”

薇尔莉特停步了，基尔伯特握住薇尔莉特的机械的手指，金属发出清脆的碰撞声。

“既然如此，你要不要试着叫我的名字？”

基尔伯特把薇尔莉特的手指，指向他自己。
薇尔莉特曾经柔软温热的手指，现在已经没有了。
而基尔伯特的单手也是如此。

“我是基尔伯特。基尔伯特·布甘比利亚。”

接着基尔伯特对着薇尔莉特说。

“你是薇尔莉特。薇尔莉特·伊弗加登。”

指尖在两人之间移动着，告诉她。

“基尔伯特，薇尔莉特.....我是基尔伯特，你是薇尔莉特。”

身负机械的两人，成长了，然后改变了。

从最初开始就不是像家人那样的关系。

也不是兄妹。

现在也不是长官和下级。

“.....基尔伯特大人。”

薇尔莉特遵循他的设想，乖乖地说了，基尔伯特笑容苦涩。

“‘大人’就.....不需要了。”

基尔伯特本来打算温柔地告诉她的，可是他看到了惊慌失措的薇尔莉特。

“十分抱歉.....让您讨厌了吗.....”

“不，没有。我对你只有满溢的喜欢，除此之外，别无它想.....你只是有些时候会.....”

基尔伯特自己偶尔也会这样，基尔伯特这样想着，继续说道。

“就是.....会变得很不安，但是我绝对不会讨厌你。”

“为什么？”薇尔莉特这样问道。

如果能把一整颗心剖给她看，该有多好。

这就是爱，能这样展示给她，该有多么简单。

可能恰恰是因为无能为力，所以，人们编织着文字，一遍遍重复着爱意。

“因为，你是我的至爱。”

“至.....爱.....”

浩渺如内心的语言之海，薇尔莉特将它从中寻出，放在眼前。

“.....至爱.....吗？”

只是在舌尖辗转缠绵，就像梦幻一般脆弱，却情意满载的语言。

对于基尔伯特·布甘比利亚来说，没有其它更合适的语言。

“我的眼里只有你一人，你是我的唯一。”

“这就是.....至爱吗？”

“我永远喜欢你，爱着你，这样持续，绝不改变。”

没有再说出口，第二次的“这就是至爱吗”。

薇尔莉特的脸颊染上了蔷薇般的色彩，心脏剧烈地跳动着，感觉到了痛楚，视野变得一片朦胧，逐渐模糊了基尔伯特的容颜。

来不及思考，基尔伯特垂下头，凝视着这样的她。

两张脸，贴近到几乎嘴唇相触。

今夜，在这里，只有他们两人。无论做什么，也不会被其它人看见。

可能神明大人，会悄悄地出现。

“喜欢这种事，是有程度的.....从我爱恋上你的那个时候开始，现在，你已是我的至爱.....你能理解吗？”

“.....不会减少的吗？”

“喜欢吗？”

“是爱。”

“会怎么样呢.....我不希望变成那样，而一次次地在我的心里确认我爱着你，可能是因为这样，爱才会有增不减吧。是你填满了我的心。”

“.....爱？”

“是的。每当我想起我对你的爱意，你就会把这种感情赋予我。”

从他那里，从别人那里。

只是一味学习着的薇尔莉特·伊弗加登，从那句言语中，获得了某种意义。

“.....我对.....少校？”

称呼，再一次回去了。

那样的事已经无所谓了，基尔伯特想着。

“是你，对我。”

基尔伯特对薇尔莉特的亲吻，不是在脸颊上，也不是在嘴唇上。

基尔伯特在依然紧握在手里的薇尔莉特指尖上，寂静无声地，一个吻落下了。

“.....”

机械的手指，没有任何触感。

薇尔莉特已经失去了的手臂，不可能复归从前。

即使亲吻手指，但是基尔伯特想传达给薇尔莉特的感情，薇尔莉特感觉不到。

可是情不自禁的基尔伯特，依然怜爱地，吻上她的手指。

这是基尔伯特的爱恋。

薇尔莉特的眼泪仿佛燃烧一般，在她的眼睛里热度升腾，不知不觉间，泪水满溢。薇尔莉特想将泪水拭去。这难以理解的眼泪，为什么在现在落下？这可能会让眼前的男人非常困扰吧。

一滴眼泪从湿润的眼眶盈出，不由自主地流下了。

从那只眼睛里坠落的，晶莹的泪珠，毫无疑问强烈地动摇了基尔伯特。

“薇尔莉特。”

基尔伯特看到她的反应，那只手立刻松开了。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薇尔莉特没回答。

她挂着尚未擦去的眼泪，茫然地看着基尔伯特。

看不出怒火，也看不出悲伤。

让人不知道所想的，仿佛身处梦中的眼神。

长期分离两地，再次相遇后，薇尔莉特的表情已经生动许多。只是，一旦默然呆立，就再次变得扑朔迷离。

薇尔莉特挂着仿佛人偶一般的神情，让基尔伯特无比费解。

只有一件事他很清楚，他刚才那样做是何等愚蠢。

——我到底在做什么啊.....

明明曾说过会等她等到天荒地老的，指尖上的亲吻可能就违反了约定。

明明想成为对于她而言最有礼的绅士的，现在可能失去了那样的资格。

可是只是待在她的身边，她的那份可爱就让基尔伯特无法抑制。

胸口那份对她的爱意无法抑制，满溢而出。

“我不会再这样做了.....我发誓。”

莱登沙弗特里希的陆军上校，在爱恋的女性面前，溃不成军。

他自己现在是怎样一副表情？

她现在在想什么？

“.....少校，我.....”

薇尔莉特以清脆动人的声音，呼唤着他。

她握住基尔伯特的手指，向前踏出一步。

一度分开的距离，再一次逼近，然后，更进一步。

仿佛能拥他入怀一般。

“薇尔莉特.....”

“少校.....拜托.....”

薇尔莉特的视线闯进基尔伯特的眼睛。在那里，栖息着即使再次相遇后也没有改变的美丽，少许不可或缺的悲伤以及那份温柔，是他那翡翠绿色的眼睛。

此刻，薇尔莉特倒映在其中。在他的世界里，存在着薇尔莉特的身影。

“请不要那样发誓。”

直接了当的语言。对于她的这句话，基尔伯特眨了一下眼。

“不会再这样做.....的誓言.....请不要说。”

薇尔莉特的蓝色的眼睛里再次浮上了雾气。目睹着这一切的基尔伯特在冲动之下向她伸出了手，抚摸着她的金色发丝，安慰着她，神色真挚地聆听着她即将对他自己倾诉的话语。

“少校您，曾经说过，爱，就是守护着.....最想要守护的那个人。”

基尔伯特的指尖轻轻地抚过，带走她的泪滴。她珍重地将那只手心贴于她自己的脸颊，眼泪依然在流，零落不息。

“.....我从很久以前就是这样。”

她破损的人生，现在已被填满。

不，或许从最初相遇的那一刻就是如此。就像是为了弥补相互之间笨拙稚嫩的部分，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擦肩而过，无法圆满。

她感受到的温暖之情，充盈在她的心中。

“我从很久.....很久以前.....就是这样。虽然，那时的我不理解.....”

——这颗心脏的剧烈跳动，欢喜，都因您的举手投足而摇曳。

“.....我.....”

——我想要待在您的身边，我哭着祈求以后不再分离。

“少校.....我.....”

——现在，我为什么在哭呢？

“我.....现在.....”

纷扬落下的感情，喜欢，爱恋，如同白雪一般，积在心间。

如果没有融化。

——我想让您知道。我希望您同我一般。

“我现在，和之前比起来，更加.....”

宛若祈祷，低声咏吟。

“更加清楚地明白了。”

——我爱着你。